

# 插班生

# Warning

\*剧情接闪四TE

\*\*\*\*闪轨全系列剧透警告\*\*\*\*

\*作者没有大脑，角色是你法的，OOC是我的，称呼之类的细节不准确不要在

\*流水账日常向，除了crrn是真的其他都是作者在扯淡

\*ok? ↓

---

## 词汇表相关词汇

将相关词汇拖到这里

---

索引

查找词汇

# 1

“嘛，我来陪你吧。”，克洛拿着米利亚姆的剑靠近，老好人里恩这一次没有拒绝，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也许是被某种莫名的情感冲昏了脑子，让感性占据了上风，毕竟他老是想对着这个人撒娇，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一种习惯了。

“那么再会吧！谢谢大家，我很开心！”，里恩看着下面的伙伴，爽朗地进行着最后的告别。他早就预料到这一刻，虽然也会盼望有奇迹发生，但他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分离是悲伤的，但也无可奈何。说罢，他们头也不回地带着缠绕帝国千年的诅咒冲向天外……

眼前的画面一闪，昏迷中的人微微动了动手指。

“哟，你醒啦？”

里恩睁开眼睛，迷糊地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瞳孔瞬间放大。

“做了什么噩梦吗？那种和不靠谱的前辈一起飞天之类的。”，克洛打趣地问道。

里恩有片刻的恍惚，不真实感包围着他，让他迷迷糊糊的。

七曜历1206年9月1日，帝国政府的“大地之龙”和决起军的“千之阳炎”正式启动，帝国对共和国发起的大战开始。而“闪光之翼”这边，里恩和七班成员在协力者的帮助下突进幻想机动要塞，进行最后的相克，打败了黑之骑神伊修麦格，亲手终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吉利亚斯·奥斯本——帝国传说中狮子心皇帝的转世。至宝带来了奇迹，把本要逝去的人留在了他们身边。

那时克洛刚刚讲完他的第三次临终遗言，取回了生命的他感受着久违的心跳和脉搏，第一反应是有点尴尬。

再次提前退场对这个后辈是有点残忍了，既然女神垂怜，那就姑且让他遵守诺言奉陪到底吧。

接连的三次相克和诅咒的侵蚀让里恩劳心劳神，刚刚松懈下来就昏睡了过去，被同学和学生们争先恐后七手八脚地抬回了红翼的保健室。

“啧，这人到底是有多受欢迎，真是令人嫉妒。”，还不太适应重新活过来的克洛走在最后，对扶着他的艾略特吐槽道。

转眼到了次日下午，克洛也是刚刚醒来，草草吃了顿饭就把挤在保健室守了大半天的众人赶去休息了。

“克……洛？”

克洛坐在里恩的床边，两个人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他突然伸手用力捏住里恩的脸颊，里恩拧着脸任他又掐又揉。

克洛捏了一会儿见他没什么反应，觉得无聊就松了手：“失去知觉了吗？怎么不理我？”。

“真好，克洛还活着，这不是梦。”，里恩一边说一边蹭了蹭克洛的手心。

“喂喂，一睁眼就开始撒娇吗？”，克洛有些刻意地收回了手。

里恩起身追击：“没办法，克洛可是要还我利息的呢？接下来我们应该有很长的时间讨论还债的问题了。”

“好吧好吧，真是怕了你了。”

新七组就在隔壁休息，听到动静，由悠娜带头跑了进来。

“教官！你醒啦！身体没问题吗？”

“已经没事了，不用担心。”

库尔特紧跟着进门：“喂，不要这么吵，让教官再休息一会儿。”

亚修：“你是老妈子吗？舒华泽就像个塞母里亚石做的小强一样，这种程度是死不了的。”

亚尔缇娜：“虽然嘴上这么说，亚修还是很诚实地跟来了。”

妙捷：“诶呀，克洛前辈，打扰到你们了吗♥”

克洛大度地挥手：“当然没有，那既然如此，可爱的教官就先还给你们了。”

克洛向看着他的里恩眨了眨眼睛，优哉游哉地出门，去餐厅通知旧七组成员里恩已经醒了。听闻这个消息，他们一窝蜂冲向了保健室，令克洛对这个现充的人生暗自咋舌。

克洛没有经受住弗雷迪的诱惑，接受了帮忙品尝特制鸡尾酒的提议，刚含了一口，就被百转千回的奇怪苦味害得表情都扭曲了起来，并感到CP上升了50。

“真是青春啊。”，餐厅一角的奥蕾莉亚和兰迪道了别，悄无声息地走到克洛身后，“你居然不跟着过去，而是一个人在这喝酒吗？”

“从你突然出来惊吓我的这一刻开始，我就不是一个人在安安静静地喝酒了。”，克洛继续啜饮着这杯奇怪的饮料，吐槽道。

“我说，苍之骑士阁下，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

“绝对不要——别忘了我可是有着和蛊惑人心的魔女相处五年经验的人，休想骗我。”，克洛不假思索地拒绝，显然已经忘记了刚刚就被弗雷迪哄骗了的事实。

奥蕾莉亚智慧地向桑蒂要了杯正常的酒精饮料，坐了下来：“我想你可以不用这么快回答，先听我说说？”

“哦，随你的便。”

“你喜欢舒华泽吧？”

“噗——”，克洛闻言直接喷了出来，“咳咳，为什么这么说？”

“女人的直觉。怎么，难道你没看过最近流行的那种图文并茂的小说本吗？”

“什么！那东西已经进化到图文并茂的程度了吗？”

“那都是细节。按理来说我提到舒华泽，你应该会想到爱丽榭小姐，而不是里恩君吧？反应未免有些过了头。”

“啧，被诈了吗，不愧是黄金罗刹。”

“过奖了，我不过是一介武夫，是你关心则乱了。”

“所以呢？那又怎么样？”，克洛深沉地看向奥蕾莉亚。

“没怎么样——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去处吧，我这有个就业岗位，要不要了解一下？”，奥蕾莉亚问道，“说起来，怎么问每个人这个问题都是这个反应，连派崔克君都是。你们的竞争还真是激烈。哎，这就是青春啊。”

“我觉得起码派崔克那个是误会……喂，我说，你到底这么诈了多少人啊？”

“嘛，谁知道呢？”

克洛和奥蕾莉亚继续交谈着，餐台里的桑蒂默默挪起步子远离这两个人，她悄声对弗雷迪耳语：“那个，我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情？”

弗雷迪像是听到了又或者没听到，自顾自地说：“你觉得，分校长会不会对我的特制蟑螂鸡尾酒感兴趣？”

桑蒂：“诶？！这次居然是蟑螂吗？”，桑蒂仿佛听到了更不该听的东西，惊恐而同情地看向克洛。

弗雷迪：“怎么？对身体很好哦。”

桑蒂擦了擦汗：“没……没什么。克洛前辈还真是辛苦。”

# 2

“这周的总结就到这里了，明天是分校复课后的第一个自由行动日，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好好放松一下。

“不过，下课之前还有件事情——”，里恩教官习惯性地挠了挠脸颊，“我们班新来了一个插班生。”

“诶？插班生？男生还是女生呀？”，悠娜立刻来了兴致。

库尔特：“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插班吗？很少见呢。”

亚尔缇娜思考了一下，说：“是有听说了一点消息。”

亚修：“有听说吗？知道了这种消息居然不主动分享出来，你还要修行啊迷你兔。”

亚尔缇娜：“唔……说起来有些下流呢。”

悠娜：“什么？下流？又是和教官有千丝万缕难以描述的关系的人吗？”

妙捷：“呵呵~该说不愧是教官吗♥”

里恩听着下面的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头上冒出了几滴汗：“咳咳，这种事情可不要乱讲啊。”，他看向门口，“那个……进来吧。”

“呦！大家好久不见~”，一个灰色头发、严严实实地穿着第二分校校服的身影突然从门后蹿出来，掐着腰站到讲台前，歪头抛了个wink：“新的插班生就是我啦，自我介绍就不用了吧？总之，请多关照啦~”

“！！”

“诶呀？”

“果然。”

“克洛前辈？！”

亚修：“啊？？？这是什么超龄插班生，各种意味上都不大对吧？”

“稍微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又不是我自己想这样的。”，克洛丧气地挠着头，颇有深意地瞥了里恩一眼。

里恩：“总之，克洛会在七组待到拿够毕业的学分为止，这之前你们就是同学了，要互相帮助哦。”

库尔特：“嗯。居然能让人毫不察觉地站在教室门口，不愧是克洛前辈，不对，是克洛同学。”

克洛：“喂！不管怎么说这个改口也太快了吧！库尔特君你居然是这种设定的吗？”

亚修：“说实话，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从前辈变成了同学，又变成了学生，噗哈哈……”

亚尔缇娜：“噗噗。”

妙捷：“那就请多指教了，克洛同学。”

悠娜：“克洛…同学……那个，我还是有点不适应。不过感觉克洛做插班生的经验很丰富，不需要担心呢。”

克洛：“……”

克洛：“我说里恩，不管管你的学生们吗？”

里恩笑眯眯地说：“没办法，你现在确实是我的学生了，要改变这一点的话就请拼命努力，争取早日毕业吧。”

“是，里恩教官。”，克洛看见里恩的表情，莫名地冒出了冷汗。

悠娜举手：“教官！我们的宿舍不是满员了吗，克洛要住在哪里呢？而且明年的新生好像也没地方住了。”

里恩：“这个嘛，分校长已经在准备第二宿舍楼了，不要担心。在此之前克洛会暂时住在我的宿舍。”

克洛：“嘛，就是这样。”

亚尔缇娜眯起了眼：“果然向着下流的方向发展了。”



妙捷脸红：“原来是这样啊，虽然有点失落，还是祝你们过得愉快♥~”

克洛：“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总觉得有些不妙。”

妙捷：“啊啦，哪有~”

里恩：“好了好了，就闹到这里吧，下课。休息之余也要记得准备下周的实技测试哦。”

亚修：“那种事不用你说也知道。”

亚尔缇娜：“起立，敬礼。”

克洛转身装模作样地跟着新七组行了个礼，里恩投去了慈祥老父亲般无奈的目光。

下课后里恩带着克洛去搬桌椅，顺便打扫了教室，还去接了福利社的委托，到重新开张的交换商店取来订购的商品。虽然之前解放第二分校后一起来过，但是那时显然没有时间细看。里恩带着克洛如此这般跑了几趟，权当帮他熟悉利弗斯的环境。

一转眼就到了日落时分，送完货的两个人聊着天走向校门。

“话说回来，里恩，你当了教官，怎么还是在干这些打杂的活？人生毫无进步啊。美好的黄昏时光不应该去找可爱的女学生辅导功课吗？”

“克洛在人生的进步这点上没有立场说我。”

“后辈在我不在的一年多里变得意外的难缠，真是令我痛心疾首。”，克洛捂着胸口惨兮兮地说。

里恩毫不犹豫地回敬了他：“就是要这样追上不靠谱的恶友才行。只管不断向前，这可是克洛说的，我有好好记住。”

“.....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来得及说清楚，是不是让你对不断向前的方向有什么误解？”

“诶呀！里恩君！还有克洛！”，托娃抱着高高一摞文件摇摇晃晃地追了上来。

“托娃会长，怎么拿着这么多文件回去？”，里恩和克洛一边打招呼，一边忽略托娃的推脱，一人从她手中接了一半过去。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嘛，我也想尽一份力，就帮奥利巴特殿下他们处理一些，希望多少能帮上一点忙。”

“该说你们两个真是一点都没变吗？”，克洛一手拿着文件，一手揉着托娃的头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托娃在学校当教官的样子，真新奇。”

托娃走在两人中间，有点羞赧地回答：“啊哈哈，没想到克洛真的会来分校念书，我也觉得很奇妙呢。”

“这是被谁害的啊？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家伙暗地里推波助澜，让那个凶残的女将军抓住机会把我拖了过来！”

里恩和托娃笑而不语。

托娃：“克洛下午是去收拾了宿舍吗，辛苦了。第二分校的蓝色校服还蛮适合你的。”

克洛：“我倒是觉得这样子超逊，完全不能体现本大爷的帅气，里恩的某个问题学生都在嫌弃我超龄了。”

里恩摆手：“没有啦，亚修只是在单纯地捣乱而已。”，他托腮故作思考状，“还是说克洛果然更喜欢齐格飞时期有着‘形式美’的那种？”

克洛：“至少请不要提那个，拜托了。”

托娃：“看起来里恩君也很辛苦呢。”

里恩：“我倒是没什么，克洛可是要加油，大家都等着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呢。”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会努力的。”，克洛小声嘀咕：“托娃就算了，给里恩当学生实在是太那个了。”

里恩：“怎么？”

克洛：“一定要我说出来吗？这是什么羞耻play？”

托娃突然感慨起来：“真好啊。”

克洛：“啊？”

托娃：“克洛和里恩都平安无事地回来了，黄昏的影响也在逐渐消失。能有现在这样的日常实在是美好得没有什么实感，就像是梦一样。”

里恩挠头：“是啊，终于实现和前辈们的约定，把克洛抓回来毕业了，我也很开心。”

克洛：“你们不要这样突然说出很感性的话呀，比起这些我还是更习惯被你们吐槽。”

里恩忽然很正经地转向克洛，说：“不管怎样，我最重要的伙伴——克洛——现在好好地站在这里，真是太好了。”

克洛微微睁大眼睛，摊手耸肩，无奈地说：“真是，输给你了。”

托娃：“嗯嗯，克洛和里恩，接下来也要好好相处哦！”

把托娃的文件送回了她的房间，三人去酒馆吃了晚饭，期间克洛提出喝一杯庆祝一下，被里恩和托娃以学生不能喝酒为由严词拒绝了。之后他们一起回到宿舍三楼，克洛里恩二人告别了托娃，转身走进了里恩的教官宿舍。

# 3

“抱歉，今天怕是要麻烦你和我挤一挤了。”，里恩看着宿舍新空出的床位解释道：“瑟雷斯坦先生最近在老家忙着，分校这边的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处理，弗朗奇先生明天就会找人把床搬过来了。”

“没关系，但我睡觉可很不老实。要不我先睡地上吧，反正之前已经清扫过了。”——绝对是黄金罗刹那家伙故意的，真是多管闲事，克洛的内心在咬牙切齿。

“那怎么行，哪有教官让学生睡地板的？”，里恩非常严肃地回道，他考虑了一下，提议：“如果克洛实在嫌弃的话，我今晚坐椅子上睡吧，之前和云老师修行的时候也有练过……”

“谁嫌弃你了？我在你心里是会让房间的主人睡椅子这么糟糕的人吗？行了，不就是一晚吗，凑合一下很快过去了。”，克洛自暴自弃地说。

“啊哈，好吧。”

“还真是……有点挤。”，里恩不好意思地感慨。

里恩和克洛背对背侧躺着，两个成年男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而且克洛从身高到体型都比里恩还要大上一圈，他换好睡衣一躺上来，本就算不上宽敞的空间立刻变得促狭了起来。

克洛双手抱胸：“你意识到了啊。”

里恩翻身面对克洛的后背，“既然都睡不着，我们来聊天吧。”

克洛回头：“光是这么躺着气氛就已经够诡异了吧！两个男人躺在一起浓情蜜意地聊天吗？”

里恩：“我觉得还好吧。我说，克洛你的脑子里都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克洛无奈地转身：“好吧，你要聊什么？”

“……呃，一时还真想不起什么话题。”

克洛眯眼鄙视地看着他：“这么随便就要喊我聊天，是哥哥我太放任你了吗？”

尴尬的沉默后，里恩突然伸手摸向克洛的胸口。

“喂喂喂袭胸这种事去找女孩子啊！不对，那好像不符合你的性格。”

“哈哈，克洛和我的疤都在一个地方啊。”

“是啊，还有你那个便宜老爸的也是。”

“这就是所谓的孽缘吧。”

“我可不想和铁血那家伙有什么孽缘——我说，你什么时候放手？”

“我只是想感受一下克洛心脏的鼓动。”，里恩悻悻地收手，“煌魔城的时候你在我怀里慢慢地冷下去，说实话，对我的刺激相当大，当时我简直完全失去理智了。”

“能不能聊点开心的，一想到我刚刚断气铁血立刻闪亮登场就感到窒息。而且现在的我可是暖和得很，散发着青春期男性的燥热呢。”，克洛对里恩呼了口热气以证明这点。

“我都已经成年了，谎报年龄的你更谈不上青春期吧？”，里恩嫌弃地瞥了他一眼，抚向了自己的胸口，有点惆怅地说：“那家伙的——本该被克洛射穿的奥斯本宰相的心脏，现在在这里跳动。”

“我说，你还在纠结什么？”，克洛难得神情认真地质问道。

“……啊？”

“我说过我不评判奥斯本做的对不对，只是要替祖父回敬他罢了，这一切在我射出那颗子弹后就结束了。我们两个都死了一次，虽然按理来说还是我输了，但现在结局皆大欢喜不是挺好的，还在意这些干什么？怎么，莫非你想和我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哈哈，真是符合克洛性格的发言。”

“好了好了快点睡觉，真是的，逼我说出丢脸的话。”，克洛盖上被子转过身，留给里恩一个后脑勺。

“晚安，克洛。”

“晚安。”

托尔兹士官学院第二分校的同学们迎来了复课后的第一个自由行动日。

因为种种原因，今天没有小要塞训练，七组的同学们悠闲地分头行动着。由于罗西努最近的缺席，悠娜和库尔特被忙得焦头烂额的神父邀请给孩子们做一日教师。亚修去帮书店老板娘整理书架，顺便蹭几本免费的书看。亚尔缇娜拜托卡普亚宅急便，乘坐山猫号去翡翠公都探望米利亚姆。至于妙捷，则不出意料地不知去向。

克洛醒来时，里恩已经按昨天打的招呼那样，和托娃在内的其他教官们坐上去托利斯塔的火车，前往总校开会。

他百无聊赖地在利弗斯闲逛，调戏纳因瓦利的小狗，在河堤钓鱼，去书店挑衅亚修并被亚修挑衅，最后在社团教室逮到了史塔克，拉他去活动室一起玩那副古董扑克牌。

“抱歉，又是我赢了。”，史塔克打出了最后的两张牌，漂亮地将军，“愿赌服输，克洛大哥现在的欠账是三张【灾祸】，先结算一下吧。”

克洛：“这样的结果我不接受，再来一局！”

克洛和史塔克进行着拉锯，这时，走廊一边传来了少女的声音。

“终于找到了，原来克洛先生在这里呀。”，妙捷笑咪咪地向他们走来。

克洛：“公女阁下，不管是什么事，为了我精心组建的牌组，快带我走吧。”

妙捷：“不要这么叫我啦~不过确实是有人让我来找你呢。”

克洛：“真有啊？谁要找我？等等……我有种不详的预感。”

妙捷：“诶呀♥是分校长，她要你去办公室取学生手册。”

克洛：“啧，这种东西正常不是会让里恩送到我手里吗？我说史塔克，欠的vm卡片你先记着，我们继续打牌吧。”

“放心，我会记住的。”，史塔克说，“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立刻去找分校长。”

妙捷：“就是这样♥”

克洛被妙捷和史塔克半押送着到了校长办公室，关上门，垂头丧气地问：“我来了，找我做什么？”

“这是你的学生手册，要怎么使用不需要我强调了吧。”，奥蕾莉亚推了推眼镜，“无所事事的一天怎么样？你知道分校的学生都要参与社团活动的吧？不加入社团的话，作为校长的我可是不会允许你毕业的。”

“这样啊，那我要加入回家社。”

“没有这种东西。”

“那——双刃剑社？”

“哎，我不会强迫你，不想入社团的话，加入学生会做替代也是可以的。”，奥蕾莉亚无奈地说。

“那好啊。”，克洛爽快地回答。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克洛·安布斯特会加入第二分校的学生会，对吗？”

“没问题啊。呃……为什么要这么严肃？。”

“是你多虑了。”

克洛疑惑地挠了挠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那我可以走了吗？”

“等一下，作为学生会成员的试炼，我这有个委托。”

下午，里恩他们和总校教官商量了下周联合实技测试的事宜，回到利弗斯，各自整理了资料后分开，托娃也先回去处理奥利维尔委托的文书工作。

妙捷在恰到好处的时间点出现在教师办公室，对正在进行收尾的里恩说：“里恩教官，听说克洛先生正在训练室和分校长进行武术交流，机会难得，要不要去看看？”

里恩跟着妙捷来到训练室时，游泳社的蕾欧诺拉、史塔克、维因，以及附近过来的洁西卡和玛雅挤在一起围观，把训练室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蕾欧诺拉捶手：“虽然看不太清，但感觉好强！”

玛雅点头：“嗯，真是精彩的对决。”

洁西卡思考：“分校长的实力真是不可估量，克洛前辈竟然也到达了如此境界。黑暗时代的武器吗……有趣。”

维因：“我还要更加努力锻炼才行……嗯，决定了，下周要配合蛋白粉每天五百个俯卧撑。”

史塔克的头顶冒出了几颗汗。

这时，只见克洛艰难地格挡住了一记四曜剑，右手迅速掏出导力枪补了几记，抓住空隙飞快地后退到墙角：“喂！我说我们好歹也一起为贵族联盟卖过力，你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想杀了我？”

奥蕾莉亚饶有余裕地说：“哪里有？我只是对我的学生之前对待分校长的态度有所不满，特地来找茬而已。”

“啧，你是怪物吗……arcus驱动！白银狼。”

“没有这个必要！”，奥蕾莉亚的大剑力拔千钧地挥了过来，打断了他的魔法，“真剑胜负的帝国武人不需要EP！”

“按出生地来讲我只算半个帝国人吧！”，克洛再次闪避了这次攻击，回头大喊：“里恩！你就这么看着，不来救救我吗？”

里恩默默地掏出arcus，与克洛建立了link，但也只是帮忙放了一个勇气指令：“感觉克洛是会因为失去目标疏于磨炼的类型，分校长应该也是为了你好。”

克洛：“那还真是敬谢不敏了！”

经过漫长的对招，克洛终于被大发慈悲地允许到一边休息。诅咒消失后失去鬼之力的里恩随之被分校长以复健为由抓去继续练手。不知何时消失的妙捷混在新七组里面再次加入了围观群体。

女生们叽叽喳喳地说东道西。库尔特则神色异常凝重地注视着二人你来我往的招数。



亚修靠在墙上吐槽：“你好逊啊。”

克洛有气无力地回嘴：“你行你上。”

亚修吹了个口哨：“那还是算了，我还年轻。”

里恩筋疲力尽地下场，靠在克洛旁边，接过他递来的毛巾擦汗。

“还不赖嘛。”，奥蕾莉亚揉了揉手腕，“那边七组的，一起过来。”

悠娜惊讶地指向自己：“啊？我们也？”

奥蕾莉亚靠在剑上：“当然，下周我们会和总校进行联合实技测试，可不能让你们给第二分校丢脸啊。”

亚尔缇娜：“联合实技测试？”

里恩：“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今天去托利斯塔开会就是为了这个。按帝国现在的状况，能多多促进总校和分校学生们的交流总是好的。”

奥蕾莉亚：“少废话，一起攻过来吧！”

“是！”

一段时间后。

“行了，今天的特训就到此为止吧。”，奥蕾莉亚放过了他们，“顺便，我明天会公布第二分校学生会创建的消息，安布斯特学生会长，请多指教了。”

“诶———？？？”

之后，里恩带着魔鬼训练后疲惫的学生们，以及了解到学生会真相而大受打击的克洛回到宿舍。弗朗奇已经找工匠装好了床铺，七组成员集体泡了个澡睡了个好觉，一夜无话。



# 4

克洛作为插班生加入七组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利弗斯，由于他本人的亲和力，而且之前也曾在红翼上有过合作，年轻的分校生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新同学，克洛对“成为里恩的学生”这件事的排斥感也很快消失，一天还没结束就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让里恩悬着的心略微放下了。

但是因为此人对学院生活应对得过于游刃有余，没过多久就引发了一些问题——

——政经伦理课——

“克洛君！不可以睡觉哦。”，讲台上的托娃着急地直挥手，“这里的内容很重要的！”

库尔特默默地捅了一下昏昏欲睡的克洛，让他瞬间惊醒：“啊.....？没有啦，托娃教官，都是误会。”

托娃：“唔唔唔~~~居然还狡辩，好过分！”

“诶诶诶不要哭出来啊！我错了！”

——数学课——

“安布斯特，你有在听吗？起来回答这个问题。”，米海尔少佐显然没有耐心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

“额.....”，克洛踌躇了一会儿，余光发现史塔克偷偷斜过来的笔记，自信满满地回答：“答案是三分之二！”

“是 $b/q$ ——居然还化简了，给我好好听课。史塔克你记住了吗？下次字写得工整一点！”

下面的学生偷笑成一片，史塔克惭愧扶额。

——机甲兵训练——

悠娜：“克洛去哪了？”

亚修：“天知道。啧，真是羡慕。”

## ——野外训练——

“喂喂！克洛，你随便做点什么，我不会管的。不要拉着我的学生摸鱼啊！”

克洛和几个战术科的学生们聚在一起，不知道商量着什么坏事，“是特别的战术指导啦，指导~”

席德尼满面红光：“嗯！确实学到了很多。”

兰迪：“可信度太低了吧喂！”

## ——帝国史——

克洛在班导的威压下，难得地乖乖坐着听课。

“这就是《白日战役》的历史。至于「里世界」的真相，我想大家都有所耳闻，但是那些我不会在课上提到，希望你们理解。”，里恩宣布下课，“解散吧——七组的同学们跟我回一下教室。”

## ——导师时间——

“.....”

“.....”

悠娜抖了抖，小声说：“气氛好压抑。”

库尔特：“这.....是杀气？”

妙捷：“嘘，要开始了。”

“克——洛——君？”

“是！教官！”

里恩一脸阳光的笑容：“听说你最近表现得不错。”

“过奖了，也就一般般吧。”，克洛僵笑。

“记得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回去我会考你。”，里恩微笑，“这是以级任教官的身份提出的要求，希望你能重视。”

“是！”

看着里恩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克洛长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活下来了。”

悠娜：“与其提心吊胆地等死，不如一开始就认真听课啊。”

亚尔缇娜：“附议。”

克洛：“诶呀……道理我都懂，只是身体不由自主地就开始划水了。”

亚修：“你要带着诚恳而感恩的态度和安布斯特前辈说话，毕竟七组的吊车尾终于能换人了。”

克洛：“嘁，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会输给悠娜的！”

悠娜头上爆出了青筋：“给我等一下，你们在说谁是吊车尾啊？”

之后，妙捷和亚尔缇娜左右夹击，终于拖走了即将暴走的悠娜。

从教官室出来，里恩简单地巡视了校园，确认了实技测试的场地和机甲兵的状况，准备返回宿舍楼。他突然在利弗斯西郊的小径入口看到了克洛和媿妲，围着一辆导力机车不知道在做些什么，好奇地走了过去。

“哟！”，克洛察觉到了他的气息，回头打招呼。

“真是罕见的组合，在干什么呢？”

克洛露出了死鱼眼：“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履行那个该死的学生会长的职责啊。”

“里恩教官好，那个，是我拜托克洛先生帮忙改良导力机车的转向机能，有挺多人提过这个问题。”，媿妲擦了擦汗，“只是问题的根源在设计底层，之前在红翼也没时间找安洁丽卡小姐和乔治前辈询问，托娃教官最近也很忙的样子。”

“嘛，毕竟我也是这东西的设计者之一呀。”

媿姐：“嗯，是非常棒的设计呢。”

里恩：“这样啊，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媿姐：“已经快改装完了，里恩教官作为有经验的驾驶员，可以帮忙测试新机能，给我点建议吗？”

里恩：“没问题，麻烦你了。”

媿姐继续埋头苦干，不一会儿就彻底沉浸到常人无法理解的导力世界里去了。里恩看着她的背影，转向身边的人：“托娃，媿姐，艾略特。嗯……克洛是比较喜欢可爱的小个子类型吗？”

克洛慌张地压低了声音：“只是接到了人家的委托而已，你在胡说些什么？传出去我会被某个赤毛萝莉控杀掉的。”，说着，他不怀好意地看向里恩，“与其调侃我，不如聊聊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金发的傲娇大小姐？潇洒的剑士？还是麻花辫眼镜娘？……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多少人在为你流泪啊？”

里恩垂头：“克洛提出的这些指向性未免太明显了……”

“大功告成了！”，媿姐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里恩回神：“啊，辛苦了。”

克洛：“那就按约好的，你去试一试？”

里恩：“克洛不一起吗？还有媿姐，这是你努力的成果，来体验一下吧。”

媿姐：“诶嘿嘿，我确实想试试呢。”

克洛：“我就不必了。我自己也会骑车，下次吧。”

媿姐：“这也是多亏了克洛先生的帮助才成功的，一起来吧！”

克洛无奈道：“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里恩载着克洛和媿妲到附近的周游道转了一圈，对新机能赞不绝口，媿妲蹦蹦跳跳地跑走了，摩拳擦掌打算今晚就把分校的机车都改装好。

里恩和克洛慢悠悠地走在回去的路上：“让人想起两年前的学园祭，克洛和我一起取衣服呢。”

“你说那个吗？谁能想到你居然准备一个人跑去啊，真是从始至终都让人不省心。”

“说起来，那时候我们还遇到了克洛提德小姐……”，里恩停顿了一下，“我说你啊，演技也太好了吧？”

克洛信手拈来地装起了傻：“诶嘿嘿♥”

“不说这个，我要你复习的内容都有看吗？”

克洛挠头：“安啦，我来之前已经乖乖地去图书室看过了。”

由于此人前科累累，里恩将信将疑地从打听到的授课内容里抽查了几个问题。克洛虽然不至于对答如流，但大部分还是能七七八八地答上，就算胡编乱造也能勉强自圆其说，姑且算是及格。

里恩暂且饶过了他，微微叹气，感慨道：“克洛明明很聪明，为什么不肯用功呢？”

“在总校的时候我是因为忙于搞那些不能宣之于众的小动作才老是挂科的，可不要因此就质疑哥哥我的智慧啊？好啦，我会听话的，以后不捣乱了……尽量。”

“就算你这么说了……”，里恩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这时，里恩的arcus突然响了起来，艾略特的通讯接了进来。

“里恩，最近怎么样？”

“一切都好，艾略特那边呢？”

克洛也凑过头去：“哟，你好呀。”

“啊！克洛果然也在，新的校园生活怎么样？”

克洛：“呀……该说级任教官很慈祥吗？”

“啊哈哈，看到你还是这么精神真是太好了。”

里恩：“所以艾略特为什么联系我，有什么事吗？”

“嗯，介意我参观你们明天的实技测试吗？好久没见的姐姐应该也会去，我想顺便打个招呼。”

里恩：“当然不介意。”

克洛：“菲欧娜小姐也会来吗？那么说……？”

视频画面里的艾略特挠了挠脸颊：“嗯，大概就是你想的那样。”

里恩：“是这样啊，真是令人期待。”

“那么明天见，里恩，还有克洛，要好好学习啊！”

“知道了知道了，我刚刚已经被里恩教官凶狠地批评教育过了。bye~”

“这个是污蔑。那明天见，艾略特。”



# 5

今天的第二到第四课时会进行筹备多时的联合实技测试，分校的战术科和特务科将与总校派来的学生代表一决高下，同时，测试成绩还会折算计入期末总评之中。

奥蕾莉亚分校长可没有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谦让精神，再三下达了不成功便成仁否则谁都没有好果子吃的指示，这让提出此次联谊的米海尔少佐很是为难。

托娃带主计科进行支援行动，分校负责主持实战的兰迪和里恩教官带着各自的学生到操场等候总校生到来，并没有给他们施加太大压力，让他们随意做做准备运动。

克洛伸了伸胳膊腿，百无聊赖地吹着口哨。

亚修看他安逸的样子很不顺眼：“虽然不想承认，但你这家伙还用参加实技测试吗？我说，你把机甲兵训练都翘掉了吧，要是拉低了平均成绩可是会被分校长那个怪物杀掉的——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很期待。”

克洛：“你懂什么，这可是讴歌青春的宝贵机会，我是不会逃跑的。”

里恩：“啊哈哈，别担心，克洛会有别的安排。”

克洛：“别揭穿我啊，我还想给亲·爱·的同学们一个惊喜呢。”

亚修：“那你就抓紧时间享受青春的尾巴吧，只有人生经验很丰富的克洛同学。”

兰迪喜闻乐见地见缝插针：“要不克洛你也来参加平时的机甲兵训练吧，这样亚修就会有别的找茬目标而放过我了。”

克洛：“算了吧，光是应付里恩一个问题儿童就够我劳心费力的了。”

里恩：“喂，这就是你在颠倒黑白了。”

没过多久，总校学生们在马卡洛夫教官和玛丽教官的带领下陆陆续续从车站出来，规规矩矩地站成了两列，和分校生互相致意。

这时，之前一直在第四师团进行战后防御巩固工作的奈特哈尔中佐和米海尔少佐一起从校舍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艾略特和菲欧娜小姐。艾略特一边和姐姐说着话，一边悄悄向里恩和克洛打了个招呼。

总校生看到离职已久的奈特哈尔教官，一扫塞德里克皇子失踪以来的阴霾，士气顿时高涨了起来。

奈特哈尔干咳了两声示意他们安静：“好久不见。现在开始我会重新接手总校的教学岗位，樊戴克校长不久后也会回归。总校今天的实技测试由我负责，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全力以赴。”，他特意转向克洛，“你也是——我的学生只有你还在留级，安布斯特。”

克洛顿时泄了气：“是插班——这么说听起来观感能好那么一点。”

兰迪：“哈哈，恭喜回归。那么测试开始吧，首先是，呃——古斯塔夫、蕾欧诺拉、席德尼，出列。”

接下来，除克洛之外的学生分成三组进行了对决，教官们在一旁观察记录，对每个人的表现进行评分。起初两局两方各有胜负，之后七组在和一班的交锋中险胜，妙捷和亚修作为代表与艾坦和弗利兹“友好”地握了手，确认了最后的成绩是2：1。

库尔特看向无聊地蹲在一旁的克洛：“果然你是免试了吗？”

艾略特：“嗯，以克洛的实力确实不用再接受测试了。”

克洛：“嗯哼哼，想和我打吗？你们的教官可都有被我打到哭鼻子的黑历史。”

悠娜毫不犹豫地揭穿：“一听就是谎话，留级生。”

克洛：“女孩子不要学那个金毛恶犬说话啊——话是这么说，悠娜也许不能算到香香软软的女孩子那里。”

里恩在悠娜暴走前及时打断了他们的幼稚对话：“克洛，下面是机甲兵测试，你该去准备了。”

克洛拍拍屁股，摩拳擦掌地起身：“了解，交给我吧！”

亚修：“嘁，所谓的‘别的安排’就指这个吗。”

亚修、妙捷、库尔特、悠娜以及一组的四个同学各自登上了自己的机甲，里恩、兰迪和奈特哈尔教官也分别登上了勇士和龙人，这时，克洛乘着龙人冒了出来，和教官们站到了一起。

克洛：“我可是在场操纵这种钢铁人偶时间最长的人，不要小看我啊。”

里恩：“我们会分组和总校分校的学生交手，之前也有想过让马卡洛夫和玛丽教官帮忙，不过既然奈特哈尔教官回来了，就只能找克洛平衡下战力了——克洛，准备好了吧，你的表现也会计算成绩哦？”

克洛：“放心，虽然有点怀念奥尔迪涅，这东西还是挺容易上手的。其实内战前我就有玩过机甲兵的原型机哦，作为启动者被邀请的首批测试人员~”

亚尔缇娜：“说出来了呢，玩弄了教官感情的同志C。”

克洛：“咳咳，那就开始吧，我和兰迪教官一组，里恩和奈特哈尔教官一组，你们随便上吧。”，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回头喊道，“喂，里恩，你脆弱的学生我可是在给你们帮忙，记得给我个高分！”

里恩十分熟练地没有理会他的耍宝：“奈特哈尔教官，请多指教。托尔兹士官学院七组，我们来当你们的对手。”

总校和分校的学生先后进行了测试，亚尔缇娜则驾驶巨人对战七组的其余四人。三位教官分别对学生们的表现进行了评价，克洛也以调侃的语气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和不足。

青春热血的实技测试结束后，教官们宣布了解散，去教官室统计每个学生的最终成绩，允许他们在黄昏前自由活动。菲欧娜小姐去给奈特哈尔教官帮忙，艾略特和大家叙了旧，决定去机库找马卡洛夫和玛丽教官问好。总校学生们结伴在利弗斯闲逛，席德尼跑去纠缠艾姐，被一组同学的气势逼退，委屈巴巴地找库尔特控诉他们的暴力行径。亚尔缇娜和社员相约去游泳，悠娜也去凑了热闹。

今早重返利弗斯的瑟雷斯坦管家送来了本周的委托列表，老好人教官里恩和新任学生会长克洛一起接下了它。现在克洛正有空闲，计算好时间挑选了几个可以清理的委托，简单地规划了一下路线开始了打杂生活。

考试后的清闲时光过得很快，太阳渐渐西斜，天色昏黄了起来。

里恩召集全员在操场集合，由兰迪教官公布了测试成绩，总校的教官和学生们以及菲欧娜小姐和大家告别，坐上返回托利斯塔的列车。

七组成员为了招待客人艾略特，去杂货铺一起采购了食材，准备在宿舍厨房各显身手。路过的弗雷迪也决定大显神通，被深受其害的克洛新收的小弟维因找了借口拖住。

悠娜抱怨刚入学时某个魔鬼教官买来了成吨的乳酪、岩盐和马铃薯，压榨她的剩余劳动价值——虽然赚来的米拉大多变成了同学们的装备和结晶回路，引起了艾略特的强烈共鸣，里恩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也有一天捏了几百个饭团的经历。最后话题又莫名其妙地转向了克洛如今变成了天文数字的五十米拉欠款。

送走了艾略特，奥蕾莉亚分校长表示对此次实技测试的成绩非常满意，并决定亲自为不需要参与机甲兵训练的克洛单独开设一门一对一训练课程——虽然目的是找人缓解自己的技痒。得知此噩耗的克洛抓住前来通知他的级任教官发出了哀嚎，对拒绝了兰迪的邀请追悔莫及，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 6

里恩很烦恼。

在那之后过了一周，一切都风平浪静，克洛也在他的严加管教下减少了摸鱼的时长与次数，直到今天的作战简报会议。

米海尔少佐通知，取回权力的雷格尼兹帝都首长和奥利巴特殿下达成了一致，决定继续推行模糊总校和分校界限的方针，进行统一管理，两校将更多地接触与合作。因此，第二分校今后的演习范围将不再限于帝国西部。

铁血宰相的死亡引起了贵族派的反扑，民众对此深表不满，皇族不仅要忙于压制两方势力，还要应对由于塞德里克皇子的所作所为引发的质疑。虽然帝国的对外关系已经走向和平，内部的局势却依然混乱不已，不至于产生武力冲突，但也可以说是暗潮涌动。

基于以上的考虑，没有贵族派影响而显得较为平静的茱莱和诺桑比亚被选为了本次的演习地。两校学生同时出发，在亚拉冈山脉分开，分别赶赴两地开始实习，并在第二日交换实习地点。

因为克洛在对抗帝国诅咒的行动中作出了贡献，帝国英雄灰之骑士和奥蕾莉亚将军进行了担保，经尤根特陛下同意，暂免其在帝国解放战线时期犯下的罪行，令其加入托尔兹第二分校，由担保人监视并考察他的行为——就本质而言已经是一种特赦。

「帝国解放战线」。

「同志C」。

虽然在总校时克洛已经和B组同学去茱莱实习过，在已经了解他的身世的现在，里恩自己的心里还是不免有一些担忧。倒不是担忧克洛会惹出什么乱子，他虽然任性又倔强，但也是一个理性到极致的人，只是……

“我说里恩，这页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有这么好看吗？”，克洛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翻着一本军事学教材，对书桌前凝固住的里恩说。

“.....对不起，我走神了。”

“让我猜猜你想在什么？”，克洛合上书，翻身下床，揽住了里恩的肩膀，模仿他的语气说：“这件事我要怎么告诉克洛呢？他会怎么想？至于是什么事嘛——演习地。茱莱，或者是诺桑比亚？”

“两者兼有——克洛是怎么猜到的？”，里恩略带惊讶地看向他。

“你从会议室出来就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老是看着我欲言又止，再加上最近只有这两个地方适合学生们横插一脚。太嫩了啊，后辈，这副犹犹豫豫的样子不适合你。”

里恩被道破了心事反而舒了口气：“没办法，我一碰到关于克洛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已经有在反省了。”，他追问道，“那么克洛是怎么想的？”

“乖乖按教官的指示，做该做的事喽。不是还答应了史塔克去茱莱请你们吃饭，这不是正好吗？”

里恩没有允许他蒙混过关：“我不希望克洛像上次实习那样为难自己，如果你有想法一定要告诉我。虽然是奉命监督你，但我也绝对不会让别人逼你做不想做的事。”

“其实上次也没有很为难啦，看到茱莱的成长我还挺开心的，就是和马奇亚斯闹了点小矛盾，但其实也都是观察角度不同的原因。”

克洛认真思考了片刻，“既然你这么担心，那就约定吧，真的遇到难处我会告诉你的。”，说着他猛地拍了一下里恩的后背，调侃道：“话说你这是什么默默承担起一切的大人的语气？我不想给某个怪物当陪练时你也没阻止她啊？”

“这个是别的问题。”，里恩坏心眼地岔开了话题，伸出小指示意，“那么这是大人之间的约定，以后可不要再把我当作无知的后辈糊弄了。”

克洛也伸出小指勾了勾他的：“好呀~等到了地方，哥哥带你去大人的店怎么样☆”

“希望你也能记住，作为级任教官，我有权修改你的风纪评分。”

“噫.....”

“不过.....”，里恩琢磨着，“说到请我们吃饭，克洛有闲钱吗？”

“当然是我请客，你出钱啦。”，克洛无赖地躺回床上，“债多不压身嘛。”

演习人员在周五的下午登上了德弗林格号。公布演习地点时，克洛装作怅然若失的样子仰望窗外的天空，演技十分精湛，让悠娜感同身受地关心了一阵。当然，她在得知上当受骗后气得发誓一周内不和克洛说话。

夜间，里恩前往一号车厢开始例行巡视，遇到主计科的瓦莱丽和史塔克在向托娃提交外出申请，他向史塔克转达了克洛的邀请，顺便去询问古斯塔夫要不要回亚拉冈矿山镇看看，古斯塔夫说之前回去过了，让里恩放心。又在餐车看到克洛装作初学者和席德尼下棋，赢到了一本美少女写真集，里恩以教官的职责为由没收了这本赌博赃物。附近的亚尔缇娜和妙捷毫不留情地对自己教官的名誉权进行了侵害。同座的塔琪安娜似乎很激动，但有些语无伦次，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悠娜和洁西卡、露伊洁坐在一起，对某个惯骗的行径表示冷嘲热讽，鼓吹里恩教官此举大快人心，并马上忘掉了一周不理克洛的誓言，和他对呛了起来，里恩夹在中间不知所措地息事宁人。

里恩和大家都打了招呼。巡视结束，他看着六号车厢空置的尾部惆怅了一会儿，返回了房间。

# 7

第二天清早，分校生们在希林湾附近、与朱诺海上要塞隔海相望的空地扎好帐篷，建立了演习地。

里恩从米海尔少校手中取得了重要事项列表，带领七组成员骑上媞妲改装后的导力机车，沿着海道前往奥贝尔门。

“诶呀诶呀，说起来距离上次回茱莱也已经有两年了啊。”，克洛歪在里恩的侧座上懒洋洋地吹着风，侧发被轻轻拂起，在空中悠悠晃着。

从帝国西境的巴鲁阿勒斯海上吹来的海风带着特有的腥味和潮气，唤醒了一行人犹带困意的大脑。

亚修：“两年了也毫无进步啊，不死者。”

克洛夸张地回应：“那可真是抱歉啊，我也是最近才诈尸成功的。”

“亚修。”，里恩严厉地提醒对方的发言不当。

亚修腾出手摸了摸后颈：“啊——抱歉。”

“嘿嘿，没什么。能听到金毛恶犬向我道歉也不错。”，克洛坏笑着说，“终于被我的人格魅力驯服了吗？”

亚修：“痴心妄想，你这白化乌鸦。”

“克洛，你也少说两句。”，里恩偏头看向他，“哎，希望这次能携手留下美好的回忆吧。”

亚尔缇娜坐在后座，眺望海上：“从这里也能看到布里欧尼亚岛呢。”

妙捷：“是啊，毕竟就在海都的对岸。”

库尔特：“让人想起阳灵窟发生的事情。嗯？悠娜你怎么了？”



悠娜因为一时意气违反了自己的誓言，正在嘟着嘴闹着别扭，闻言一言不发地踩了一脚油门，把库尔特带倒在座位上。

库尔特：“冷静点，悠娜！”

“就是这里，前方路口右转。”，克洛故意伸手向悠娜指挥道。

悠娜继续加速，灵活地超过了里恩的机车，向前疾驰而去。

里恩：“喂！悠娜，注意安全！库尔特，你照看她一下！”

库尔特被加速度按在椅背上，艰难地回复：“是！教官！”

多亏了悠娜自身高超的驾驶技术，一行人有惊无险地到达了茱莱特区。

里恩先是严肃地批评了悠娜的危险驾驶行为，又拎起在一旁看戏的克洛向她道歉，悠娜这才看在里恩的面子上饶过了他。

克洛垂头丧气地走在前面带路：“现在我们所在的是办公街，提出必要请求的商会就在这里。右边的小路通往住宅区，第二个委托人应该在那。左手边是行政区。穿过住宅区是欢乐街，里面的赌场可不逊于拉克威尔和克洛斯贝尔的哦。”

亚修顿时提起了兴趣：“哦？那我可要亲眼所见才能认同你。”

里恩：“在校生禁止赌博——即使是成年的也不行。上午我们先巡视整个特区，顺便处理必要请求，有异议吗？”

克洛：“是、是。悉听尊便。”

简单地绕了一圈后，七组回到办公街，前往茱莱商会，表明了士官学院的身份后，开始处理委托。

里恩：“原来如此，是商会的运输列车失联了吗？那车上的人呢？”

商会接待人：“是，列车从海都沿奥贝尔支线开到茱莱，最后一次联系是昨晚刚刚到达亚拉冈山脉时的例行通讯。我们也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或者列车脱轨之类的消息。”

里恩：“最后一次联系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

接待人回忆了片刻，回答：“根据值班人员留下的录音，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

克洛：“有没有可能是司机跑路了？”

接待人摇了摇头：“可能性不大。那名司机入职很久了，是我们知根知底的人，他的亲人今早收到消息后也赶来了商会，着急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

七组成员找到司机的亲人询问了情况，没有得到什么新的线索，决定出发前往铁道沿线进行搜索。

里恩留在后面，趁学生们都出了门，悄声问克洛：“是之前被炸掉的那条铁路吗？”

克洛：“嗯，就是那个。”

里恩叹了口气：“克洛，我……”

克洛拍了拍他的脑袋：“你怎么比我还沮丧，走啦，找人要紧。”

崎岖的山道并不好走，里恩和克洛跟在队尾，辅助学生们清理掉沿路的中小魔兽，寻找货运列车可能留下的痕迹。

“大家，过来这里。”，库尔特率先发现了线索，喊来众人。

附近的地面上留下了巨石滚落和车头拖动的痕迹。里恩通过arcus询问了帕布罗铁道相关的知识，结合克洛给出的大致地理位置，判断列车可能遭遇了落石，被掉转车头开到了附近瓦拉峡谷中的铁路尽头。

一行人迅速赶往瓦拉峡谷方向，并在那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啊，可算是有人来了，没想到是你们。”，雨果和几个戴着黑色墨镜的保镖等在失踪的列车旁。

里恩简单说明了情况，问：“你怎么在这里？”

雨果：“还能怎样，我一时兴起，打算跟克莱斯特商会的货运列车去茱莱考察，没想到半路遇到这列货车堵在路上，还差点来不及制动撞上去。这车没有特殊的标志，让它一直挡在铁路上也不合理，只能暂且开到这里等人来找了，至于我派去事发地等候的人可能和你们错开了吧。”，他看到队伍最后的克洛，嘴角向上抽了抽：“这身校服挺适合你的。”

克洛：“就算不适合也没办法啊——所以司机呢，他怎么样了？”

雨果：“哦，只是被震晕了，伤得不重，我已经派人送他去海都接受治疗了。你们回去要告诉茱莱商会的人下次记得带上身份证明啊，真是的，没想到我还要替对手操心。”

“啊哈哈，真是多谢你了。”，里恩反应过来，“不过，你没有联系过军队吗？”

雨果：“当然，联系了铁路宪兵队。不过他们最近似乎为了改制忙得焦头烂额的样子。既然没人出事，铁路也通畅无阻，大概就先把这件事搁置了吧。”

里恩流汗：“这样啊……克蕾雅上尉她们也不容易。”

雨果推了下眼镜：“那就这样吧，我去和贝琪打个招呼，回见。”

里恩：“嗯，再次感谢你，回头见。”

随后他们联系商会方面进行了善后，确认了货物完好无损。司机醒来后经检查没有大碍，在家人陪同下出院了。

一行人返回茱莱商会进行汇报，与一个来办理手续的人擦肩而过。

那个人叫住了他们：“士官学院的学生吗？”

亚尔缇娜：“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祝你们一切顺利。”

克洛：“嗯？”

里恩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异样：“克洛，怎么了？”

“诶呀~被有钱人的气息吸引了。”，克洛打了个哈哈糊弄了过去。

里恩对他敷衍的态度有些不满，但是没当着学生们的面说什么。

悠娜：“说起来……雨果前辈的变化好大。”

里恩：“哈哈，其实他以前也是这样的人。”

妙捷：“手段很高明的商业家，真是可怕的对啊。”

克洛：“这样的家伙要入侵茱莱了吗，有点担忧啊。”

短暂的整顿结束，大家根据克洛的推荐享用了午餐，继续今天的实习。

# 8

七组成员们前往住宅街，找到委托人询问请求内容，只见他取出了一个有些磨损褪色，但看得出来工艺非常精良的闹钟，似乎曾经价格不菲。

“这是家母生前送给我的闹钟，这些年一直代替她陪伴着我，前几天却突然停摆了。工房的工匠说里面的元件和组成很特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年轻的委托人恳求道，“虽然对此我也不抱什么期待，但是希望你们能帮我试一试有没有办法修好它，报酬可以商量。”

库尔特：“母亲的遗物吗？别担心，不管有没有报酬我们都会尽力的。”

悠娜：“那么有其他的信息吗？比如你的母亲是在哪里买到它的？”

委托人：“抱歉，那时我还小，不记得更多了。”

克洛看着闹钟陷入了沉思：“这东西……有点眼熟啊。样式很老，是十几年前的产品吗？”

委托人点头：“没错，是十二年前的生日礼物。”

里恩：“好的，介意先把它交给我吗？我们想去找熟悉的人查看一下。”

“没问题，拜托你们了。”

一行人先去工房确认了委托人描述的情况，之后打算前往商会询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闹钟的相关信息，正巧遇到了史塔克和之前碰到的商人。

里恩：“史塔克，在外出吗？”

史塔克：“好巧，里恩教官，克洛大哥，还有七组。这位是我的父亲，听说你们之前打过照面了。”

一旁的商人挑了挑眉：“嗯，多谢你们这么久以来对犬子的照顾。”，他和克洛对视了片刻，但是心照不宣地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里恩了然：“既然如此，史塔克，你对这个闹钟有印象吗？”

史塔克思考了一下：“有点眼熟，唔……我好像也有过一个，后来不小心摔坏了。父亲你呢？”

“嗯，这个样式我有点印象，应该是ZCF为了纪念和平条约缔结一周年所生产的限定品，流通到茱莱的大概不多。”

克洛眨眼：“帮了大忙了，大叔。”

“哈哈，不客气。”

里恩带领大家骑车回到演习地，找到了恰好是ZCF出身的媿姐。

媿姐看到钟表的内部结构非常兴奋，表示自己曾经研究过这种特制机芯的图纸。她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每个元件，发现两个齿轮之间的嵌合因撞击出现了细微的偏差，让核心元件受到了磨损。微小的损伤日复一日地积攒下来，影响到整个机芯，最终导致了停表。

“这种机芯的核心元件比较特殊，没有替换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媿姐抱歉地说，“我可以试着联系ZCF询问有没有备用元件，只是距离生产时间太久了，可能性不大。”

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都有些泄气。

“只要有相同的核心元件就可以了么？”，克洛问。

媿姐：“嗯，只需要更换掉它，闹钟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克洛拍手唤起众人的注意：“诸位，我可能有点办法，不过要麻烦你们跟我走一趟喽。”

里恩：“这里就是……克洛的老家吗？”

他们来到了住宅区一座外表破败、不起眼的小楼前，大门紧锁，茂密的藤蔓爬满了墙壁，丝毫没有人气。

克洛：“嗯，我小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闹钟，不出意料的话应该还在这里面。”

里恩：“克洛……”

克洛挠头：“那个……只是我当时觉得自己不会再回来，走的时候顺手把钥匙丢掉了。里恩！只能劳驾你出手把门斩开了。”，他凑近里恩耳畔鬼鬼祟祟地说，“做得利落一点，不要被当成闯空门的恶贼了。”

里恩皱眉：“那怎么行，这是克洛的家啊。”

库尔特：“嗯，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这么做。”

悠娜击掌，元气地表态：“耍帅就到此为止吧，即使是恶劣的白化乌鸦的老巢，我们也不会破门而入的。”

亚修：“Well done，野丫头。”

亚尔缇娜小声：“主要是胆敢这么做的人会被教官杀掉的。绝对。”

妙捷：“呵呵，克洛先生好歹也成熟一点啊，拜托努力想想自己把钥匙丢到哪里去了。”

克洛：“好啦好啦知道了，我尽量回忆一下。嗯……在那之后我去了行政区、墓地、还有海滩……啊啊，好麻烦。”

经过了一番搜索，众人在墓园里一棵树上的鸟巢中发现了钥匙，大家一起为克洛的祖父清理了墓碑，献上一束花，重新回到了大门前。

克洛拿着钥匙：“诶呀，我有点近乡情怯了。我说你们，要跟进来就不要嫌弃里面又脏又乱啊。”

里恩：“哈哈，不会的，你快进去看看吧。”

推开沉重的铁门，迎面扑来了一股灰尘的味道——里面其实并没有很脏乱，家具简单而规整，能看出曾经平凡的温馨，只是门内的时光仿佛停滞在近十年之前，被厚厚一层尘土画出了明晰的边界。如今十年后的海风重新吹了进来，让尘封的界线骤然瓦解，初秋午后的阳光斜照着，空气中充满了氤氲的光线。

学生们主动请缨，摩拳擦掌地打扫起来，顺便兴致勃勃地探索起某插班生中二时期的黑历史。

里恩陪克洛走进他的卧室，一阵翻箱倒柜后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装满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机械零件，其中包括那个闹钟。它的核心元件因为本体遭到残忍的肢解，阴差阳错的保存完好。

“诶呀诶呀，因为这东西我可没少挨教训啊。”，克洛抱着盒子坐在床上，感慨着。

“啊哈哈，克洛从小就这么调皮啊。”

“谁让它害得我睡不了懒觉，那可正是少年猛长身体、骨骼隐隐作痛的时期。”

里恩怨念地吐槽：“你已经够高了吧？想要继续长就不是睡眠充足与否的问题了。”

说着，里恩扑掉了床上的灰尘，大字躺倒在上面。

“你干嘛？”，克洛回头不解地问。

“还挺宽敞的。”，里恩看向他，“小时候的克洛就是这样长高的吗。”

“那是当然，这可是祖父准备给我做婚房的。”，克洛不怀好意地俯下身，“所以你躺在我的婚床上面干什么，嗯？”

里恩对他的调戏习以为常，翻了个白眼没有理会他。

取得元件后，克洛重新关上大门收好了钥匙。众人找上媿姐更换了核心元件，并调正了偏离的齿轮，把重获新生的闹钟交还给委托人。委托人非常开心，经过再三推脱，还是强硬地交给他们一颗黑曜珠作为报酬。

下午的实习内容也结束了，克洛和里恩送回学生，找到史塔克，准备履行红翼上的承诺。



# 9

七组成员们前往住宅街，找到委托人询问请求内容，只见他取出了一个有些磨损褪色，但看得出来工艺非常精良的闹钟，似乎曾经价格不菲。

“这是家母生前送给我的闹钟，这些年一直代替她陪伴着我，前几天却突然停摆了。工房的工匠说里面的元件和组成很特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年轻的委托人恳求道，“虽然对此我也不抱什么期待，但是希望你们能帮我试一试有没有办法修好它，报酬可以商量。”

库尔特：“母亲的遗物吗？别担心，不管有没有报酬我们都会尽力的。”

悠娜：“那么有其他的信息吗？比如你的母亲是在哪里买到它的？”

委托人：“抱歉，那时我还小，不记得更多了。”

克洛看着闹钟陷入了沉思：“这东西……有点眼熟啊。样式很老，是十几年前的产品吗？”

委托人点头：“没错，是十二年前的生日礼物。”

里恩：“好的，介意先把它交给我吗？我们想去找熟悉的人查看一下。”

“没问题，拜托你们了。”

一行人先去工房确认了委托人描述的情况，之后打算前往商会询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闹钟的相关信息，正巧遇到了史塔克和之前碰到的商人。

里恩：“史塔克，在外出吗？”

史塔克：“好巧，里恩教官，克洛大哥，还有七组。这位是我的父亲，听说你们之前打过照面了。”

一旁的商人挑了挑眉：“嗯，多谢你们这么久以来对犬子的照顾。”，他和克洛对视了片刻，但是心照不宣地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里恩了然：“既然如此，史塔克，你对这个闹钟有印象吗？”

史塔克思考了一下：“有点眼熟，唔……我好像也有过一个，后来不小心摔坏了。父亲你呢？”

“嗯，这个样式我有点印象，应该是ZCF为了纪念和平条约缔结一周年所生产的限定品，流通到茱莱的大概不多。”

克洛眨眼：“帮了大忙了，大叔。”

“哈哈，不客气。”

里恩带领大家骑车回到演习地，找到了恰好是ZCF出身的媞妲。

媞妲看到钟表的内部结构非常兴奋，表示自己曾经研究过这种特制机芯的图纸。她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每个元件，发现两个齿轮之间的嵌合因撞击出现了细微的偏差，让核心元件受到了磨损。微小的损伤日复一日地积攒下来，影响到整个机芯，最终导致了停表。

“这种机芯的核心元件比较特殊，没有替换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媞妲抱歉地说，“我可以试着联系ZCF询问有没有备用元件，只是距离生产时间太久了，可能性不大。”

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都有些泄气。

“只要有相同的核心元件就可以了么？”，克洛问。

媞妲：“嗯，只需要更换掉它，闹钟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克洛拍手唤起众人的注意：“诸位，我可能有点办法，不过要麻烦你们跟我走一趟喽。”

里恩：“这里就是……克洛的老家吗？”

他们来到了住宅区一座外表破败、不起眼的小楼前，大门紧锁，茂密的藤蔓爬满了墙壁，丝毫没有人气。

克洛：“嗯，我小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闹钟，不出意料的话应该还在这里面。”

里恩：“克洛……”

克洛挠头：“那个……只是我当时觉得自己不会再回来，走的时候顺手把钥匙丢掉了。里恩！只能劳驾你出手把门斩开了。”，他凑近里恩耳畔鬼鬼祟祟地说，“做得利落一点，不要被当成闯空门的恶贼了。”

里恩皱眉：“那怎么行，这是克洛的家啊。”

库尔特：“嗯，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这么做。”

悠娜击掌，元气地表态：“耍帅就到此为止吧，即使是恶劣的白化乌鸦的老巢，我们也不会破门而入的。”

亚修：“Well done，野丫头。”

亚尔缇娜小声：“主要是胆敢这么做的人会被教官杀掉的。绝对。”

妙捷：“呵呵，克洛先生好歹也成熟一点啊，拜托努力想想自己把钥匙丢到哪里去了。”

克洛：“好啦好啦知道了，我尽量回忆一下。嗯……在那之后我去了行政区、墓地、还有海滩……啊啊，好麻烦。”

经过了一番搜索，众人在墓园里一棵树上的鸟巢中发现了钥匙，大家一起为克洛的祖父清理了墓碑，献上一束花，重新回到了大门前。

克洛拿着钥匙：“诶呀，我有点近乡情怯了。我说你们，要跟进来就不要嫌弃里面又脏又乱啊。”

里恩：“哈哈，不会的，你快进去看看吧。”

推开沉重的铁门，迎面扑来了一股灰尘的味道——里面其实并没有很脏乱，家具简单而规整，能看出曾经平凡的温馨，只是门内的时光仿佛停滞在近十年之前，被厚厚一层尘土画出了明晰的边界。如今十年后的海风重新吹了进来，让尘封的界线骤然瓦解，初秋午后的阳光斜照着，空气中充满了氤氲的光线。

学生们主动请缨，摩拳擦掌地打扫起来，顺便兴致勃勃地探索起某插班生中二时期的黑历史。

里恩陪克洛走进他的卧室，一阵翻箱倒柜后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装满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机械零件，其中包括那个闹钟。它的核心元件因为本体遭到残忍的肢解，阴差阳错的保存完好。

“诶呀诶呀，因为这东西我可没少挨教训啊。”，克洛抱着盒子坐在床上，感慨着。

“啊哈哈，克洛从小就这么调皮啊。”

“谁让它害得我睡不了懒觉，那可正是少年猛长身体、骨骼隐隐作痛的时期。”

里恩怨念地吐槽：“你已经够高了吧？想要继续长就不是睡眠充足与否的问题了。”

说着，里恩扑掉了床上的灰尘，大字躺倒在上面。

“你干嘛？”，克洛回头不解地问。

“还挺宽敞的。”，里恩看向他，“小时候的克洛就是这样长高的吗。”

“那是当然，这可是祖父准备给我做婚房的。”，克洛不怀好意地俯下身，“所以你躺在我的婚床上面干什么，嗯？”

里恩对他的调戏习以为常，翻了个白眼没有理会他。

取得元件后，克洛重新关上大门收好了钥匙。众人找上媼姐更换了核心元件，并调正了偏离的齿轮，把重获新生的闹钟交还给委托人。委托人非常开心，经过再三推脱，还是强硬地交给他们一颗黑曜珠作为报酬。

下午的实习内容也结束了，克洛和里恩送回学生，找到史塔克，准备履行红翼上的承诺。

# 10

夜间，帕布罗和探亲归来的瓦莱丽驾驶德弗林格号开往了诺桑比亚。学生们起床后进驻了总校生搭建的演习地，开始了第二天的实习。

总校学生们的实习成果十分优秀，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多。中午，里恩和克洛带着学生们轻松愉快地解决了所有委托，正在一间小酒馆一边嬉笑一边享用着当地的特色菜，突然接到了米海尔少佐的联络。

里恩食指贴近嘴唇示意大家安静：“午安，米海尔教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米海尔：“午安，舒华泽。刚刚铁路宪兵队接到了匿名消息，称其发现古雷布河北岸有可疑人员活动的踪迹。”

里恩：“匿名？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古雷布河就是「盐之桩」盐化区域的边界吧？”

亚尔缇娜接话：“记录中是这样的。然而那附近受到了教会的管理，已经成为无人区很久了，在那里出现的目击者本身就很可疑。”

米海尔：“没错，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掉这个消息，至少要去确认一下。铁路宪兵队最近也对这边鞭长莫及，这次是我代表他们提出的委托，你们可以选择性地接受，不用勉强。”

“记得汤玛斯教官说，之前出现在全境的五个「白桩」是用它的残留物炼成的，或许会有人再次利用它作恶，应该去看看。”，里恩用询问的目光扫视了学生们，“你们呢？虽然盐化早已停止，特异点附近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克洛和里恩对视：“我没问题。马克邦也说过，那东西是从「外侧」过来的，身为「内侧」的人，我对它很好奇。也许可以顺便调查一下有没有更多关于外界的信息。”

库尔特：“有危险也要迎难而上，尝试解决问题，这才是实习的目的啊。”

悠娜眨眼：“是啊，而且米海尔教官提出的委托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嘛。”

妙捷：“那里是很多事情的起源，如果能有机会亲眼得见是我的荣幸。”

亚修击掌：“那还等什么，马上出发吧，再过一会儿可疑的人就要跑掉了。”

米海尔少佐的语气软了下来，“虽然我对你们的行事风格一贯有所不满，但是，多谢了。”

亚修：“道谢就算了，记得期末阅卷的时候偷偷给我放水啊。”

克洛急忙凑起了热闹，“那可要算我一个，尊敬的米海尔教官！”

“这个不会有的。”，米海尔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里恩联系盖乌斯向教会取得调查许可。盖乌斯正在欧士基里亚斯盆地调查幻想机动要塞的遗址，闻讯表示自己一会儿也会赶去和他们汇合。一行人整備完毕后，向着旧公都的盐海方向疾行。

途径古雷布河南岸一座被动植物们据为己有的昔日小镇，妙捷射落了远处的一只飞行魔兽，突然意味不明地发问：“里恩教官，昨晚很累吧？参与这种紧急作战，身体没关系吗♥”

“哦？很一累？”，亚修饶有兴味地扭过了头，对着里恩挤眉弄眼。

“教官昨晚和克洛一起出去了吧，是又打起来了吗？”，库尔特也有些惊讶。

里恩额头流下一滴汗：“呃……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我们也不是经常打架的。”

亚尔缇娜面露猜忌：“盯———”

悠娜关切地转向妙捷：“所以教官到底怎么了？是生病了吗？”

妙捷高深莫测地眯眼笑道：“嘿嘿，不告诉你~我可是收下了某人的贿赂的。”

悠娜果断猜到了“某人”指的是谁，大声发问：“教官！克洛又带你去做什么坏事了？”

克洛和里恩跑在前面负责开路，见势不妙回头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喂！都说了只是纯洁地去了赌场啊大小姐！”，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里恩，“而且是你们的坏教官主动提出来的哦，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悠娜大吃了一惊：“里、里恩教官他？”

“原来如此，你们居然背着我去赌场吗？”，亚修咬牙切齿道。

里恩收起刀尴尬地笑了笑：“克洛好不容易回一次老家，我怎么也要带他去喜欢的地方看看嘛。”，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亚修，我要说多少遍，未成年人不可以赌博哦。”

“转移话题。”，亚尔缇娜坐在光剑上，犀利地吐槽，“而且每次被发现去赌场后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教官其实很喜欢赌博的吧？”

库尔特：“说起来虽然教官看着不是那种类型，其实赌技意外的高超，扑克总是能七连胜，就连VM也没有敌手。”

克洛嫉妒得牙痒痒：“是啊是啊，最后那个同花顺简直过分了吧。”

里恩无力地否认：“真的没有啦。怪也要怪某个前辈把我带坏了啊。”

亚尔缇娜长叹一声，语重心长地说：“之前在帕坦古艾上就有见识过克洛匪夷所思的赌运。要是一直这样输下去，教官都要养不起你了。”

“我也只是偶尔找点乐子而已，怎么说得我像是挥霍无度沉迷赌博败光家底还欠下一屁股外债让含辛茹苦的妻子独自忍辱负重地还债的混蛋丈夫啊！还有我什么时候要让里恩养了啊喂！”

妙捷：“哎呀，说不定呢♥~”

亚尔缇娜：“前缀太长了。”

青年教师里恩君莫名开始了沉思，喃喃自语道：“让我养克洛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手头可能会有点紧。”，他低着头回避掉魔兽的攻击，顺手挥出一记残月打出了体势崩。

克洛抡起双刃剑补了一刀完成击杀，扭头喊道：“不要胡思乱想了！给我好好看路啊！”

这时，视力敏锐的库尔特打断了他们越发扑朔迷离的对话：“你们看，那边有一个人？”

里恩抬头望向他指的方向，果然有一个身着黑色洋装的女子站在屋顶上：“诶？那是一——贝利尔？”

他们走近那间房子，贝利尔看到他们，居高临下地挥了挥洋伞当作招呼：“果然来了啊。”

里恩抬头问她：“贝利尔，你在这里做什么？”

贝利尔阴森森地说：“命运的指引邀请我，来问候探寻世界法则的人。”

现实主义者亚修没有理会她的奇怪发言，自顾自地下了结论：“所以就是这个超自然神棍发的匿名消息吗，果然哪方面都很可疑。”

里恩尴尬地发问：“就是你联系的铁路宪兵队吗？是发现什么了吗？”

“是我。”，贝利尔指了指背后，“我感到对岸有从「外侧」来的人在徘徊。”

库尔特：“呃……只是感觉到的吗。”

克洛：“可是这家伙的第六感总是准得令人发指啊，真是让人不得不在意。”

里恩：“先不说那个，贝利尔也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吗？”

贝利尔打了个哈欠：“那种事怎样都随便啦。我在这看会儿风景，你们先去吧。”

亚修撇嘴：“嘁，一个一个都这么会使唤人。”

里恩再三确认她一个人留在那没有问题后，和贝利尔道了别，带领大家越过教會的封锁线，穿过河流，到达了旧公都哈利阿斯克。

长久以来的风吹雨打把过去的城市侵蚀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盐海，一个个高低起伏的盐堆似乎是曾经的楼房，白色的结晶随着气流轻轻扬散在风中，像冰原上的碎雪，沉默地抚平了一切。

亚尔缇娜：“这就是「外之理」的力量吗，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妙捷：“真是凄美又壮观的景象。”

悠娜：“这里的人们在短短几日之内就什么都没有了，好绝望。”

里恩紧皱眉头在思索着什么，克洛怼了下他的后腰，轻声问：“想什么呢。”

“……现在盐饭团不好卖了，去接一些兼职应该会好一点，只是不知道分校长允不允许。”

克洛瞬间抓狂：“你怎么还在想这件事！够了，到此为止吧！已经进入下一个话题了！”

里恩正色道：“咳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人活动的痕迹，我们先去和盖乌斯汇合吧。”



他们赶到盖乌斯发来的坐标，发现盖乌斯、罗西努，还有汤玛斯副长在围着一块空地研究着什么。

盖乌斯：“稍微注意一点，不要靠得太近。”

亚尔缇娜：“这个位置，记得就是二十八年盐之桩出现的地方。”

汤玛斯垂头丧气地感慨：“怎么情报局连这也知道啊。巴克霍恩卿的报告可是最高级别的机密文件，最近的保密工作真令人担忧。”

“里恩，克洛前辈，还有新七组的大家，好久不见。”，罗西努抱着一个盒子向他们问好。

克洛：“都说了可以不用叫前辈了。”

亚修：“对，以他这种情况，被叫了前辈会更加羞耻。”

克洛恶狠狠地：“闭嘴。”

里恩：“没想到汤玛斯教官和罗西努也来了，有什么收获吗？”

盖乌斯：“副长带来了回收「桩」的圣具，以防万一，我们在检查有没有遗落的残骸，目前还没有发现，附近也没有人迹。”

众人正商量着分头继续搜索，突然感到了一股极具压迫性的气息，一起戒备地回头。

却只见马克邦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闲庭信步地向这边走来：“哟，我还以为是谁，你们也在啊。还有克洛，你这是什么打扮？装嫩吗？”

众人头顶冒出了肉眼可见的一长串省略号，马克邦疑惑地看着他们。

库尔特无语：“那个神秘人原来是马克邦先生啊……”

悠娜用上目线盯着他：“该怎么说……我们会跑来这里还不都是因为你。”

里恩合上了微微张开的嘴，解释了情况。

马克邦：“啊？这样啊。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克洛：“是啊，超麻烦。浪费掉的午饭麻烦报销一下，是我付的账哦。”——其实当然是教官来付的。

马克邦惭愧地摸了摸后脑：“真是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会碰上这种事。”

里恩：“还好，没有真的在这里发生事件也是万幸了。”

汤玛斯推了推滑下去的眼镜：“虽然早有耳闻，变成了这样也太违和了吧！所以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只是想解决一下从「老家」过来的祸害啊。这里残留的碎片刚刚已经被我毁掉，不会再惹是生非了。至于其他的在你们那吧？就请继续好好‘使用’吧。”

亚尔缇娜少见地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请’，那个劫炎居然用了‘请’。”

马克邦不解：“也没什么特别的吧？”

里恩：“啊哈哈……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马克邦：“那好吧，下次再聊。”

众人当机立断，决定远离这个诡异氛围的源头。

马克邦突然单独叫住了克洛，问：“你在搞什么啊，制服play？这么恶趣味的吗？”

克洛不耐烦地解释道：“我可不是装嫩，是正宗保留了学籍的学生。怎么样，又年轻又有活力，羡慕吗？”

“留级啊，我懂了。”

克洛翻了个白眼：“不，我觉得你什么都没懂。”

“所以你们真的没吃完午饭就来了？”

“是啊，你要怎么还？”，克洛挑眉，内心已经在准备大敲一次竹杠。

马克邦摸遍了身上：“呃，抱歉，我没带钱包。”

“Adios~”，克洛扭头就走。

马克邦紧忙拦住了他，“这样吧，和上次一样给你个情报，可不要说出去哦。”

说罢，他的脸上挂起了揶揄的笑，目光深邃了起来：“据我观察，你们的世界，大概只能维持一只手不到的年数了。有什么想做的事早点去做哦，别在这玩学生游戏了。那就这样，byebye。”

另一边。

亚修：“我说眼镜盒子男，这家伙的存在本身不会动摇你们的教义吗？”

汤玛斯的嘴角邪恶地扬了起来：“诶嘿嘿，那可就是典礼省那群人该发愁的事情了。”

罗西努无奈道：“副长……”

里恩同时无奈道：“亚修，礼貌一点。”，他发现跟上来的克洛目光放空、有些心不在焉，问，“克洛，怎么了？刚才马克邦跟你说了什么吗？”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我是在想你或许可以带上曜脉打曜晶片来换钱。”，克洛刚回过神就说开始满嘴跑火车。

里恩露出了鄙夷的神色：“不是你说的不提这个了吗？”

“嘻嘻，突然觉得被包养也挺好的。”

里恩给了他一记肘击。

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米海尔少佐的委托，下午的实习时间也到了尾声，忙碌的星杯骑士们把他们捎回演习地，乘上梅尔卡瓦先走一步。

次日清晨，闻讯赶到诺桑比亚的莎拉和菲来为他们送行，列车缓缓启动，踏上了返程的路途。

# 11

里恩感到克洛最近突然变得很粘人，比如提出稀奇古怪的问题故意为难他，或者是拽着他赖床以至于差点双双迟到，再比如说现在的导力终端课——

克洛完成课堂作业后没有像亚修那样马上离开，而是留在座位上，用程式写出了一段很有节奏的响铃声，还特地把音量调到最大，震耳欲聋的“滴滴”声响彻教室。他懒洋洋地拄着脸，下垂眼含着笑直勾勾地盯着里恩，像一只把新鲜老鼠送给主人还要邀功请赏的猫。

席德尼露出了星星眼，兴冲冲地凑了过去：“好炫！怎么搞的？快教给我，我要给女孩子们秀一手！”

库尔特对身后的噪音充耳不闻，淡定地敲着键盘：“其实只是很简单的小把戏而已，拿出来给喜欢的人炫耀可是会被嫌弃的。”

里恩站在讲台上挤眉弄眼地扔了好几个眼神，见他完全没有收敛的样子，终于如他所愿地走到他面前，眼睛危险地眯成了一条缝：“克。洛。”

克洛正襟危坐道：“是！请指示。”

里恩一巴掌拍停了他引以为傲的电子小音乐，推了推鼻梁上的平光眼镜。因为现在还是教官的身份，没有和他多做废话，直接下达了判决：“无故扰乱课堂秩序，课后留下来扫操场。”

“哎———？！”

里恩赶到操场时，托娃正气势汹汹地监视克洛做着扫除。克洛挽着袖子，老实地挥舞耙子把不断落下的枯叶归拢到一起，收进垃圾袋里。

看到里恩靠近，克洛瞬间变了个脸，委屈巴巴地求饶，“里恩~托娃好凶啊~救救我~”

托娃的头仰成了六十度角，掐着腰板着脸数落他：“不要闹了！好好反省一下最近的行为，怎么总是像个渴求关注的叛逆期少年一样捣乱，里恩做教官很不容易的！”

里恩略带惭愧地解释道：“啊哈哈……其实我没关系。只是打扰到其他同学就不好了，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啊。”

“回去之后你老是沉迷于工作和练剑，一直冷落我。”，克洛捏着嗓子矫揉造作地说，“前两天还说要包养我，今天就体罚人家，你这个负心汉。”

里恩倍感冤枉，哭笑不得道：“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还有明明是你不理我吧？不要拿着耙子就倒打一耙。”

托娃闻言很是气愤，直接忽略了辩论双方之中一方的陈词：“克洛！你居然不理里恩？是想把厕所也扫了吗？”

“这个就不了吧！”，克洛瞬间恢复了正常，软绵绵地哀求起来，“我已经知道错了，马上就去找女神面前诚心悔过。”

托娃嘟着嘴说：“先给里恩赔礼道歉。”

里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颊：“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是我说的太夸张了，不要难为他啦。”，他转向无精打采的克洛，“能认识到错误就好，我来和你一起扫吧。”

“不——行！”，托娃坚决叫停了他的老好人行为，“不好好教训他一下，克洛这种人是不会长记性的。”

“喂！我是哪种人啊？”

里恩给出了结论：“应该是说你脸皮很厚的意思吧。”

“那是因为你们没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很羞涩的人。”

里恩和托娃和蔼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但脸上明晃晃地写着几个大字：“信你才有鬼”。

“好吧好吧，我会好好扫干净的。——该死，这些树为什么要长叶子啊，就是为了给我添麻烦吗？”，克洛唉声叹气地接受了现实，继续干起了活，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机库方向传来了十分潇洒的女声，三人回头，只见分校长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

“这是同学会吗？真让人怀念。”，她调侃道。

克洛拄起耙子看向她，耷拉着眼皮呛过去：“一般的同学会是像这样两个人袖手旁观着老同学的辛勤劳作吗？”

奥蕾莉亚：“不，我的同学会是大家一起进行武技的较量。”

克洛：“通俗来讲就是某人惨无人道地虐打自己的同学们吧。”

分校长耸了耸肩：“随你怎么想，反正我的同学是不会被留下来扫地的。”，她看向里恩和托娃，“说说吧，教官们，这家伙今天又做了件什么坏事？”

里恩：“没有没有，不是一件坏事啦，是很多件。”

托娃：“是啊，也不能说只有今天，是日积月累的行为呢。”

克洛：“听起来像是在求情其实却越描越黑了啊喂！”

“看来我的教官们非常烦恼，不如我来帮忙解决一下吧？”，她意兴盎然地挠了挠下巴，“一会儿就给惹是生非的学生会长补上这周无故翘掉的校长特别实战课怎么样？”

克洛故作犹疑状：“哎呀，这可就难办了。虽然我也有这个意愿，但是呢，我马上要和里恩一起去扫厕所，没有时间啊。”，言毕重重揽过了里恩的肩膀，妄图拖他下水。

里恩被他拉得趑趄了一下，站稳之后抬起头坏笑着说：“我觉得可以，适当的锻炼有助于消磨他最近过于旺盛的精力。而且厕所还很干净，打扫的事情暂时不用着急。”，克洛的胳膊随着他的话越发用力，里恩扬起的嘴角微微抽搐了起来，回手用力握住他紧绷的手臂肌肉，两人开始了无声的角力。

奥蕾莉亚了然于心，挑眉道：“这样啊，那舒华泽也一起来吧。”

克洛对成功坑了里恩感到沾沾自喜，连做陪练沙包这种事在他眼中都变得愉快了起来——虽然里恩其实很乐于接受这种强者给予的磨炼。

两人的配合十分默契，攻势猛烈、身手敏捷，出招拆招行云流水干净利落，就连一向游刃有余的分校长也体会到了久违的压力，稍微认真了起来。最后他们心有灵犀地对视了一眼，瞄准空隙使出一招人体版苍霸十文字，艰难地击退了奥蕾莉亚，险胜一筹。

分校长似乎对这次比试非常满意，大慈大悲地赦免了克洛受到的处分。

两人一起回到宿舍，克洛刚进门就扑通一声倒在床上，开始了无病呻吟。

“又是扫地又是陪练，骨头都要散架了。里恩，我是不是要死了？”，克洛的头扭成了一个刁钻的角度看向里恩，有气无力地说。

“不要把死这个字挂在嘴上。”，里恩正色道，“而且我看你现在的状态挺好的，不是吗。”

“咳咳咳，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不懂我们老年人的辛苦。我光是爬上三楼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啊，咳咳。”

“有这么夸张吗？”，里恩眯眼，“昨天跑到机甲兵训练课上，追着我打了全程还大气都不喘的人是谁啊？”。

“你又在欺负我，我都被你体罚得下不了床了你还要翻旧账。”，克洛打着滚，开始了理直气壮的无理取闹。

“我哪……等等，克洛，你这是在对我撒娇吗？”，里恩对这方面分外迟钝的脑回路突然灵光一闪，反应过来后立刻揪住了克洛的小辫子，话尾的语调微微上扬，语气中顿时带上了点儿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窃喜。

克洛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地指了指后背，“没错，就是这样。快来给你娇弱的学生揉揉肩膀。”

里恩感到了一种奇妙的虚荣感，二话不说迈步上床，跨坐在他的腰上，正要伸手帮他揉肩膀，克洛却差点弹了起来：“你你你干什么？”

“按摩啊，我跟云老师学……”，里恩感到莫名其妙。

克洛满头大汗，拄起上身急匆匆打断了他的话：“先不说这个，你快从我身上下来。”

“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总是出尔反尔。自己提的要求自己受着。”，里恩正处在被撒娇后满足感爆棚的状态，没有理会他的拒绝，一掌把他按回床上，扣住他的肩膀大力揉捏了起来，掐得他嗷嗷直叫。

“疼疼疼，轻点轻点！”，克洛的脸埋进枕头，四肢僵硬地翘起，像个正在滑翔的鼯鼠。

“这种时候会痛很正常，放松点。”，里恩两个拇指在他的蝴蝶骨上画着圈，意图帮他舒展身体。然后无视他的挣扎，用可怕的力度绕着脊椎捏了好一会儿。克洛不久就放弃了反抗，

哼哼唧唧地大字趴平任他上下其手。过了不知多久，里恩终于大发慈悲地收手，拍拍他的后背示意按摩服务到此为止。

里恩：“感觉怎么样？”

克洛感觉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闷声闷气地趴在枕头上一声也不吭，一段时间后才回复：“……很不妙。”

“怎么会？我对我的技术还蛮自信的。”，里恩眉头紧锁地回想刚才用到的的手法，觉得没什么错误，“果然是我太用力了吗。”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作自受。”，克洛默默伸出手，颤颤巍巍地蹭进枕头里捂脸，“你先下来，让我冷静一下。”

里恩乖乖地滑下去，坐在床边。

克洛缓了一会儿，抱着枕头起身，坐得离里恩远远的，表情有一种英勇就义的悲壮感。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里恩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蹭到他身边坐下，关切地问。

“没，挺舒服的。”，克洛的姿势有点微妙的不自然，神魂颠倒地自言自语，“别的暂且不提，我居然没考虑过上下的事情，太失策了。……啊，虽然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了。”

“什么？”

“咳咳，我是说”，克洛结束了他的胡思乱想，稍微打起了精神，安抚道，“你做得很好，感觉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啊哈哈，那真是太好了。”

空气突然尴尬地沉默了起来。

“那个……克洛，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里恩打破了僵局，“仔细想想，我们住在一起都一个月了，好像确实没聊过多少，是我冷落你了吗？”

克洛烦恼地挠头：“你居然还在纠结这个啊，我只是逗逗你而已，也太好骗了吧？好了，自我检讨就到此为止，早点学会把锅甩给糟糕的前辈吧。”。

“那就好。”，里恩舒了一口气，埋怨道：“克洛也多理理我啊，什么都瞒着我，在宿舍也不怎么说话，之前在茱茱一起做饭的时候还硬是把我赶出来了。”



“这么记仇的吗？还不是因为……”，话到一半，克洛猝不及防地收声。

“因为什么？”，里恩眨着无辜的紫色眼睛看向他。

克洛不自在地避开他的视线：“没什么。你放心，我以后不会了——这次是认真的。”

“那就一言为定。”，言罢，里恩略加思索，微微笑了出来，“说起来，我们内战时就约定要把你抓回来扫地，经历了这么多事，没想到居然真的实现了。”

“原来如此啊，怪不得会突然想到让我扫操场。”，克洛扔掉枕头，把里恩抓到身前，双手握拳夹住他的脸颊狠狠钻了起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算计我了吗，你到底是跟谁学坏了的？快点如实招来！”

“辣还弄嗦，昂安似李。”，里恩抓着他的手腕，艰难而倔强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

“刚刚才说让你学会甩锅，学得也太快了吧！”

“欧似李教额好。”

“真是拿你没办法，好孩子学坏怎么总是意外的快。”，克洛举起手做投降状。

里恩揉着酸痛的脸颊，尝试把扭曲的五官归位。

克洛站起来背对着里恩扭扭脖子转转胳膊，松了松筋骨：“出了不少汗啊，我去冲个凉。”

里恩猛地抓过他的衣摆把他拖回来：“你不是累了吗？不如陪我去泡个澡吧，好好放松一下。”

“就算你这么邀请了我也……”，克洛被衣领勒住脖子，梗着头拒绝。

里恩怨怼地盯着他，加大了手上的力度：“刚还说不会不理我了，又出尔反尔。”

“好吧好吧，我舍命陪君子了。”，克洛感到了背后传来的死亡威胁，摸着全体起立的寒毛无奈地答应了。

“热水浴真棒啊~偶尔这样懈怠一下也不错嘛~”，克洛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一脸陶醉地靠在池壁上。

里恩和他面对面坐着，提议：“虽然这里也不错。下周实习会去卢雷，有机会的话再去悠米尔一起泡一下吧。”

“你这温泉狂魔。别人泡澡的时候会想着又香又软的女孩子，你脑子里却只有温泉，以后干脆和温泉结婚算了。”

里恩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克洛踢了他一脚：“喂！你真的把这件事列入考虑范围了啊！”

里恩回神：“没，我在想克洛正在想哪个女孩子。”

“呃……啊？”

“克洛提德小姐吗？托娃会长？……或者安洁丽卡前辈？”

克洛半眯着眼吐槽：“首先，洁丽卡是‘洗澡时会想着又香又软的女孩子’范畴之内的人。其次，都说了我和她们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了。”，他拿过浴巾，把里恩转了个身，“过来，给你擦擦背，报答你的按摩之恩。”

里恩随他摆弄，克洛拧干毛巾，拍在他的背上毫无预兆地大力搓了起来。

“噫！疼疼疼！”

“疼就对了，能让你少想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克洛如法炮制地按住他，抓紧机会凶猛地搓着。

“你这哪是报答，分明是趁机报复！”，里恩的后背火辣辣的，扭腰和克洛像幼猫打架一样势均力敌地缠斗起来。

“哟，是你们啊。”，兰迪端着澡盆走了进来，两人同时停手，向他打了个招呼。

兰迪爽朗地大笑：“感情真好啊~让我想到我的搭档了。”

克洛：“然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残酷的战争。”

兰迪：“有些没法儿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就要靠激情的肢体交锋来沟通啊，我还以为你们两个领悟得很深呢。”，他转向克洛，“突然想起来，记得上次和里恩一起喝酒那天，他把我认成了你。之前我还以为咱们两个声音很像，没想到不是这样啊。”

“是我睹物思人了。”，里恩扶额，“还有，你那天讲了太多黄色笑话了吧。”

兰迪：“嘿嘿嘿，下次叫上那个资产阶级弟再来一次吧。”

克洛不知道被戳中了哪根筋，咬牙切齿道：“里恩喜欢会讲黄色笑话的大哥哥型角色吗？这种东西我也能讲，而且知道的绝对只多不少，各种类型应用尽有！”

“不，谢谢。请让你那些包罗万象的无用储备全都烂在肚子里。”，里恩干脆利落地回绝。

兰迪却燃起了斗志：“听起来不错，有机会我们一定要较量一下！”

克洛：“来吧，我奉陪到底！”

里恩几度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这就是传说中的物以类聚吗？”

两人泡完澡告别了兰迪先一步出来，里恩从冰箱里拿了瓶苹果牛奶，克洛顺势从他腋下伸出手抓住了一瓶橘子汽水。里恩拍掉他的手，塞给他一瓶橘子牛奶。两人碰了个杯，一起一饮而尽，回去睡觉了。

# 12

时间到了十月，天气渐渐转凉。仰仗着各路人士的辗转奔波，帝国表面上的局势暂时尘埃落定，为此忙碌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逐渐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

里恩昨天收到了雷克特的通信，今早天还没亮就出门，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扫地事件后，克洛终于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觉得这回可能又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政府指令，就没多做纠缠，半睁着眼目送他离开。

由于灵脉的动荡，今年的夏天本就不像往年那样炎热，淅淅沥沥的秋雨落了下来，带走了最后一丝暑气，初升的朝阳蒸腾出一片朦胧的秋雾，为大地铺上柔和的金光。利弗斯的居民们早早起床清扫起门前的落叶，互相嘘寒问暖，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走在小镇的街上，享受着期待已久的自由行动日。罗西努回到了教堂，小孩子们奔走相告，今天的主日学校因此分外热闹。

作为负责侍候分校长的学生会会长，克洛磨磨蹭蹭地四处招猫逗狗，拖到不能再拖，终于不情不愿地拿着一打文件找她签字。

分校长飞快地扫视着文件，手上不停，抽空瞟了他一眼，目光中带上了些许鄙夷：“一个多月了，有这种机会是个女孩子都早就得手了吧？亏我还以为你第一天就能搞定。”

“哪有那么容易，你在对那个木头人抱什么期待？这种事得是你情我愿才行，那家伙的想法根本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要怪就怪你自己没讲清楚吧？对付舒华泽这种人就应该拖进自己的节奏直球猛攻，搞那么多花花肠子干什么？”，分校长恨铁不成钢，“而且他的想法不是很明显吗？你都在终点线起跑了，我觉得就算直接拉到床上说‘里恩我们结婚吧！’也没什么问题。”

“太豪放了吧！为什么你这校长这么八卦啊？”，克洛急忙制止，“看看自己都若无其事地做出了什么混账发言，里恩还不知道你要把他强买强卖给我吧？”

“现在的男人怎么这么畏畏缩缩。”，奥蕾莉亚摇着头倒进沙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既然如此，我就不多管闲事了。心上人要是被抢走了可不要跑过来哭诉啊，我是不会给员工放失恋假的。”

“借你吉言，就算哭也不会让你知道的。”，克洛拿起文件就走。

“今天有一场奥斯本宰相的小型告别会，现在赶去还来得及哦。”，奥蕾莉亚冲门口喊了一声，说罢又瘫回沙发自嘲起来，“哎呀哎呀，我可真是个劳碌命。”

天空墓园。

不久之前又下起了雨，天凉飕飕的，里恩、雷克特和克蕾雅撑着伞，无言地站在一座新立不久的墓前。旁边还有两个经年的老坟，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看上去年代久远、充满了风吹雨打的痕迹，但都打理得很干净。墓碑前零零落落地摆放着几支素色的花，看起来鲜有人问津，这和坟冢的主人生前受到的待遇大相径庭，但也好在能让他安静地沉睡——虽然里面其实并没有尸骸，只有一些琐碎的遗物。

雷克特出声打破了沉默：“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大叔还有点儿遗产，不多，他没交代过要怎么处理，你意下如何？”

里恩没料到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有点惊讶：“比起我，你们才更有资格决定吧？”

雷克特烦恼地摊手：“说什么傻话，就算是大叔本人也更希望你这个真正的‘铁血之子’来处置吧？”

里恩怔了怔，“那么，能劳烦你们把这些钱以政府的名义加入战争的赔款吗？”

克蕾雅：“和我们预想的结果差不多啊。”

雷克特：“真是的，稍微做点出人意料的事，自己留下也可以哦。你这么划清界限，九泉之下的大叔也会很郁闷吧。”

里恩苦恼地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没有履行过儿子的责任，现在也没有权力对他的东西指手画脚。”

克蕾雅温和地劝慰道：“不要这样说，阁下一定会为有你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不像我们，直到最后也没有看清他的用意……”，她忧郁地低头看向地面。

“打住。”，雷克特插话，“还在安慰别人，自己的状态都不太对，米利亚姆要是在这也不希望你这样吧。”

“可能由我来讲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克蕾雅小姐，他一定是十分信任你们才一直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们的。”，里恩抚着胸口说，“我也要感谢你们能代替我这个失格的儿子陪伴他。”

克蕾雅长叹了一口气：“你言重了，应该说从来都是他在指引我们。谢谢你的安慰，我感觉好了不少。”

“不要再妄自菲薄了，打起精神来，要忙的事还有很多呢。”，雷克特扭头对里恩眨了眨眼，说，“那今天就这样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里恩干笑了两声：“原来你也发现了啊。”

雷克特：“说不定比你还早哦。我们走啦，byebye~”

里恩和他们道了别，转向一侧的树林，克洛从暗处走了出来。他穿着那身毛绒绒的大衣，罕见地老老实实系上了扣子，前襟湿淋淋的，怀里还不知道鼓鼓囊囊地揣着什么。明明打着伞，人却被浇得像个落汤鸡似的，雨水成串顺着他的发尾滴落，看着有点可怜巴巴的喜感。

他胡乱擦了把脸，走上前来：“真逊，居然被你和稻草人发现了，看来我做跟踪狂的实力还不到位。”

“你做齐格飞的时候没少跟踪我吧？应该是这里太安静，人类的气息很明显的原因。”，里恩下意识地调侃，掏出手帕帮克洛擦拭头发，“你怎么来了，还弄得这么狼狈？”

克洛低着头方便他动作，“还有脸问我？我为了追寻离家出走的丈夫，骑着机车连伞都没法打，顶风冒雨地疾驰千里，结果发现他在偷偷和漂亮的大姐姐一起见家长。”

“你在说什么呀。”，里恩抓了抓滚烫的耳朵，有点语无伦次，“我这不是……你也不想和吉利亚斯爸……呃……哈哈。”

“你这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克洛怼了怼里恩的腰眼，里恩自觉理亏，默默挨了这一下，克洛拦住他收回手帕的动作，“帝国的贵族男士真讲究啊，随身带着手绢，给我一条让我学习学习。”

“你想要的话。”

“嘿嘿，不过我确实不是来见他的。”，克洛把湿漉漉的手帕收起来，七扭八拐地从怀里抽出了一束白色玫瑰花，花束包装得非常精致，一点雨都没有淋到，“看望美丽的女士就该带上玫瑰啊，你也学着点。”

“连我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你一上来就叫美女，未免太油嘴滑舌了，奥斯本宰相会生气的。”，里恩调笑道。

“这不是废话吗，你长得又不像铁血。放心，他总不能跳起来打我。”，克洛正要把花放到里恩母亲的墓碑前，突然愣了一下，“怎么还有个小的？里恩·奥斯本，啧，这名字听起来不妙。”

“啊哈哈，那个是为了掩盖我的身份立的疑冢，应该是空的。”

“那也要认真对待啊。分给儿子几朵，呃，是叫卡夏，她应该不会介意吧？”，克洛从花束里抽出了一支含苞待放的玫瑰，放在了比较小的那座坟前，“喏，再给大的一个。”，说着又拿出一支开得正旺的，去掉花茎上的刺，强硬地塞给了里恩。

“为什么还要给我？”

“哪有拒绝玫瑰的？你就配合一下，扮演收到花苞，十几年后拿着玫瑰来报恩的拇指姑娘嘛。”，克洛突然意识到什么，“哎呀！这样一来我好不容易保护的花还是要被淋湿了，白费功夫了吗？”

里恩把自己的伞支到墓前为花挡雨，钻到了克洛的伞下：“这样就好了吧？”

克洛把里恩搂紧了一点，将伞侧向他的那边，“行了，算你有办法。说起来，你和铁血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挺像的。”

“也许吧，血脉的力量，我总不至于哪也不像他。”，他转向克洛，“你会讨厌吗？”

“怎么会。”，克洛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补充道，“其实也还是有区别的，他的行事风格属于不择手段那种，为了目的拖所有人一起下水，连自己也会算计在内。而你会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唯独不考虑自己。”

“我会努力改正的。”，里恩叹气，他想了想，把玫瑰递给克洛。

克洛：“还是不要吗？我可是会伤心的。”

里恩：“不是，帮我拿一下。”

克洛疑惑地接过玫瑰，里恩腾出手来，把教官服脱下来披到了他的身上。

“喂喂，你干什么？”

里恩用慈母的眼神看着他：“克洛好像很怕冷的样子，夏天都要穿四层上衣。天凉了，你还淋了雨，别冻坏了。”

“男人可不能说怕冷！穿四层是因为不死者的缘故啊喂！”，克洛两只手一手握着玫瑰一手举着伞，只得侧身示意里恩把教官服拿回去，“快把衣服穿上，你要是因此感冒了，铁血可能会跳出来给我演示一套黑帝狮子王斩。”

“哈哈，你也知道不会的。”，里恩没有管他，直接伸进克洛的大衣里抱了上去，靠在了他的肩膀上，“那么这样可以了吗？”

克洛僵了一会儿，“该拿你怎么办，怎么这么会趁人之危？”，他拽过两件大衣裹住二人的身体，手臂搭在里恩的脊背上挡住凛冽的秋风，两个青年的体温立刻把伞下的小小空间变得暖烘烘的。

“不是说好了胸膛和后背都可以给我靠吗？”

“那个的定语是想哭的时候哦，里恩想哭了吗？”

“那倒没有，不过我可以先努力酝酿一下情绪。”

“算了，不用多此一举，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里恩凑近克洛的胸口闻了闻，“克洛身上好香。”

“是玫瑰花香啦。你管一个大男人香不香干什么？是不是迟来的思春期终于到了？是的话就快去用这种话找个女孩子搭讪啊。”，克洛无奈地把花递给他，腾出手紧了紧衣服。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里恩小心翼翼地把玫瑰收进大衣内兜里，嫌弃地瞟向克洛，“你怎么老是三句话不离女孩子？”

“那我们就聊点有深度的。”，克洛俏皮地吐了吐舌头，“假如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要做些什么？”

“怎么突然谈到这个？”，里恩不解地问，“在米修拉姆那晚不就差不多吗？像正常的日子一样，和重要的人一起开开心心地度过就好了。”

“这就是你一夜用光九张游乐券、带着各式各样的人扫荡所有游乐设施的原因吗？”



“我不都叫了你吗？是你自己说什么都不肯来沙滩放烟花和调酒的，还说这些是小孩的游戏，也不知道谁才是最幼稚的那个。”，里恩鄙视道，抬头反问，“所以克洛呢，你会做什么？”

“我吗？.....应该会和你一样，和珍惜的人一起度过吧。”

“这样啊。”，里恩的神色变得有些落寞。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克洛及时察觉了他语气中的反常。

“想到克洛总有一天会找到那个特别的人，离开我，结婚生子，心里就有些寂寞。”

“这点你倒不用担心，我都答应过会陪你到最后了。”

“这个我有经验，克洛的话只能信14.29%就够了。”，里恩勉强地笑了笑。

“啊？什么经验，怎么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

“被你骗的经验，实在是数不胜数。”

“我哪有那么糟糕？”，克洛重重锤了下里恩的后背，“我还正处青春年华，距离英年早婚还远着呢，着什么急。你不是还要包养我吗？这样算来我档期很紧的，连随便谈个恋爱的功夫都没有。”

“说过了不是要包养你，是养。”，里恩纠正道。

“嗯？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很大，如果是‘养’的话克洛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而且——”，里恩神色有些复杂，“你不觉得包养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吗？”

“哦~其实就算是‘包养’也无所谓，要求哥哥我提供特☆殊★服☆务也没关系哦~”，克洛坏笑着趴在里恩吹了口气。

里恩打了个寒颤：“别闹！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该学会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

“哎——！连养都不养了吗？我可还是学生啊！”

“我的学生没有像你这么不懂事的。”

“好吧好吧，那换个话题，尊敬的里恩教官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你果然是喜欢年上系的吧？冰之少女就不错，之前就和她背着所有人去酒吧约会，作战前夜还偷偷私下见面，准备下手了吗？”

“都说了不是约会，两次都有别人在场。去酒吧交换情报那次也是因为你在捣鬼吧？虽然她亲了我但……啊。”

“说漏嘴了啊？！还说不是约会，亲都亲了还在装傻！你把我们骗得好苦啊！”，克洛愤忿地结束了这个拥抱，把教官服甩回了里恩手里。

里恩接住衣服，手足无措地解释：“不，不是那次啦！是在演习的时候，克蕾雅和米海尔少佐……哎呀，说不明白，总之是有种种原因的！情况很复杂！”

“少废话，亲的哪里，让我检查一下。”

“呃……这里。”，里恩犹豫地指了指脸颊。

克洛捧着里恩的脸，唇瓣飞快地贴了下他所指的地方，一触即停，连温度都没有传递过来，以至于里恩感觉是被飘落的树叶轻轻蹭了一下。即便如此，他也好像被施加了石化状态，呆呆地伫立在原地。

克洛没有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静静地看着他。

两个人面面相觑了片刻，里恩忽然满目憧憬地指了指右脸：“其实那天莎拉教官也亲了我，在这。”

“哈？？？？”，克洛气得目瞪口呆，“这算什么，不打自招吗？就算你主动坦白我也不会从轻发落的，今天就让我为民除害！”，他把里恩的右脸拧成了麻花，“话说莎拉的口味不是帅大叔吗，这都能拿下？你这到处放电还不自知的恶臭现充，受死吧！”

“唔唔唔唔唔！”

“你们两个！在别人安息的地方吵吵闹闹干什么呢！”，守墓人气急败坏地走来。

克洛松手，再三道歉，表示都是误会。

大爷警告他们后准备离开，恢复了语言能力的里恩却拦住了他。

“劳驾，可以借我们两把铁锹吗？”

大爷仔仔细细地打量了里恩几圈，顿时连胡子都翘了起来：“怎么又是你，上次挖坟还没过瘾？又要借锹，你就不怕被死者缠上吗？”

“呃……这个，应该不会。”，里恩的声音越来越小。

守墓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克洛陪着里恩点头哈腰地认错，用他的花言巧语把大爷伺候得十分舒坦，最终成功借来了锹。

克洛扛着铁锹：“说吧，渣男，你要锹做什么？”

里恩套上外套，接过雨伞，拉起克洛的手带他走到墓园深处。

“克洛·安布斯特之墓？啧，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看到咱们两个的墓了，真不吉利。不过这位置还挺不错，居高临下的。”

“抱歉，早就该把它移走的，只是想着应该带你一起来。我没往深处考虑，影响你心情了吗？”

“那倒没有，我也不打算留一个坟墓作纪念品。只不过我可太惨了，人还没死，坟就要被掘三次了。”，克洛自嘲道。

“啊哈哈……这都是没办法的事，麻烦你忍耐一下吧。”

“好吧。要不要顺便把你的那个也平了？”，克洛提议。

“不用了，我现在是里恩·舒华泽，让它替我陪着奥斯本一家吧。”

“好嘞，那就开工吧，早点回去还能赶上午餐。我想吃药膳七草釜饭，你给我做——这是精神损失费，别妄想额外收钱。”

“好好好，都听你的。”

两个人顶着守墓人利刃一样的目光将克洛的坟墓夷为平地。结束时，里恩长舒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了背负多年的重担。两人擦干克洛骑来的导力机车，里恩坐在后面帮忙撑伞，克洛一路骑回利弗斯，就没有像来时浇得那么狼狈了。



# 13

里恩和克洛吃过午餐，换了身干爽的衣服，召集七组成员开始小要塞攻略。

本次的路线已经被总校的学生们测试过，只是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靠实战维持手感。博士听到他们的请求，噘着嘴批判不要以没有价值的重复实验浪费他宝贵的时间，让敏特和媿妲代替他出席。

攻略到了尾声，七组还处在战斗中，一向马马虎虎的敏特按错了一个按钮，吸收EP力场瞬间抽空了所有人的EP，所幸大家应对得当，媿妲也及时纠正了系统偏差，没有人受伤。

今早见到的雷克特激发了克洛的灵感，来之前在福利社买了副扑克。他重操旧业拿起双枪，偶尔扔几张无关痛痒的纸牌，以远程人员的身份缀在后面划水，还美其名曰是在给年轻人提供锻炼的机会。同学们对这些纸牌产生作用的原理十分不解，克洛自称这是“将一切交给命运的神秘王牌，会发生什么要等用了才知道”，被集体吐槽与其占用出击名额玩抽卡游戏，不如作为预备队员从旁辅助。里恩听了克洛“锻炼年轻人”的辩白后点头说有道理，拉着他一起到队尾殿后，让学生们自己克服困难。

克洛仗着有人撑腰，更加理直气壮地划水，甚至把核心回路换成了永恒，配合黑暗料理进行花样百出的攻击。由于他行动的结果实在是难以预测，其本身就成了同学们面对的最大困难。尽管他也在敏特的物理封魔之下作出了贡献，依然受到了大家的唾弃，连带着纵容他的里恩也遭到了声讨，最后在众人激烈的呼声下没收了他的捉弄回路。

从小要塞出来后，两人迅速解决了之前没时间处理的委托，结束了一日的行程。

克洛洗完澡换上了T恤短裤，哼着歌，甩掉拖鞋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而里恩正坐在书桌前把早上收到的玫瑰制成标本。

克洛：“没必要，还想要的话我可以再送你嘛，又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随便做做手工而已，别在意。”

里恩收拾好工具，搓了搓手，从门口的架子上找来一个细长的烟灰色玻璃瓶仔细擦干净，把花插进去，摆在了那枚富有纪念意义的50米拉后面。

“还挺心灵手巧啊，是做贤妻良母的料。”，克洛枕着手揶揄，“你不会还会做针线活儿吧？”

“确实会啊，用我教你吗？”，里恩跃跃欲试。

“呃……不用麻烦了。”

时间正好到了九点整，里恩被生物钟驱使着打开了收音机。

克洛：“……”

“托利斯塔电台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星夜时分」时间~”，导力收音机里传来了某个非常熟悉的女性声音。

克洛的嘴角抽了抽：“真是期期不落又准时，该怎么说你……等我组织一下语言。”

“抱歉，个人习惯，毕竟我是蜜丝缇小姐的忠实粉丝嘛。”

“令人奇怪，薇塔这个危险又狡猾的家伙究竟是从哪骗来的这么多粉丝？”

“克~洛~别说我坏话呀，我听得到哦~”，魔女甜腻腻的声音顺着二人的脊椎黏了上来。

克洛噌地钻进被子，把自己裹成茧子，从缝隙中挤了个头出来：“不要滥用魔法监视异性宿舍啊！你是猥琐阿姨吗？”

蜜丝缇没有回答克洛，广播继续正常进行，仿佛刚才的对话是个错觉。

“已经到了秋天了，这几天都在下雨，大家有照顾好自己吗？秋雨总是带来悲伤的氛围，不过如果能和恋人共撑一把伞，漫步在金色的林间小路上，一起听着雨滴打在伞面上的声音，也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呢。同时，秋天也是丰收和忙碌的季节，大家最近在忙什么？我的话，是在四处旅行，为从小陪伴我的小鸟寻找治病的药方，说不定你们会在哪偶遇到我哦……”

克洛：“心虚了，这女人。”

里恩：“你要这么夸张吗？”

“她在偷窥你诶，就不怕她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吗？再迟钝也给点反应。”

“没关系吧？我也没什么不能看的。换成是我偷窥她才需要在意。”，里恩事不关己地笑了。

“男人的隐私也是隐私，你这个样子早晚要吃亏的，哥哥很犯愁啊。”，克洛龇牙，低声鬼鬼祟祟地说，“你想想，结束了忙碌的一天，想要放松一下的你躺在床上，正在和自己的小兄弟愉快地玩着制作鲜奶喷泉的游戏，结果被魔女用秘术现场直播到学生们的宿舍……”

“你非用这种方式放松吗！”，里恩面红耳赤地制止了他的下流发言，“别污蔑克洛提德小姐了，在你来之前也没有过这次的情况啊，先从自身找找原因。”

“不管怎么反省，这种事都绝对怪不到我的头上！”，克洛跳脚。

里恩决意开始反击：“你平时有这么害羞吗？不就是和关系匪浅的大姐姐说了句话，至于吗？”

“你平时有这么八卦吗？我们两个根本没有需要特殊阐述的关系。”，克洛艰难地抬头，“你这粉丝也千万不要对她有什么想法啊，跟她混在一起迟早会小命不保的，你看你面前的我就是最直观的例子，趁早转移目标。班长就不错哦，同样是神秘的魔女，还是绝赞的巨乳眼镜娘。”，他伸出一只手比了个胸部的形状，猥琐地抖了三抖。

“不要对女同学的身材品头论足！我没你那么多乌烟瘴气的想法。……而且要说大胸……克洛的……克洛的胸也很大啊！”，里恩耳根通红，缺乏底气地追击道。

克洛的暂停键被按住了三秒，然后开始冲着窗户大呼小叫：“来人啊！救命啊！里恩教官性骚扰啦！终于要对自己的学生下手了吗！”

“别吵！学生们要睡觉了。”，在厚脸皮大赛中惨败的里恩捂住克洛的嘴，“不要再小题大做了，鸵鸟出洞！”，一边说一边抓住他的被角试图掀起来。

“不是鸵鸟是乌鸦。嘎嘎！”，克洛发出意味不明的叫声，使尽浑身解数夹住被子，“松手，你拽到我美丽的羽毛了！”

本该在阅读观众来信的蜜丝缇突然出声：“别听他的，克洛现在看起来很开心哦~”

“你怎么还在！”，克洛噔地弹起身，被紧紧裹在身上的棉被绊倒回去，又费力地拱了起来，“男子宿舍是魔女不该触碰的禁域，收手吧。”

薇塔的影像凭空浮现在空中，她抚着脸惆怅道：“我在关心你，你居然叫我阿姨。好歹我也做过你的监护人，你却这么忘恩负义。”

“我认真地、诚恳地、发自肺腑地道歉，好了吗？我不需要这种关心。”，克洛冷淡地回答，“你都被灌输了什么怪东西，能不能少跟那两个恶趣味的女爵士鬼混在一起。”

“只有部分来自她们，还有一些来自艾玛和道听途说。现在帝国好像有很多人在关注你们的关系进展呢。”

里恩帮克洛把缠得乱七八糟的被子摘了下去，疑惑地问：“关注什么？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啊。”

“别问了，一听就是那些胡编滥造的淑女小说。我收回前言，现在班长也要剔除考虑范围。”

薇塔：“怎么能说是胡编滥造？描写得有模有样呢。对了，包括你引以为傲的大胸哦~”

克洛捂住了里恩的耳朵，“所以你这么费力地偷窥，就是为了创造机会污染少年纯洁的心灵吗？”

“最大的污染源就是你。”，里恩拍开他的手吐槽。

记仇的魔女唯恐天下不乱地挑拨：“没事就不能和老情人叙叙旧吗，我亲爱的骑士？”

“谁是你老情人啊？少废话，有事快说。”，克洛气急败坏。

里恩在一旁僵笑着打起圆场：“是啊，克洛提德小姐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就好了。”

薇塔：“好吧好吧。我需要一些生长在极寒地带的鸟型魔兽粉末，听说你们要去悠米尔，艾辛格特山脉的天空独目鸟就拜托了。”

里恩：“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克洛：“早说不就好了。下次能不能用正常一点的方式通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arcus号码。”

“这才是符合魔女身份的登场方式啊。”，薇塔坏心地眨眼，“放心，我没兴趣窥探你们的幸福生活，请随意一点。”

魔术投影缓缓收起，里恩一本正经地掏出了教官手册，把新的委托填写上去。

克洛：“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我好难过啊。”

里恩啪地合上手册，爽朗地笑道：“谁让克洛对五年的‘老情人’太严厉了，始乱终弃不好吧？”



克洛抓狂地解释：“没有的事！别听她血口喷人。”

里恩不置可否，抬腿摘掉衬衫夹和腿环，换上了睡衣。

克洛趴在枕头上，拄着下巴看着他，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里恩~今晚让我睡在你的床上吧~”

“为什么？”

克洛滚来滚去：“里恩的床又香又软，我的床又臭又硬，硌得人家睡不好觉嘛~”

“这样吗？那我们换床睡吧。”，里恩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茫然地戳了戳床垫：“其实没什么区别吧，连被褥都是一样的。——你干嘛用这种吃了蟑螂的表情看着我？”

克洛无语凝噎，灰溜溜地和里恩换了床。里恩关了灯，抱着克洛的被子闻了闻，满腹狐疑地躺了下去。

“里恩。”，克洛在黑暗中突兀地出声。

“嗯？”

克洛语气严肃道：“其实不止胸肌，我的‘鸟型魔兽’也很大，想不想看看？”

里恩默默走到克洛身前，目光和善、动作和缓地拉起被角，轻柔地盖过他在黑暗中发着绿光的狼眼，双手交叉压住他的口鼻：“来看看吧，终焉的十字！”

-----

第二天一早，里恩醒来，回头发现克洛皱紧了眉头，浑身紧绷，像是被魇住了，轻轻摇了摇他的肩膀。克洛瞬间惊醒，猛地起身。

里恩拦了一下以免他翻倒：“你这个样子真少见，做噩梦了？”

“被铁血抓去谈心了。”，克洛吐出一口浊气，心有余悸地抬起胳膊擦掉了额头上的汗，“你的床绝对有蹊跷，以后我们还是换回来吧。”

# 14

埃雷波尼亚帝国东部，诺蒂亚州，黑银钢都卢雷。

天气晴好，是正适合秋游的好日子。七组成员们跃跃欲试地开始了本次的实习，与同路而来却被分配到扎克森矿山和黑龙关的总校生们的郁郁不乐相反，大家对明天的公费温泉旅行十分期待——克洛判断悠米尔的行程安排显然是分校长为某个魔女开的后门，至于她有没有动其他歪脑筋则不得而知。

“真的假的？里恩教官居然会反向走电梯？”，悠娜站在卢雷的导力扶梯上，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道。

克洛咧着嘴揭起了里恩的短：“那是当然，我可以用里恩的人格发誓。顺带一提，他还因此被万能的女仆小姐瞪过哦。”

“因为里恩教官的人格非常高尚，所以这个誓言一定是真的。”，库尔特老实地应和道，“不过这个画面真是难以想象。”

克洛：“怎么难以想象了？洒脱的少年忽略周围所有异样的眼光，从上行的扶梯顶端欢快地俯冲直下，再冲上反方向的扶梯，如此反复三次。哎呀哎呀，就算是老气横秋的里恩教官也有像我这样天真烂漫的时候啊。”

“还、还挺可爱的……不对！里恩教官怎么会做这么幼稚的事情？”，悠娜觉得是早餐吃得太饱产生了幻觉，拍着脑袋陷入到沉重的自我怀疑之中，以至于忽略掉了克洛话中值得吐槽的部分。

亚尔缇娜面无表情，分析后冷静地得出结论：“根据过往情报总结，这件事的可信度很高。”

亚修斜眼看向悠娜：“你们没发现吗？自从安布斯特插班过来，舒华泽和他就像一起年轻了二十岁，肯定早有前科啊。”

克洛：“那还真是多谢夸奖了。”

亚修：“不客气。”

妙捷：“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真是让我们这种怀春少女心生妒忌♥”

悠娜默默退后两个台阶：“只有你是这样，请不要带上‘我们’这个词。”

一直僵着肩膀背对众人一言不发的里恩额角冒出了冷汗，犹犹豫豫地提醒：“呃，那个，RF大楼要到了哦。”

亚尔缇娜：“默认了呢。”

妙捷：“默认了呢♥”

克洛：“我就说吧~”

感受到后背一道道针刺一般的目光，里恩自暴自弃道：“确有此事没错，但是在这么大的电梯面前谁能忍得住啊！”

悠娜目瞪口呆：“诶.....里恩教官？”

库尔特恍然大悟地捶手：“有道理，怪不得我从刚才就一直感觉自己的内心在呼唤我做些什么。”

悠娜：“库、库尔特君？！”

亚修露出了嫌弃的表情：“看，像我这样的成熟男人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克洛拍了拍手：“好了好了，不管你们承不承认自己灵魂深处的蠢蠢欲动，一会儿里恩教官都会带领大家实现反向电梯赛跑的愿望的。”

里恩不满地责怪他：“别带头起哄了，当时你不也跟着跑了？”

亚尔缇娜附和道：“嗯，这个的可信度还要更高一些。”

克洛开始了惯常的强词夺理：“怎么能把我和你相提并论，你不是从小就来过卢雷吗？怎么还这么兴奋？”

里恩正要反击，突然想起了某些不太愉快的往事，脸色阴沉下来：“你光是实习就来了三次，背地里为了帝国解放战线不知道来过几次了吧，不也一样？”

众人的眼刀一致刺向克洛，他见势不妙，东张西望地吹起了口哨，终于结束了此次对里恩的讨伐。

雪伦站在RF本部大楼前，看到他们过来，远远地行了个礼，将他们迎接到大厅的沙发上奉上了茶点。

克洛伸着头环视了一圈：“小亚莉莎呢，在忙吗？”

雪伦抚着脸颊无奈地模仿起亚莉莎的语气：“大小姐确实在为赔款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不过她的原话是：‘那家伙满脑子都是克洛克洛克洛，我才没时间理他！’，这样子。”

里恩感到了莫名的寒意，猛地一抖，手中的红茶差点洒出来，警惕地回头张望。

亚尔缇娜接话：“我证明，北方战役的时候教官就老是‘那家伙’、‘那家伙’的。常见句式包括但不限于‘要是那家伙还在就好了’，‘如果是那家伙的话会怎么做’、‘那家伙会喜欢这个吧’，每天复读八遍，会有点烦人。”

里恩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有吗？”

悠娜回忆了一下：“这么说好像真的很符合现状。”

库尔特感慨道：“教官和克洛的感情真的很好啊。”

妙捷：“都说了这就是爱情嘛♥”

“够了，不是所有美好的感情都是爱情。”，克洛拍了一把里恩的后腰，“你看看你，老是缠着个臭男人，都要把潜在的追求者们吓跑了。”

里恩哭笑不得：“我又怎么了？”

妙捷扬起了恶魔的微笑：“里恩教官~你别担心，克洛他只是害羞了而已。而且就算大家都被吓跑了我也不会跑的哦♥~”

“你最近怎么变得比塔琪安娜还狂热？”，亚修皱着鼻子疑惑地吐槽。

克洛鼻孔朝天哼了一声：“那是当然，你要是跑了可就毕不了业了。”

妙捷皮笑肉不笑：“没关系，我还可以回来插班啊。”

雪伦愉悦地旁观着众人叽叽喳喳地胡闹：“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对不起，大家可以当我什么也没说吗？”

克洛：“事到如今撤回也太晚了吧？”

雪伦掏出了委托清单，嘴角上扬着叹气：“克洛先生也很不容易呢~应该和大小姐有的聊。”

里恩确认了委托列表：“克洛和亚莉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克洛抢在雪伦乱来前完成发言，“多·谢·你了哦，雪伦小姐，你和我们这边的公爵大小姐应该也很聊得来。”

雪伦掩嘴笑道：“呵呵，您太客气了~”

妙捷愉快地双手合十：“好像是这样呢~改天来办一场茶会交流一下吧。”

其余的人处在状况之外，百思不解地看着三人阴阳怪气地斗法，风暴正中心的里恩反而是最平静的那个，他淡定地告别雪伦，带领七组正式开始了今日的实习。

克洛：“发给帮派分子的酒会邀请函？”

里恩：“嗯，伊琳娜会长的人打探到了丢失的新型导力器原型的消息，从熟悉的帮派头目手里拿到了它。据说是邀请了各行各业的人，每种最多四人，而且共用一张邀请函。”

克洛：“邪门得很——时间地点呢？”

里恩：“时间是下午两点，地点在上层的酒吧F。这间酒吧似乎连巡逻兵都不常去，如果之前没有惊动到RF的线人，这场酒会可能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库尔特：“没记错的话卢雷上层区域的居民大部分是RF的工程师和干部，为什么非要叫来各行各业的人也值得考虑。”

克洛：“这样看偷走原型的人既不是为了销赃拍卖个好价钱、也不是为了暗度陈仓剽窃技术——大小姐，你有想法吗？”

妙捷：“像是要进行什么奇怪的仪式，或者是……为了炫耀？”

亚修：“规矩这么花里胡哨，我们拿到邀请函的中间环节还这么多，不会是谁的恶作剧吧？”

悠娜：“这种似曾相识的恶趣味……难道又是那个怪盗绅士吗？”

克洛：“不不不，我和他接触的比较多。审美炼狱的邀请函、下午两点的酒会、地点还在冷冰冰的工程师们最爱的酒吧，也太没有格调了，不符合此人一贯的行事风格。”

里恩托腮道：“如果是他的话，大概会在地标建筑的手扶梯上做文章。”

亚尔缇娜：“我赞同。——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对那个电梯如此感兴趣，除了教官。哦对，还有克洛。”

克洛：“后面那句是多余的。”

里恩：“咳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先为酒会做好准备吧。既然人数上限是四，为了符合帮派分子的身份，这次行动就由男子组参加，女生们在外面准备支援，可以吗？”

“是，教官！”

克洛：“这时候就怀念起奥尔迪涅了，要是骑神们还在，直接开过去大干一场就完事了。”

里恩：“不，这怎么想都不是个好主意。”

“呀~~~那就只能cos成黑道成员了吗，好期待。”，克洛眨眼，“所以里恩教官制定好潜入计划了吗？”

里恩：“嗯……总之先准备几身合适的服装？”

克洛不予认可：“服装也需要根据人设来定啊，首先要完善背景设定才行。”

里恩挠头：“什么人设？”

“比如社会背景、人际关系、行事风格之类的，服装也是人设的一部分。”，克洛摩拳擦掌起来，“以你为例，人设可以是家道中落，被上门催债的黑道老大强抢作压寨会计的弱气贵族少爷；也可以是表面温文尔雅、实则心狠手辣，人面兽心的幕后大哥大。”

亚修挠了挠下巴：“听上去不错，我支持方案二。”

库尔特点头：“那我也投方案二一票。”

里恩滴汗：“就没有稍微正常一点的吗？”

“这样才够戏剧化啊，不然以你实际的个人形象很难与角色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克洛解释道，“其实我个人更喜欢方案一，很遗憾一比二落败了。”

里恩：“为什么你们擅自结束了投票？也稍微顾虑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想法啊。”

里恩微弱的声音湮没在群众的浪潮之中，克洛继续提议：“社会背景大致决定了，来讨论人际关系吧。我们是追随里恩大哥的小弟，有意见吗？”

库尔特：“没有。”

亚修：“嘁，随便吧。”

里恩：“等等……”

克洛的语速飞快：“好，全票通过。下一个问题，行事风格。方案一，冷酷的大哥只需要像暴走的时候那样说‘噉！’、‘哦！’、‘嗯！’、‘汪！’就可以了……”

里恩打断：“没有汪！”

“方案二，大哥每次开口都要带着邪魅的微笑，就像这样：‘呵，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里恩急切地举手：“我要行使每场游戏仅有一次的一票否决权，两个都pass！我就像平常一样不行吗？”

“啧，勉强也可以。既然是尊贵的一票否决权，那就只能依大哥你了。”

被晾在一旁很久的亚尔缇娜：“为什么里恩教官也流畅地融入了讨论，还擅自发展出了多余的设定？”

妙捷慈爱地捂住了她的眼睛：“是中二病发作了哦，小孩子不要看，会长针眼的。”

克洛：“最后，根据以上设定选择服装。方案一，性感的紧身衣配上时髦的皮带；方案二，正统却无趣的黑色西装。三，二，一，举手！”

四人中只有克洛举起了一，他惊疑地看向亚修。

亚修扭头躲开了他的视线，摸着后颈说：“虽然很想选一试试啦，但你都说了要结合设定，那样就OOC了吧？”

克洛泄了气：“啧，居然败给了文艺男无用的坚持。”

库尔特：“哈，哈，哈，感觉故事背景已经在克洛导演的完善下逐渐丰满起来了。”

克洛迅速重新打起精神：“还没结束！接下来是库尔特。”

“诶？！”，库尔特猝不及防地遭到点名，“我做不到的吧？”

里恩思索道：“库尔特一向很稳重，要扮演一般的帮派分子大概不容易，如果是衣冠禽兽型的文职干部就比较合适，可是这样又和我的角色属性重复了。”

克洛：“要不然还是让悠娜来吧？人设就是做事不经过大脑的野蛮小太妹。”

悠娜的头顶爆出了青筋：“不好意思，我没听清，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要不然还是让悠娜来吧？人设就是做事不经过大脑的野蛮小太妹。”，克洛毫不犹豫地重复了一遍。

悠娜攥紧了铁拳：“里恩教官，我可以让这位同学再也不能使用他那比蚊子屎还小的大脑吗？”

“好吧，我想通了，这也是自我磨砺的一环。”，库尔特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拉住了悠娜，“我可以先试一试普通帮派成员的角色，继续讨论克洛和亚修的设定吧。”

“哈？”，亚修和克洛异口同声地发出了惊奇的声音。

克洛神色倨傲，摊手道：“你在开什么玩笑？难道我们两个不是只要本色出演就够了？”

库尔特：“……”

里恩：“……很有说服力。”



# 15

一行人前往卢雷下层的商店，对男子组进行了全副武装，于下午两点十分“准时”出现在酒吧F门前——克洛坚称这就是黑道分子的准时，而且如果不是担心错过重要的情报，他本打算半小时后再过来，好在现在酒会还没有正式开场。

里恩穿着剪裁考究的三件套，还戴上了那副“只要戴上它所有NPC都认不出你就是帝国英雄灰之骑士”的平光眼镜，彬彬有礼地和接待人握了握手，出示了邀请函：“您好，我是托马斯组的尼欧，后面的是我的朋友，请问我们的座位在哪里？”

在他身后的克洛和亚修穿着自己的私服，懒懒散散地杵在那，只有在里恩回头时才赏脸点头哈腰地露出个谄媚的狗腿笑容，神色体态都有模有样，与所属角色的契合度近乎达到了百分之百。

接待人隐约觉得里恩是个深藏不露的大人物，不敢怠慢，但当他看到库尔特时就皱起了眉：“这位是……？”

库尔特的着装十分精彩。之前他被克洛和亚修捡了软柿子架住，套上了件五光十色的嘻哈服，勉强盖过膝盖的裤子破破烂烂，像是刚在绞肉机里滚了一圈，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了镶满铆钉的皮靴。当时里恩一边换装一边摆出无手型以防克洛突然袭击，尚且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只能愧疚地表示爱莫能助。

现在库尔特仿佛是被傀儡线牵着一样摆出了吊儿郎当的姿势，浑身上下都提着一口气，仔细一看到处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违和感。虽然能照出人影的墨镜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别人依然能从他僵硬的嘴角发现一丝怪异的端倪：“我是托马特组的库尔特，十七岁，来自帕尔姆的商人家庭，与父亲关系不和而离家出走，在帝都赌马时受到尼欧组长赏识收入麾下，由于面目俊美，以克洛和亚修为代表的前辈们也对我寄予厚望……”

“总之就是个新来的小白脸，大哥让他跟着长长见识。”，克洛见势不妙横插一嘴，吸引到了接待人的注意，暗暗驱动魔眼，成功地降低了他的戒备心，“别看他长得一表人才，其实脑子有点问题，但女孩子们并不会介意哦~”

接待人会意，嘿嘿笑了起来，迷迷糊糊地收下邀请函引他们入座。

库尔特帮其他人拉开椅子，甫一落座就习惯性地正襟危坐起来。

“太死板了啊小少爷，帮派底层的小喽啰哪会坐得这么挺拔端正？”，克洛紧张兮兮地凑到他耳边提，“再融入角色一点，现在哪怕咬紧了牙关也要认定整个塞姆利亚大陆都是老子的摇滚毯才行。”

库尔特果然咬紧了牙，紧绷着贴到椅子上：“我，不，老子会努力的！”

“……还是很违和。总之就照这个感觉继续加油吧，记住不要再用敬体了。”

“知道，别废话了。”

克洛竖起大拇指鼓励道：“就是这样，不愧是优等生库尔特君！”

旁边有服务生经过，为了掩饰他们的窃窃私语，库尔特乍然提高了音量，还自作主张地发出了非常标准的弹舌音：“老子十岁被主日学校劝退前就没考上过两位数，你这【哔—】是在侮辱我吗？”

克洛被库尔特突如其来的消音词糊了一脸，感觉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顿了顿，评价道：“补全人设这点很棒，但也没必要逼自己说粗俗的话啦，你看你耳根都红成鲜艳晚霞之下的绯红帝都了。来，看看我们大哥是怎么做的。”

里恩正半眯着眼慵懒地靠在椅背上，浑身舒展，翘着华丽的二郎腿，十指交叉，轻松地搭在膝上。他微笑着说：“看我做什么？你们一坐下就开始交头接耳，还要继续的话请先切掉三根小指头赔罪哦。”

克洛受到了二次冲击，定了定神吐槽：“不管怎样在座的各位小指头都只有两根吧！”

里恩保持着礼貌的微笑：“没关系，用别的头代替也可以，男人的身体上起码有二十四个头嘛。”

亚修瞠目结舌地看着里恩，掩着嘴悄悄对克洛说：“喂！你是不是教育得过火了？”

克洛心虚得满头大汗：“没、没有吧……我觉得是他自己举一反三过头了，嗯，一定是这样。”

“哪二十四个？”，库尔特对他们的反应一头雾水，适时地发扬了勤学好问的精神。

亚修挑眉，吹了声口哨：“手指头，脚趾头，脑袋，乳头，g……”

“好了，闭嘴吧。”，库尔特在桌下用铆钉尖踢了他一脚。

克洛：“真棒啊，清纯的后辈终于学会讲黄色冷笑话了……才怪！里恩你冷静一点，虽然不像库尔特表现得那么明显，你也混乱到放飞自我了吗？”

里恩松了松领带，用一如既往的温柔语气说起了奇怪的话：“叫大哥——怎么总是没大没小，不能因为我们是一起称霸主日学校的青梅竹马就总是忽略帮内辈分的问题，谁让我的父亲瓦利玛在帮里的权力斗争中打败了你的爷爷奥尔迪涅呢？”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克洛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你怎么也开始乱加设定了？我才不想认奥尔迪涅当爷爷！”

“大哥这不是很好地进入状态了吗？”，库尔特焦急地替里恩辩护，“老子们第一次担当这种角色，把握不好分寸，哪能像你们这些影帝一样熟练啊。”

“我建议你也闭嘴。”，亚修对他的僵硬演技的嫌弃明晃晃地摆在了脸上，“我说，既然角色在身就没必要遵守禁酒令了吧？我们在这干坐着不是很奇怪，能给我一杯格兰·夏利拿吗？”

里恩突然正色道：“想都不要想，在校生禁止饮酒。”

亚修：“好，终于恢复正常了，刻在舒华泽骨子里的母性光辉重新闪闪发光了。”

克洛感动地和亚修击了个掌。

好在里恩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不动声色地扫视了整间酒吧：本就不太宽敞的空间经过重新排布艰难地挤下了八张小桌，坐着二十几人，年龄不等、身份不一；服务生有三人，根据气息推测，隐藏在暗处的还有五人，万一发生武力冲突的话，这里的空间可能会很促狭，施展不开拳脚。

里恩留意着四周的环境，在心里默默制定着应对策略，突然看到门口走进来两个熟人。

矿工装束的乔治和安洁丽卡跟随指引在吧台边坐下，他们戴着一副“只要戴上它只有主角才能认出你”的护目镜，看到七组微微错愕了一下，抬了抬手指向他们示意。

参与者似乎是到齐了，酒会的正式环节还是没有开始，主角也没有出现。吧台上阔气地堆放着整列整列价格不菲的鸡尾酒和精致的糕点，任人自取，然而客人们的兴趣显然都不在于此，零星地有几个客人借取饮料的机会走动起来，低声相互交换情报。里恩竖起他灵敏的耳朵，隐约听到“Arcus”、“新型”、“怎么回事”之类的词语，看来情报没有错误，而且大部分人也和里恩他们一样对这个酒会知之甚少。

安洁丽卡也趁机端了杯酒，拉着乔治走了过来，浮夸地揽过了里恩的肩膀：“呀，这不是一一你吗！啊哈哈！我们矿工萝丝薇瑟和盖欧尔格和你们好久不见了啊！”

“是啊，就是我托马特组组长尼欧，一个多月没见，幸会了。”

“原来是这种设定，怪不得库尔特穿得这么……时尚。”，安洁丽卡哂笑了一声，起了玩心，转向克洛说：“齐格飞看上去也很精神嘛，记得替我向蓝之九重永远问好啊。”

“你在乱起什么外号？——先不说这个，你们来这干什么？”，克洛压低了声音问道。

“我叔父在第一制作所的旧部有不寻常的动静，还搞了个劳什子酒会，不知道想干什么。最近赔款搞得整个卢雷都乱成一锅粥了，我这不是怕他们借机生事嘛，就从我可爱的小迷妹那借了邀请函过来凑个热闹。”，安洁丽卡拖了个凳子大大咧咧地坐下，“我还想问你们怎么也来了，得到了什么消息吗？”

克洛：“我们这边是第四开发部的导力器原型丢了，知情人说这个酒会上有线索。”

亚修：“既然如此，大概率是RF出了内鬼吧？监守自盗？”

安洁丽卡点头：“很有可能。”

里恩推了推眼镜：“现在的情报不足以下定论，还存在其他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总之找到幕后黑手砍了就是了。”

库尔特握紧了拳头：“好！大哥说砍谁老子就跟你砍谁。”

乔治瞅了瞅里恩，又瞧了瞧库尔特，错愕道：“你们两个今天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对劲？”

克洛：“是错觉吧。”

亚修：“是错觉。”

“是入戏太深了吧？”，乔治作为经验丰富的影帝，很快看破了事情的真相，无奈地叹了口气，“安刚才也说要遵守角色设定，非让我晚点儿再来。”

亚修嘲讽地瞟了眼克洛：“听起来真耳熟，你们的脑回路是一根木头雕出来的吗？”

克洛翻了个白眼：“这不是没错过什么吗？正好证明了我们的考虑周全。”

亚修：“哼，得了吧，只能证明主办方考虑得不周全。”

库尔特拍桌：“不要随便质疑大嫂的决定，你这【哔—】眼里还有大哥吗！”

“够了！已经没有人会在意黑道设定这种东西了，再说就烦了！”，亚修有些崩溃。

克洛摔了下杯子：“喂！先说清楚大嫂是什么东西！”

里恩笑逐颜开地按住了克洛的肩膀：“挺好的补充设定，不是吗，大嫂？”

克洛挣扎：“我不同意！”

“我同意这门亲事，反对无效！”，安洁丽卡快活地搭了把手按住克洛，让他和桌面来了个亲密接触，“来说正事，我和乔治发现了几个眼熟的工程师，RF商店经理，还有工科大学的教师，都是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给我邀请函的女孩子也是个出类拔萃的勘探师，把这些

人召集到一起一定有不小的打算啊。”

里恩正色：“嗯，我们要谨慎行事，调查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他们的安全。”

克洛侧过脸咬牙狠狠道：“安洁丽卡你这个叛徒！乔治，快制止她！”

乔治憋着笑：“我也在劳动改造中啊，你自求多福吧。”

这边已经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为了避免太过引人注目，安洁丽卡和乔治很快回到了原位。一行人又百无聊赖地等了十多分钟，酒会的发起者这才姗姗来迟。

这是一个趾高气扬的年轻男人，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粉色西装，头油抹得锃明瓦亮，身上戴满了金光灿灿的饰品，还拄着个桑木的文明棍，举手投足故作高贵，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

克洛的嘴角抽搐：“……这人谁啊？品味有够低劣，我的审美受到了侮辱。”

里恩收到了安洁丽卡发来的短消息，说：“海德尔前董事的秘书，仗着伯爵舅父的关系留在了第一制作所下属的机械公司。”

亚修：“贵族老爷还真舒服啊，出了那种事情还能在公司苟延残喘。”

库尔特斜过眼——然而被墨镜挡住了，完全看不出他的表情有什么变化：“RF的各大势力盘根错节，为了平衡不能轻易铲除某个派系，和整个帝国的现状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前秘书走到了台子上，敲了敲拐棍，装模作样地鞠了一躬，开始了他的开场白：“诸君，感谢你们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赏脸一聚。我想大家都是为了RF的新型导力器而来的，不过先别急，且听我讲一个故事。”

克洛：“怎么能不急，我都如坐针毡了。”

当然秘书先生并不能感受到克洛的腹诽，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奋斗史”，控诉当今帝国的不公平，RF策略的愚蠢，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都是些自以为是且老生常谈的话题，说得人昏昏欲睡，下面的客人全都不耐烦起来。

当他第三次提到贵族派和革新派之间无谓的斗争时，里恩发现暗处的保安们已经悄无声息地聚集到门口，示意吧台旁离他们最近的乔治和安洁丽卡注意他们的行动。

半小时后，前秘书的漫长演讲终于要窥见尾声，他突然提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而现在，掌握着莱恩福尔特重要的战术导力器技术的第四开发部，居然被交到了亚莉莎那个黄毛丫头手里，仅仅就因为她是会长的女儿！我作为个人奋斗的推崇者，实在是无法认同！”

库尔特的表情依然非常神秘莫测：“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从他这个关系户的嘴里说出来真是恬不知耻。”

“不过你别说，小亚莉莎还真是个‘黄毛’的丫头。”，克洛发现了新的梗，兴致勃勃得就像是缺钱时正好捡到了五十米拉。

里恩抖了抖：“太冷了，不好笑。”

秘书的情绪高扬起来，“诸位，今天我召集大家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我机缘巧合下得到了第四开发部最新的导力器原型——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遗失，不正说明了现任室长的无能吗？如果我们这些精英能够排除贵族平民之类无聊的身份隔阂，建立新的公司，抢先生产出新式导力器，一定能将她一举击溃，夺回卢雷的荣耀！”

下面的坐席中顿时喧嚷起来，质疑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絮絮叨叨地废话了这么久，说到底还是要剽窃别人的技术啊，简直是痴心妄想。”，亚修抖着腿，掏了掏耳朵，“以这人的智商到底是怎么从RF那种严防死守下搞到导力器原型的？”

里恩轻扣桌子提醒道：“不要轻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克洛向吧台那边使了个眼色：“是啊，他怎么能保证来的人都会同意他的做法？门口那五个武装人员都发现了吧？这是场鸿门宴，大家小心为妙。”

大多数客人都是有尊严和底线的，工科大学的几名教师忍无可忍，短暂协商后一同起身打算离开，却被保安拦住“请”回了座位。客人们见势不妙，质疑着自己的人身安全，又掀起了一小波浪潮。

一直在装模作样的秘书终于露出了獠牙，提高了声音尝试安抚道：“不要担心，我是怀着诚恳的态度来邀请大家合作的。如果大家能支持我的事业，就会发现我是个非常和善的人。但是，如果不能的话……”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懂什么？”，安洁丽卡站起来和他隔空对话，“对付这种靠关系上位的卑劣之人就该稍微不择手段一点，大家说对不对？”

秘书顿时喜形于色，两撇小胡子吹到了天上，为她鼓起了掌：“高见！”

下面再次一片哗然，安洁丽卡没有理会，继续说道：“但是。内战之后帝国对铁矿山把持得那么紧，就算是我们是实地操作的矿工也没法动手脚啊。”

乔治附和道：“是啊，从原料、设计、生产加工、再到販售，在座的就这么几个人，哪儿那么容易搞定，我们还有其他的助力吗？”

“啊哈哈，深谋远虑的我早就考虑到了这点！我已经得到了第二制作所的帮助，他们会用战争赔款的份额掩盖我们的动作，不会有任何人察觉。”

克洛低声说：“喂喂！这就把同伙供出来了？诱供也太容易了吧？”

里恩思索片刻，故作不耐烦地开了口：“原来如此，可是他们这么神通广大，怎么不干脆让他们自己第二制作所搞定呢？凭这几个乌合之众就想撬动第四开发部，叫我掺和这些没头没脑的事还不如收保护费舒坦，没别的事还是恕我们不奉陪了吧。”

“啊？有道理……”，前秘书被问懵了，一下子六神无主起来，下意识地瞟了一眼门口，“可是我的协助人认为你们是有必要的，组织这场酒会也是他的主张，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只是负责出面而已……”，他纠结了一会，冲着门口喊道：“怎么回事，你能解释一下吗？”

“笨蛋，现在才意识到有问题是不是太晚了？”，亚修说，“怪不得这家伙自己都糊里糊涂的，原来也是被有心人利用了。幕后黑手就在那边，动手吗？”

里恩摆出了大哥的沉稳气派：“这里不方便动手，先别轻举妄动。”

然而话音刚落，门口一个保安装束的人抢先掏出了一把样式先进的导力枪，对着台子连射三枪，产自第二制作所的武器威力果然强劲，酒吧厚实的隔音墙被击出了三个深坑，难以想象打在人的身上会怎么样。

“嘁，害得我暴露，果然不该对愚蠢的贵族怀有期待，RF早该清理掉你们这些废物了。”

克洛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们的内讧搞出人命，取出武器回手就是两枪：“他也没点名道姓，再沉得住气点你也不至于暴露得这么早吧！”

还好秘书阁下历来养尊处优，还处在身强力壮的年纪，看到袭击者掏枪就迅速地躲到了桌子下面，“护卫呢？我的护卫们在干什么？快把他拿下！”

保安们在袭击者身边围成了一圈摆出保护姿态，显然早已被换成了他的心腹。

袭击者下令：“执行计划B，活捉前秘书，其他人解决掉。把这些‘精英’的人命推到第一制作所头上，一样能达成我们的目的。”

保安们听到命令展开了无差别射击，袭击者躲在后面，射落吧台上成排的酒杯，玻璃碎片噼里啪啦地撒在地板上，酒吧狭小的空间瞬间淌满了一地酒精。

七组带着惊慌失措的客人躲避子弹，克洛啧了一声，为免走火收了双枪掏出双刃剑，伸长了脖子喊道：“洁丽卡！别让他们点火！”

“还用你说！”，安洁丽卡掏上手甲，在乔治战术壳的防护罩下冲到前面，用犀利的寸劲拳击倒了一名来不及防备的保安。里恩紧随其后，顶着弹雨，踏着第二型「疾风」的步法迅速跟上，二人互相掩护，贴紧吧台以攻为守展开反击。近距离下枪械远没有冷兵器灵活，保安们在湿滑的酒精地板上打起了滑，被里恩和安洁丽卡抓住空隙，三下五除二打落了他们的导力枪。

原本还耀武扬威的袭击者见大势已去，嘴里嚷嚷着“废物”，一边射击一边后撤，弹片在狭窄的入口走廊里飞速反弹。他趁别人不能近身，踹上大门，爬上门口本是为前秘书准备的礼车，打算溜之大吉。

乔治用战术壳一击挥开大门，克洛踩着桌子飞身上前，跟着里恩他们追了上去。

在里恩冲出来再次做出里疾风砍车轮之类的惊人举动前，早就守在高处的妙捷果敢而精准地狙击了这辆可疑礼车的轮胎，悠娜驾着机车和亚尔缇娜飞驰过来，一个急刹车稳稳堵住车门，众人一起把袭击者揪了出来。



库尔特甩掉碍事的墨镜，制伏了妄图趁乱逃跑的前秘书：“一群疯子，为了派系斗争就想牺牲这么多人命。”

“我……我也是被利用的！我不想杀人！这都是那个人的计划！我的舅父是罗格纳侯爵的亲信，我可以给你们钱，放过我好不好！”，前秘书还在垂死挣扎，被仍未出戏的库尔特凶狠的一脚踏在了背上，老实下来。

亚修甩出镰刀头捆住了被刀背拍晕的保安们，嘴上也不闲着：“呵，真长见识。看来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哪边都有疯子和傻子。”

克洛押着真正的幕后黑手进来，让他抱头面壁思过。女孩子们由于行动果断获得了教官的口头表扬，集体围观并调戏奇装异服的库尔特后负责安抚起惊魂未定的客人们，获取目击证词。

克洛伸了个懒腰：“亏我们还做了那么多事前准备，结果秘密潜入还是不出意料地变成正面击破了啊~”

亚修把保安们踢醒：“你这准备得最积极的人没资格这么说。”

除了三位女生，剩下的人分成三组各自展开审问，安洁丽卡负责前秘书，克洛负责袭击者，其他人负责四位保安。

前秘书看到安洁丽卡的真容后二话不说就招了个底朝天，把袭击者——也就是第二制作所的副室长——如何借会议潜入第四开发部盗取到导力器原型，如何威逼利诱、蛊惑他走上歪路——和盘托出，誓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恨不得把家里的保险柜密码都报出来，口供丰盛到安洁丽卡来不及记录；冒充保安的人是四名北方猎兵，收钱办事，没有什么值得挖掘的信息；而副室长则怎么软磨硬泡都不肯开口，一副要英勇就义的样子。克洛凶神恶煞地拿起没收的新型导力枪，说要用这个帮他把裤子做成库尔特那种破洞裤，只是自己的射击技术不好，洞破在哪里不敢保证。

克洛神神叨叨地倒数五个数，贴着他的大腿开了两枪作为恐吓，第三次扣住了扳机指向他的某个重要部位，刚才还威武不能屈的副室长立刻双腿打颤，他细细回味了下大腿肌肉被导力波燎过的隐痛，舔了舔上唇终于准备开口。

这时，里恩的余光发现了客人席的异常动静，可是他离两边的距离都太远，来不及阻止，瞪大眼睛急喊一声：“克洛！”

只见借清扫地面隐藏在客人堆里、一直被人忽视的服务员趁人不备突然站起，取出一把古老的火药枪，对着副室长的心脏稍作瞄准，颤抖地按下了扳机。

克洛接到了里恩的警告，眼疾手快地发力，在最后关头推开了还没搞清状况的副室长，自己堪堪收手撤后半步，高速旋转的子弹就划破了他的大衣，从左胸口险而又险地擦了过去。

# 16

下一秒，直冲而来的光剑击飞了服务生的火枪，把他按倒在地。

副室长死里逃生，屁滚尿流地坐到了地上，克洛呲着牙瞟了他一眼，大大咧咧地揉着胸口：“嘶——老马失前蹄，实个习还能光荣负伤。没想到我也能有幸体验一回遭受枪击的感觉。”

“怎么样！让我看看！”里恩急匆匆地冲过来一把拽开了他的手，开始扒他的衣服。

克洛始料未及，捂住前胸挣扎起来，还饶有余裕地开起了玩笑：“没事，只是擦伤罢了。你这是要让我当众裸奔……”

里恩听到一半顿时愣住，瞪大了眼眶，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就这么杵在那一动不动地停顿了几息后，他低着头咬紧牙关，理都不理克洛，加大力度狠狠拉扯他的衣襟。

众人安置好乱作一团的客人，很快围了过来，敏锐的人都感到两人之间的气氛非常诡异，完全由不得别人搭话。

“……吗。”克洛对里恩的突然发难感到莫名其妙，突然反应过来是自己说错了话，不尴不尬地缓缓松手。

里恩一言不发地解开克洛的上衣。克洛胸前被划破的口袋失去了外套的遮挡，从中滑落了一个亮闪闪的环形物件。里恩一心扑在克洛的伤势上，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东西掉出来，克洛意识到那是什么后倒吸了一口凉气，正要强行蹲下就被眼尖的库尔特抢先捡起：“这是，呃……戒指？”

“哎呀……是小情人送的，快还给我啦。”克洛被女生们盯得老脸有点挂不住，伸手要抢。

里恩闻言也伸出了手。库尔特一会儿看看克洛，一会儿看看里恩，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把赃物上交给大哥。

里恩接过戒指，细细端详了银戒指上精雕细琢的狼头，严肃的神情有些松动。里恩把它强硬地塞回克洛的手里，推得他一趔趄，然后继续板着脸和他的衣服较劲。

克洛做贼似的收起戒指，他平白挨了一枪，又被里恩针对，还是自己嘴上没把门的惹来的事，不能拿他怎么着，只能把一腔怨气宣泄给胡乱掺和进来的库尔特：“你这二五仔！知不知道没有原则地讨好老师可是会被同学们孤立的？”

“谁是二五仔啊？老子一直都只对大哥宣誓忠诚！”

“我说你这家伙，不要老是把角色和自己联系到一起啊！就算还没出戏，说好的大嫂呢？被你和小甜甜奶油芝士蛋糕一起吃进肚子里去了吗？”

克洛正忙着批判库尔特，突然感到胸口一凉，低头看，只见自己被里恩扒得敞胸露怀，正正在左胸的疤痕上横着一条小指长的细口，四周有着黑色的火药灼伤，肉微微外翻，缓缓渗出血来，克洛稍微收敛了神色，说：“你看，没骗你吧？这次真是擦伤。来，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的情比金坚，帮我贴个OK绷意思意思就差不多啦。”

“闭嘴。”里恩板着脸掏出了药品箱，拿着酒精棉球毫不留情地往克洛的伤口上糊。

“好痛~~对人家温柔点啦~~~”克洛扭着腰夸张地喊道。

里恩面无表情，把纱布浸满回复药，使足了力气，啪地拍了上去，恨恨道：“疼就忍着。”

克洛这回是真疼了，愣是吓得一声没吭。他没见过这样的里恩，这人平时比谁都好糊弄，哪怕是最生气的时候，随便扯个两三句话立刻就能哄得服服帖帖。而现在，氛围紧绷得就像是一步一雷的排爆现场，周围的气压都变低了，连学生们都受到感染大气都不敢出。

尽管伤口在胸前，克洛却感觉整条脊梁骨都在发毛，对乔治和安洁丽卡疯狂地挤眉弄眼请求支援。

乔治打算出声解围，被安洁丽卡拦住。她无声地和克洛讨价还价了好几个来回，克洛看着里恩冷冰冰的后脑勺，急得抓心挠肝，只得被迫答应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以硬通货——三本珍藏的美少女杂志达成了交易。

趁人之危打劫成功的安洁丽卡终于心满意足地开口：“咳咳。里恩，别担心。克洛大嫂这家伙皮糙肉厚的，不至于老是拔高人类平均死亡次数。”

乔治不紧不慢地补刀：“百分百被背后袭击的倒霉蛋儿，你真是和钢之圣女越来越像了，要不要我单独设计个背负式防御机甲给你？价格的话可以算学生优惠。”

“嘁，亏我还指望你们能吐出什么好话……”克洛发现求人还不如求己，转向不知所措的学生们，坏笑道，“告诉你们哦，里恩超喜欢大胸的，又不能乱摸女孩子的胸部，现在只是在找理由性骚扰好脾气的前辈作替代品而已。”

妙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握拳激动道：“教官！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请等等我！”

“努力什么啊？！”悠娜三观受到冲击也没有忘记吐槽，“没想到……没想到里恩教官竟然是这样低级趣味的男人！”

亚修怒发冲冠：“你这野丫头懂什么？舒华泽别怕，我誓死捍卫你喜欢巨乳的权力！”

悠娜：“你又在激动个什么劲啊？”

“我才不想乱摸女孩子！”里恩终于正常开口说话，“也用不着这种捍卫！”

“哦？难道你是贫乳党？”克洛玩味地说，“亚尔缇娜，你可要小心了。”

亚尔缇娜含着胸躲到了悠娜身后：“了解。”

里恩百口莫辩：“没那回事！我也没说我喜欢贫乳啊！”

亚修：“男人喜欢巨乳有什么错，坦率一点不行吗？”

克洛：“就是，你要是喜欢谁的，不好意思开口，哥哥可以帮你问问能不能摸一下。”

“哟哟哟，可别拖别人下水了，你的不就挺棒吗？细皮嫩肉，还白花花的。”安洁丽卡伸出手指戳了戳克洛的胸肌，“手感也不错嘛，真弹！里恩也来试试？”

“你这女流氓到底想说我皮糙肉厚还是细皮嫩肉？”克洛单手遮胸，牵着里恩的衣角，“里恩，过来，想看大胸咱们两个单独慢慢看。”

“别闹！”里恩挥开克洛的手，“还没包扎好呢，老实点。”

克洛顺手揉乱了里恩的头发：“好了好了，别生我的气了，我以后会注意的。”

“不是生你的气。”里恩一下子软了下来，皱着眉仔细地贴好医用胶带，帮克洛系上了扣子，“我是气我自己。”

克洛取下了里恩的平光眼镜自己戴上，装模作样地推了推：“不就是不小心被子弹擦了一下吗？我受过的比这严重的伤可多了去了。生什么气，你是我雇的保镖吗？事先说好，我可雇不起灰之骑士大人，学生价也不行，我现在的资产可是负的天文数字。”

里恩破颜一笑：“那你可别死了，还完债之前我是不会让你轻易逃跑的。”

克洛愁苦地摸着后脑勺：“这可怎么办，在你成为大陆首富前我想死都死不了了。”

库尔特捂着胸口欣慰道：“大嫂没事，真是太好了。”

“这时候你又想起大嫂来了！少废话，开工。”克洛拍了下库尔特的脑袋，怒气冲冲地拎起瘫倒在地的副室长，拉到一边继续拷问，看样子副室长他不会太好过了。

“亚尔缇娜，让光剑回去吧，过来帮我看一下犯人。我要单独和这位服务员先生谈谈。”里恩眯着眼睛和善地微笑，攥紧了拳头，边走边说，“哎呀哎呀，瓦利玛不在了怎么办，先脸朝下绑到手扶梯盖板上滚个一天再慢慢想吧。”

“光剑。”亚尔缇娜当机立断，放出屏障挡在了里恩面前，“确认里恩教官的危险度已经达到5S，决定予以镇压。”

新七组为了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安全，集体违抗了里恩的命令，收缴了他的武器和导力器，由乔治和亚尔缇娜驱使冥船和光剑左右夹击，将他强行拖离了现场。

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一行人很快整理好了口供。第二制作所的副室长偷取了导力器原型，蛊惑前秘书，妄图激化第一和第四制作所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而阴差阳错枪击了克洛的服务生，则是被他想要借机上位的同伙雇来灭口的刺客。就这么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总之还是离不开贵族派和革新派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经此一役，RF内部的权力平衡怕是又要被搅得一团乱麻。

安洁丽卡联系侯爵府出面安置了受惊的客人们，把剩下的烂摊子推给克洛，骑上导力车，被少女们的爱目送着驶向演习地，赶赴和托娃的幽会，临走还不忘提醒克洛早些把三本杂志送过去。

克洛接过了离队教官的光荣使命，带着学生们前往副室长家里搜到了丢失的导力器原型，一路鸡飞狗跳地把嫌疑人和证物证词送到了RF大楼。

# 17

下一秒，直冲而来的光剑击飞了服务生的火枪，把他按倒在地。

副室长死里逃生，屁滚尿流地坐到了地上，克洛呲着牙瞟了他一眼，大大咧咧地揉着胸口：“嘶——老马失前蹄，实个习还能光荣负伤。没想到我也能有幸体验一回遭受枪击的感觉。”

“怎么样！让我看看！”里恩急匆匆地冲过来一把拽开了他的手，开始扒他的衣服。

克洛始料未及，捂住前胸挣扎起来，还饶有余裕地开起了玩笑：“没事，只是擦伤罢了。你这是要让我当众裸奔……”

里恩听到一半顿时愣住，瞪大了眼眶，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就这么杵在那一动不动地停顿了几息后，他低着头咬紧牙关，理都不理克洛，加大力度狠狠拉扯他的衣襟。

众人安置好乱作一团的客人，很快围了过来，敏锐的人都感到两人之间的气氛非常诡异，完全由不得别人搭话。

“……吗。”克洛对里恩的突然发难感到莫名其妙，突然反应过来是自己说错了话，不尴不尬地缓缓松手。

里恩一言不发地解开克洛的上衣。克洛胸前被划破的口袋失去了外套的遮挡，从中滑落了一个亮闪闪的环形物件。里恩一心扑在克洛的伤势上，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东西掉出来，克洛意识到那是什么后倒吸了一口凉气，正要强行蹲下就被眼尖的库尔特抢先捡起：“这是，呃……戒指？”

“哎呀……是小情人送的，快还给我啦。”克洛被女生们盯得老脸有点挂不住，伸手要抢。

里恩闻言也伸出了手。库尔特一会儿看看克洛，一会儿看看里恩，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把赃物上交给大哥。

里恩接过戒指，细细端详了银戒指上精雕细琢的狼头，严肃的神情有些松动。里恩把它强硬地塞回克洛的手里，推得他一趔趄，然后继续板着脸和他的衣服较劲。

克洛做贼似的收起戒指，他平白挨了一枪，又被里恩针对，还是自己嘴上没把门的惹来的事，不能拿他怎么着，只能把一腔怨气宣泄给胡乱掺和进来的库尔特：“你这二五仔！知不知道没有原则地讨好老师可是会被同学们孤立的？”

“谁是二五仔啊？老子一直都只对大哥宣誓忠诚！”

“我说你这家伙，不要老是把角色和自己联系到一起啊！就算还没出戏，说好的大嫂呢？被你和小甜甜奶油芝士蛋糕一起吃进肚子里去了吗？”

克洛正忙着批判库尔特，突然感到胸口一凉，低头看，只见自己被里恩扒得敞胸露怀，正正在左胸的疤痕上横着一条小指长的细口，四周有着黑色的火药灼伤，肉微微外翻，缓缓渗出血来，克洛稍微收敛了神色，说：“你看，没骗你吧？这次真是擦伤。来，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的情比金坚，帮我贴个OK绷意思意思就差不多啦。”

“闭嘴。”里恩板着脸掏出了药品箱，拿着酒精棉球毫不留情地往克洛的伤口上糊。

“好痛~~对人家温柔点啦~~~”克洛扭着腰夸张地喊道。

里恩面无表情，把纱布浸满回复药，使足了力气，啪地拍了上去，恨恨道：“疼就忍着。”

克洛这回是真疼了，愣是吓得一声没吭。他没见过这样的里恩，这人平时比谁都好糊弄，哪怕是最生气的时候，随便扯个两三句话立刻就能哄得服服帖帖。而现在，氛围紧绷得就像是一步一雷的排爆现场，周围的气压都变低了，连学生们都受到感染大气都不敢出。

尽管伤口在胸前，克洛却感觉整条脊梁骨都在发毛，对乔治和安洁丽卡疯狂地挤眉弄眼请求支援。

乔治打算出声解围，被安洁丽卡拦住。她无声地和克洛讨价还价了好几个来回，克洛看着里恩冷冰冰的后脑勺，急得抓心挠肝，只得被迫答应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以硬通货——三本珍藏的美少女杂志达成了交易。

趁人之危打劫成功的安洁丽卡终于心满意足地开口：“咳咳。里恩，别担心。克洛大嫂这家伙皮糙肉厚的，不至于老是拔高人类平均死亡次数。”

乔治不紧不慢地补刀：“百分百被背后袭击的倒霉蛋儿，你真是和钢之圣女越来越像了，要不要我单独设计个背负式防御机甲给你？价格的话可以算学生优惠。”



“嘁，亏我还指望你们能吐出什么好话……”克洛发现求人还不如求己，转向不知所措的学生们，坏笑道，“告诉你们哦，里恩超喜欢大胸的，又不能乱摸女孩子的胸部，现在只是在找理由性骚扰好脾气的前辈作替代品而已。”

妙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握拳激动道：“教官！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请等等我！”

“努力什么啊？！”悠娜三观受到冲击也没有忘记吐槽，“没想到……没想到里恩教官竟然是这样低级趣味的男人！”

亚修怒发冲冠：“你这野丫头懂什么？舒华泽别怕，我誓死捍卫你喜欢巨乳的权力！”

悠娜：“你又在激动个什么劲啊？”

“我才不想乱摸女孩子！”里恩终于正常开口说话，“也用不着这种捍卫！”

“哦？难道你是贫乳党？”克洛玩味地说，“亚尔缇娜，你可要小心了。”

亚尔缇娜含着胸躲到了悠娜身后：“了解。”

里恩百口莫辩：“没那回事！我也没说我喜欢贫乳啊！”

亚修：“男人喜欢巨乳有什么错，坦率一点不行吗？”

克洛：“就是，你要是喜欢谁的，不好意思开口，哥哥可以帮你问问能不能摸一下。”

“哟哟哟，可别拖别人下水了，你的不就挺棒吗？细皮嫩肉，还白花花的。”安洁丽卡伸出手指戳了戳克洛的胸肌，“手感也不错嘛，真弹！里恩也来试试？”

“你这女流氓到底想说我皮糙肉厚还是细皮嫩肉？”克洛单手遮胸，牵着里恩的衣角，“里恩，过来，想看大胸咱们两个单独慢慢看。”

“别闹！”里恩挥开克洛的手，“还没包扎好呢，老实点。”

克洛顺手揉乱了里恩的头发：“好了好了，别生我的气了，我以后会注意的。”

“不是生你的气。”里恩一下子软了下来，皱着眉仔细地贴好医用胶带，帮克洛系上了扣子，“我是气我自己。”

克洛取下了里恩的平光眼镜自己戴上，装模作样地推了推：“不就是不小心被子弹擦了一下吗？我受过的比这严重的伤可多了去了。生什么气，你是我雇的保镖吗？事先说好，我可雇不起灰之骑士大人，学生价也不行，我现在的资产可是负的天文数字。”

里恩破颜一笑：“那你可别死了，还完债之前我是不会让你轻易逃跑的。”

克洛愁苦地摸着后脑勺：“这可怎么办，在你成为大陆首富前我想死都死不了了。”

库尔特捂着胸口欣慰道：“大嫂没事，真是太好了。”

“这时候你又想起大嫂来了！少废话，开工。”克洛拍了下库尔特的脑袋，怒气冲冲地拎起瘫倒在地的副室长，拉到一边继续拷问，看样子副室长他不会太好过了。

“亚尔缇娜，让光剑回去吧，过来帮我看一下犯人。我要单独和这位服务员先生谈谈。”里恩眯着眼睛和善地微笑，攥紧了拳头，边走边说，“哎呀哎呀，瓦利玛不在了怎么办，先脸朝下绑到手扶梯盖板上滚个一天再慢慢想吧。”

“光剑。”亚尔缇娜当机立断，放出屏障挡在了里恩面前，“确认里恩教官的危险度已经达到5S，决定予以镇压。”

新七组为了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安全，集体违抗了里恩的命令，收缴了他的武器和导力器，由乔治和亚尔缇娜驱使冥船和光剑左右夹击，将他强行拖离了现场。

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一行人很快整理好了口供。第二制作所的副室长偷取了导力器原型，蛊惑前秘书，妄图激化第一和第四制作所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而阴差阳错枪击了克洛的服务生，则是被他想要借机上位的同伙雇来灭口的刺客。就这么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总之还是离不开贵族派和革新派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经此一役，RF内部的权力平衡怕是又要被搅得一团乱麻。

安洁丽卡联系侯爵府出面安置了受惊的客人们，把剩下的烂摊子推给克洛，骑上导力车，被少女们的爱目送着驶向演习地，赶赴和托娃的幽会，临走还不忘提醒克洛早些把三本杂志送过去。

克洛接过了离队教官的光荣使命，带着学生们前往副室长家里搜到了丢失的导力器原型，一路鸡飞狗跳地把嫌疑人和证物证词送到了RF大楼。

# 18

七组享用过晚餐，在莱恩福尔特家修整片刻，趁天色尚早，告别雄伟的黑银钢都，踏上了通往教官故乡的史匹那小径。卢雷到悠米尔还有段不短的路程，即使是驾驶导力机车也要几个小时，到达时天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温泉乡的夜晚温暖而宁静，里恩提前写了信，不少乡民都知道他会回来，喜气洋洋地迎出来，向久违的男爵少爷问好。千鸟的老板娘分给学生们美味的悠米尔馅饼作为长途奔波的慰劳品，当她伸手把馅饼递给克洛时，不经意地瞟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克洛感觉周围人看他的目光十分意味深长。考虑到上次来这还是和亚尔缇娜等人“礼貌”地“请”走里恩，比起尚且能称之为少不更事的小黑兔，自己简直算得上是为老不尊了，再加上如今的心怀鬼胎……他心虚得厉害，连走路都束手束脚起来。

里恩终于对身旁的异样氛围有所察觉，一边熟稔地应对着大家的嘘寒问暖，一边帮克洛打着掩护，在众星捧月般的环绕下把学生们送到凤翼馆休息。

解散前，里恩颇为沉痛地告诫大家：“事先提醒，露天温泉是男女混浴，看到异性进去不要太过惊讶啊。”

悠娜摸摸后脑，问：“没关系啊，我们又不是没有一起泡过。”

克洛眨眼，悄咪咪地指了指里恩，说：“因为教官学生时期有过很幸·福·的经历嘛。”

亚修：“别点到为止啊，具体说说？”

克洛挑眉：“如果接下来的风纪扣分记到你的头上，我可以从头到尾精雕细琢添油加醋地讲完这个故事。”

亚修转头就无视了他：“迷你兔，舒华泽又触发了什么令人脸红心跳的福利剧情吗？”

“差不多。”亚尔缇娜说，“且听我细细道来。”

妙捷坏笑道：“猜也能猜到，教官被当成擅闯女汤的偷窥狂亲切地问候了吧？”

里恩老脸一红：“咳咳，都是我忘了提前告知的错，希望你们之间不要再发生这种误会。”他转向克洛，“我说你啊，揭发我的糗事就这么快乐吗？”

克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是当然。不仅是我，想必大家都从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快乐。”

妙捷：“嘻嘻，教官的学生时代是一座非常值得探索的宝库呢。”

亚尔缇娜鄙视道：“如果教官不是莎拉小姐，爱好跳接洗面奶、萝莉骑脖子、偷窥女澡堂、公主抱公主、以及性骚扰前辈的里恩同学风纪评分也会很危险吧？”

里恩紧张地解释：“不，我才没有那么多下流的爱好！”

克洛吹起了口哨：“咻~咻~”

里恩在全班同学的嘲讽攻势下节节败退，逃也似的离开凤翼馆，独自穿过半个温泉乡，来到了久别的男爵府前。

自打有记忆开始，这扇门就无声地注视着他的成长，即使时过境迁，心境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改变，它依然象征着温暖的家——一个暂时停下脚步也不会被苛责的地方。站在门前，就像是面对亲爱的家人，面对逝去的时光，也像是面对曾经的自己。

或许明白了克洛推开尘封的家门后那一瞬间难以察觉的恍惚。

里恩在百感交集中露出了一丝微笑。熟睡中的巴德嗅到熟悉的气息，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到里恩，兴奋地吠叫着扑了上来。舒华泽夫妇听到声音迫不及待地打开大门，给里恩一个喜悦的拥抱。

“我回来了。”

短暂地寒暄后，舒华泽一家开始了亲人间的谈心。

里恩解释了诅咒与相克的细节和隐藏在「里世界」的种种事实，以及奥斯本宰相最后的话语，特奥·舒华泽思索着点点头，往壁炉里添了几根木柴，让房间维持在一个舒适的温度，陷入了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当中。

听里恩讲到吉利亚斯后悔把儿子交给他的部分，想象着老友当时的神态，特奥大笑道：“事到如今后悔也没用了，别想让我把你还给他。”

里恩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不管有没有血缘，特奥爸爸永远是我的父亲。”

露西雅夫人注视着长大成人的儿子，自打从煌魔城回来，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和奥斯本宰相的关系与克洛的死成了两个巨大的加锁，压在本就喜欢扛起一切的里恩的身上，如今这两个心结都被解开，轻装上阵的他明显活泼了不少，对养子的身份也不那么在意了，面对家人更加自在随意起来。

可惜他不仅得到了那位亲生父亲的狮子心，还继承了他的木头脑袋——男爵夫人默默感慨着。

露西雅：“还想亲眼看看你白发的样子呢，听爱丽榭说有一种别样的帅气。”

“啊哈哈，那个嘛，和克洛的配色差不多，好像还给他造成困扰了。”

“哎，一如既往喜欢提克洛。”男爵夫人无奈地摇头，问，“他在新七组过得如何，怎么没带他回家看看呀？”

里恩的眉毛立刻蹙成了八字：“他收了点伤，我让他在凤翼馆好好休息了，明天再来看望您们。”

露西雅：“伤得重吗？你很担心吧，要不要早点回去看看？”

里恩自责道：“不是什么严重的伤，只是位置有些危险，都怪我当时松懈了。”

特奥撇了撇嘴：“那个臭小子到底哪里好了，他开着骑神把你带走的场面我还历历在目呢。”

“其实他人很好的，也就是偶尔骗点钱，欺负老师同学，孔雀开屏似的臭美，没事儿讲讲低级趣味的笑话，搞搞恐怖活动，嗯，还有……”里恩扶着下颌如数家珍地列举起来，没有意识到已经把某人的形象描述得黄赌毒一应俱全，一向沉稳的男爵嘴角越听越往下坠，到后面脸都要绿了。

“不过没关系，如果他真的要做什么出格的事，我来揍他一顿就好了。”里恩爽朗地总结道。

对教官的例行集体调戏结束后，学生们相约去体验悠米尔著名的温泉，里恩的警告反而让大家对露天温泉起了兴趣，伤员克洛也来凑起了热闹。

“阿嚏！”克洛和大家走在通往温泉的路上，无端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悠娜：“你怎么了，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打喷嚏？”

“天知道，可能是某个暗恋者在思念我吧。”

亚尔缇娜毫无慈悲地吐槽：“据了解，你曾经大概也许可能存在的女性暗恋者此时此刻应该都在思念安洁丽卡前辈。”

克洛鼻孔朝天地吹嘘起来：“那都是上学后的事，我这种得天独厚的帅哥，从十岁开始就有无数的漂亮大姐姐争相恐后地往怀里扑了。”

亚修嘲笑道：“真实性且先不论，一个肾虚的老头子有什么可争先恐后的，才十月就冻到喷嚏不断了。”

“哈——？我的肾脏强健得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用无敌的铁棍翘起整个帝国——阿嚏！”克洛打出了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严重的一个喷嚏。

亚修：“呵。弱者快回去抱着布娃娃睡觉觉吧。”

悠娜颇为烦恼地问：“看起来真的很不妙的样子，你确定要一起泡吗，教官一定会担心的。”

克洛揉了揉鼻子：“哼哼，不在如此宝贵的自由行动时间里抓紧把生米煮成熟饭，等里恩回来就别想泡了。”

“在说我吗？”里恩手里拿着从家中借来的针线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克洛身后，“说好的去休息呢，你这是要去泡什么啊，克·洛·同·学？”

克洛再次被耻辱地扒光上衣，他裹着厚重的毛毯，坐在露天温泉的岸边百无聊赖地踢着腿，用余光打量着帮他缝补衬衫的里恩，深吸一口气，仰天感慨道：“啊啊~说到温泉就不得不提——”

“猿羊？”亚修泡的神清气爽，懒洋洋地半躺在池内的岩石上打岔。

克洛被噎得瞬间泄了气：“啧，你好烦啊。”

被拖来的库尔特沉痛地反省着今天的不良言行，半张脸都泡在水里，兀自咕噜咕噜地吐着泡泡。现在正赶上他每两分钟浮上来换气的时

“当然是一一和心灵纯洁的大哥哥一起净化温泉！”

亚修：“嘁，无聊。”

库尔特默默地沉了回去。

悠娜：“与其说你纯洁还不如说巴勒德侯爵纯洁。”

妙捷捂嘴笑道：“这就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了，毕竟都是前凯恩公耳濡目染出来的大将。”

亚修舒畅地伸展四肢：“不过这温泉乡还真名副其实啊，和巨型跳跳猫担任长老的靛灵之里那个小型跳跳猫看守的温泉比也不差。”

亚尔缇娜双手竖起了大拇指：“以特别实习为名义的公费温泉旅行，绝赞。”

悠娜尴尬地流汗：“亚、亚尔，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啦……”

亚尔缇娜斜眼：“嘛，反正某人超羡慕的。”

克洛在一旁熟练地讨好道：“里恩~教官~舒华泽教官~放我下去吧，来都来了却连一滴温泉水都没沾到也太凄惨了。”

“好好好”里恩放下衣服，走到一边拿来木勺舀了勺水，用指尖蘸了几滴，敷衍地洒在克洛毛绒绒的脑袋上，“现在沾到了。”

“这就算沾到一滴了吗？！”克洛继续诱哄道，“好啦，快和我一起下去吧，这片水域需要我们的净化。”

里恩闻言盯着温泉双眼放光：“……”

“？”

里恩抿紧了嘴唇，眼中光芒更甚：“……”

克洛：“什么啦，明明你也超想泡的嘛！”

里恩用力摇头撇除脑内蠢蠢欲动的邪念：“不行，你的伤口位置这么凶险，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妙捷见缝插针地眨了眨眼：“教官今晚扔掉碍事的拖油瓶前辈后，可以偷偷来我房间鸳鸯浴哦♥~”

“不！这个绝对不行！”里恩坚决地拒绝，把缝好的衬衫扔给克洛，又掐着腰转向水里的学生们，“你们也不拦着他点，克洛不懂事你们还不懂事吗？”

库尔特正巧又冒了出来，搭腔数落道：“就是啊，你们知道教官会多痛心吗！”

“轮得到你说吗？”亚修把他按回去，“给我变回之前精神恍惚一言不发状态。”

妙捷委屈巴巴地说：“教官为了自家眷属也太苛责我们了，他想做出轨的事我们谁也拦不住呀。”

克洛扣上了衬衫扣子：“够了，不要用这种令人误会的字眼！我洁身自好得很。”

妙捷：“明明刚才还在吹嘘投怀送抱的人数，对了，之前还用教官的手绢……”

里恩终于抓住了重点：“用我的手绢怎么？”

克洛迅速服输：“我错了，你要什么？”

妙捷：“嘿嘿，新鲜出炉的草莓舒芙蕾。”

克洛：“可以，给你一次性吃成乔治那样也没问题。”

妙捷：“好的♥我会托安洁丽卡前辈原话转达给他的。”

里恩：“……你们当着我的面就达成了罪恶的交易吗？”

亚尔缇娜遗憾道：“总觉得错过了很多糟糕的逸闻啊。”

---

注：闪一游戏CG和漫画克洛和白兔来了悠米尔，广播剧没有，估计又是闪五才会解释的坑，本文以游戏为准。



# 19

克洛干净利落地抓起里恩，在学生们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中逃离了温泉，反而是里恩有些恋恋不舍的样子，至于教官的手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会成为永远的谜，在学生们的嘴里杜撰出千奇百怪的花样。

里恩去取克洛被子弹擦破的外套，最后还是架不住他的死缠烂打，带他去泡了足汤。

夜深人静，关门闭户，温暖的泉水扫除了一切的疲劳，克洛伸腿打着转轻轻搅着水花，开口道：

“喂，里恩，你不觉得这样孤男寡男的很像幽会吗？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

里恩正对着月光翻来覆去地查看外套的裂口，与最里层的衬衫不同，外套的损伤很大，其实他也只是个半路出家的三脚猫，想要修补完好很有挑战。听到克洛的话，里恩愣了一会，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颊：“是有点像，只不过幽会对象不是漂亮大姐姐真是抱歉了。”

克洛一下子垂头丧气起来：“啧，你到底听到了多少？”

“不多，从暗恋者那段开始，包括投怀送抱和无敌的铁棍。”里恩危险地笑道，“令人很担心你的风纪成绩。”

克洛前所未有地反省起自己满嘴跑火车的行为：“都是胡说八道的，请饶了我吧。”

里恩趁机问道：“所以你到底用我的手绢做了什么？”

克洛目光飘忽，顾左右而言他道：“没、没什么。我们来聊聊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顾家族的世仇，在月色下甜蜜幽会互诉衷肠的感人故事吧！”说着，他十指相交握在胸前，捏着嗓子鼻腔作调地念道，“啊，里恩！为什么你偏偏是里恩呢？否认你的生身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意再姓安布斯特了。”

里恩不为所动，继续质问道：“太可疑了，你不会拿它去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情了吧？”

克洛擦了擦汗，小声道：“没有犯科，顶多算是作奸……”

里恩目瞪口呆：“和……和妙捷作奸？”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只是被那丫头撞见了而已，快合上你那古怪的脑洞！”

“那就好。哎……你要是不想说我就不逼你了。”里恩失落地叹了口气，消沉地投入到修补大衣的事业中去。

克洛看着他绞尽脑汁地试验下针的角度，尝试着挽回气氛：“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这道口子挺难拯救的吧，要不要我帮你啊？”

“哦？克洛也会缝纫吗？”

“和你这种爹疼娘爱的小少爷不同，我可是从十二岁就得学会自力更生了啊。”

“这样啊。”里恩点点头，酸溜溜地说，“然而十岁就已经学会勾搭大姐姐了。我还以为你学会了魅惑就一招鲜吃遍天了呢。”

“唔……再提这个，我就把你一天泡三次澡却把衣服攒到自由行动日才洗的事情公之于众！”克洛虚张声势地威胁道。

里恩立刻审时度势地闭上了嘴：“诶……嘿嘿……”

“嘁，就算是说出去了，也还是会有很多女孩子争着抢着要帮你洗吧？真是令人嫉妒。”克洛咬牙切齿地接过外套，取出了一段红色的丝线，绕着破口斜斜地缝了半个近似椭圆的形状，收起线尾，转了个方向，继续缝下去。

里恩露出了崇拜的眼神：“没想到克洛这么深藏不露的贤惠啊，看来是我班门弄斧了。”

克洛无语：“不，比起你我还是略逊一筹。”

里恩看着红线逐渐勾勒出清晰的形状：“啊，这是？”

“爱心呀♥代表你我矢志不渝的爱♥用活泼的红心为哥哥低调的着装增添一抹红曜石般的亮色~”

“可是……看久了似乎会产生血糊糊的幻觉，总觉得不太妙……”

克洛抽出手弹了下里恩的脑壳：“笨——蛋，这就是传说中的休克疗法，免得你老是对一点点小伤神经过敏。”

里恩捂着额头，怒气冲冲地盯着他，说：“还不是怪你老是挂彩，令人提心吊胆的。”

克洛捂起胸口喊道：“啊！你的眼睛比他们的二十柄刀剑还厉害，只要你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他们就不能伤害我的身体！\*\*”

“太夸张了。”里恩听得浑身鸡皮疙瘩，反手就是一个脑瓜崩，克洛短促地叫了一声，捂着脑袋蔫了下去。里恩握紧了拳头诚恳地说，“再有这种情况就躲到我的身后，我会全力以赴地保护你的。”

“才不要，学长躲在学弟后面超逊的啦！你到底有多希望我还有下次受伤的机会啊？现在我的头就被你打伤了，快赔钱！”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克洛不要再受伤了。”里恩慌张地解释道，下意识掏出了钱包，“你要多少？”

克洛兴致勃勃地趴到里恩的钱包上，翻箱倒柜地搜刮出了一枚一百米拉的硬币：“就是这个了，我要双倍的！”

“好，但是记得这个也有利息哦。”里恩调笑道。

克洛美滋滋地把硬币纳入腰包，勾住下眼睑做了个鬼脸：“这次可不是借贷，是打劫。”

“那真遗憾，我的资产不能进一步增加了。”

“啧啧啧，还好你不是个银行家，不然全帝国的财富都被你收入囊中了。”

里恩静静看着克洛穿针引线，“这样缝还挺有创意的，让我也来试试吧？”

克洛干净利落地规划好了轮廓，把衣服递给他。里恩有学有样，一针一针密密实实地把红心填充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收尾，突然抬起头，没来由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戴啊？”

“什么？”

“戒指，我送你的那个。”里恩把线头打了个结，说，“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款式就扔掉了呢，毕竟我也不像你这样了解时尚潮流嘛。”

“怎么可能？真这么干了我可能会被可爱的女同学们群殴至死。”

“嗯？为什么？”

“当我没说。”克洛噎了一下，从衣兜里取出戒指递给里恩，伸出双手晃了晃，“戴是可以啦，只是你想让我戴到哪根手指上呢？”

“按尺寸来看……”里恩收起针线，拉过克洛的左手对照了一下，把戒指套到了他的无名指上。

“呀☆这是求婚吗？”克洛抬手看了看戒指，说，“随随便便地戴到无名指上，你到底有没有点自觉啊？”

“抱歉，我没考虑这么多。但是我也不会乱给别人戴戒指的啊。”里恩惭愧地摸了摸后脑，作势就要取下来。

克洛收回了手：“不用了，这样也挺好的。只不过这样一来我的追求者们可要望而却步了。”

“你喜欢就好。”里恩想了想，又问，“但是克洛，说好的回礼呢？”

“回礼？送你的苍之核心不是戴得挺舒服的嘛？”

里恩颇为豪爽地笑了：“那种东西我收到了一打，有没有更特别一点的？”

克洛的嘴角狠狠抽了几抽：“你这桃花剑圣还真会敲骨吸髓啊？”

克洛摸遍全身的口袋，翻出了医疗包，枪械保养用具，刀具养护用具，还有乱七八糟的笔记，就是没什么能当做体面的礼物送出去的。

“嗯……”他掏出了刚才的硬币，“锵锵！一百米拉的硬币，要吗？”

里恩笑而不语。

“……开玩笑的，我再看看。”

克洛把硬币塞了回去，从上到下又摸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他摊了摊手，说：“除了这身债务一穷二白，非得现在就要的话我只能忍痛肉偿了。”

里恩指着克洛耳垂上三个银闪闪的小耳扣，问“这个怎么样？”

“哦？倒是个不错的注意。”克洛摘了一个下来，细细擦干净后郑重地交到里恩手中。

“多谢，我会珍惜的。”里恩沉吟片刻，说：“可惜我没有耳洞，没法戴上它。”

“那么为了报答你的缝衣之恩，我再附赠一项特殊服务吧。”克洛挑了一根粗细合适的缝衣针，拿出导力器放了一个小型的火系魔法，把针在火苗上燎了燎，又从医疗包里取出酒精棉球仔细擦拭了一圈，摆开了架势：“来吧！现在就给你打个耳洞出来，准备好了吗？”

里恩惊道：“欸，这么雷厉风行吗？”

“放心，以哥哥的技术，‘噗啾’一下就结束了，不会很痛的。”

“好吧。”里恩稍作思索便同意了，“我早就想知道克洛戴这么多耳饰的感觉，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

“嘛，扎耳洞这种事，不乘兴动手的话马上就会反悔，这可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克洛不怀好意地凑到里恩耳畔，“差点忘了耳朵也要消毒呢，过来让哥哥用消炎止痛止血杀菌的唾液给你舔干净！”

“随你开心吧。”里恩老师看着自己调皮的学生，慈祥地科普道，“可是要记得唾液也有很多细菌，反而会有很大可能引起感染，受伤了可不要乱舔哦。”

克洛的舌头卡在半空，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悻悻地缩身回去：“嘁，知道了，别忘了当初的实战技术还是我带你复习的。”他老实地拿酒精棉球帮里恩揉耳朵，嘴里还不知道碎碎念着什么。

“心肺复苏术……吗，现在想想简直是高高的flag啊。”

“都说了别想这种丧气又丢脸的事了。”克洛重重捏了下里恩的耳垂，“说起来你的戒指比我的耳扣要重不少，你这守财奴会不会觉得很亏啊？不如我把三个都给你，洞也一起开了吧？”

“那就不必了，嘶！”克洛趁里恩不注意，快刀斩乱麻地戳透了他的耳垂，里恩的耳朵早就被揉麻了，除了惊讶外倒是没什么痛感。

克洛收起缝衣针，问：“感觉怎么样？”

“嗯……”里恩静静体会了片刻，尴尬地说，“意外的有点漏风。”

“就说你还是太嫩啊。”克洛检查了一番，确认崭新的耳洞状态良好，又拿出棉球擦了一圈，拍拍手收工，说：“好了，记得每天消毒哦。”

里恩对着arcus把银耳扣小心翼翼地戳了进去，晃了晃，犹豫地问道：“怎么样？我戴着耳饰会不会很奇怪？”

“超fashion，你可以尽情招蜂引蝶去了。”

“原来克洛的耳洞是为了招蜂引蝶打的啊。”

“那只是附加福利啦，不戴点bling-bling的小饰品都有愧于我这张天造地设的帅脸。倒是你啊，正是血气方刚，见个洞就想钻一钻的年纪，恋爱都不谈一个，活得像个七老八十的苦修僧一样。”克洛伸出脚趾挠了挠里恩的足心，调戏道。

克洛的进攻产生了暴击，里恩脊椎发毛，整个人弹了起来，飞快地挪座躲避他的攻势，鄙视道：“见个洞就想钻，你是蚯蚓吗？耳洞也想钻吗？”

“说不定哦~只是哥哥可比蚯蚓大多了。”克洛紧追不舍，粘着他的脚不断追击。

里恩以攻为守反击回去，两人谁也挠不到谁，只能伸着脚噼里啪啦地拍水，几十轮下来也没有分出胜负，各自退让一步签订和平协议，这才偃旗息鼓。

里恩挤了挤裤子上溅的水，气哄哄地说：“刚刚展开美好的校园生活就被某人一枪打破了，哪有时间考虑这个，诅咒解决之前也完全没有心思想这种事情啊。”

克洛的裤腿早早就挽得很高，现在一尘不染，甚至让里恩怀疑他对这次局部小规模战役早有预谋。他得意洋洋地枕着手说：“不谈恋爱也可以和小佐小佑好好相处一下嘛，我看你完全没有安慰过自己啊，不会是……”说着他极其挑衅地挑起了一侧的眉毛。

“哈？要不要来一场铁棍之间的较……不对！被你带歪了！”里恩耳根发红，安静地瞪了克洛半天，开口道：“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回去后给我在明镜止水前面壁一小时。”

“呀~这明明是一件又放松又愉悦的事情，太禁欲了对身体也不好嘛。现在都没有诅咒啊骑神啊之类的麻烦事了，你完全可以开始考虑了，不要等到孤独终老才痛哭流涕啊。”

“我光是和克洛待在一起就很轻松愉悦了。”里恩说，“如果你没有这么多后青春期的过剩躁动就更好了。”

“这证明我的身体强壮而健康！”克洛挺直腰板做几个扩胸运动加以证明，突然发现里恩的视线有些不对，“欸，你在看哪里？”

“对、对不起！”里恩回神，混乱地控诉道：“都怪你们一天到晚胡乱宣扬我喜欢大、大、大……潜移默化地搞得我对一个男人的胸部移不开视线了！”

“说的冠冕堂皇，结果还不是在偷瞄我的奶|子嘛！”克洛张开双臂，“来吧！胸怀宽广的大哥哥特别允许你进行一次心脏按摩，来弥补没有机会对我心肺复苏的遗憾——记得轻一点。”

“没、没有！不，也不是……我是说我没有多余的意思，如果我的举动给你造成了麻烦的话——”里恩紧闭双眼，像亮出柔软肚皮请求原谅的小动物一样，高高地挺起了胸膛，“就请毫不客气，尽情地摸回来吧！”

“欸？？！”克洛吞了口唾沫，摩拳擦掌道，“咳咳，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罢，他迫不及待地伸手探进了里恩衬衫的下摆，在腰线流连了一圈，顺着腹肌向上——

“晚好啊，干什么呢？”舒华泽男爵扛着猎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克洛身后，拍上了他的肩膀，“克·洛·小·子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嘛？”

克洛的双腿嘭地弹起，水花溅了一脸，他急忙抽回了手，满头大汗地向男爵问好：“啊哈哈哈哈哈，托您的胡……”

里恩坦坦荡荡地问候道：“爸爸，这么晚了拿着枪干什么？”

“哟，新打的耳洞不错嘛？”男爵扶了扶枪托，“听说悠米尔来了只尾巴很大的狼，我来狩猎它。”

“有这种事？需要我帮忙吗？”里恩几乎是下意识地站起，随时准备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别担心，已经抓到了哦。”

之后克洛被老父亲单独请到男爵府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招待，具体的内容不得而知。

“有两个岳父真是太可怕了。”克洛如是说。

---

\*改自《罗密欧与朱丽叶》，译文源自网络

\*\*同上

# 20

翌日。

泡得身心舒畅的学生们洗漱出门，发现克洛已经整装待发，早早地守在凤翼馆门口。他背着手站着挺拔的军姿，领带系得严严实实，垂在肩头的碎发绑在后面，甚至把帝国风尚的斜宽皮带都一板一眼地扎正了。

亚修看着他不同寻常的打扮撇了撇嘴，揶揄道：“呦呵，这是要去相亲？”

“模仿放荡皇子的发型是找不到结婚对象的。”亚尔缇娜残忍地吐槽，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又说道，“收回前言，从更新后的数据来看还是能找到的。”

克洛的脸阴沉沉的，像个霜打的茄子似的，懒得和他们斗嘴：“你们这群倒霉孩子根本不知道我昨晚经历了什么。”

“嗯。”库尔特点头，“难以想象是什么事情让你在一夜之间把情人给的戒指戴到了无名指上。”

悠娜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欸欸欸？是真的耶！”

妙捷暧昧不清地说：“看来是漫长的一夜呢♥~”

亚修吹了个口哨：“没想到你的小情人是悠米尔人啊？你加一起也没在这待够三天吧，这就勾搭成功了，和学生时代零桃色绯闻的履历矛盾了吧？”

克洛耷拉着眼皮反问道：“你就有吗？”

“……嘁。”亚修内心暗暗决定不与留级生老大爷计较。

里恩起早去拜访了照顾过自己的人，远远看到门口集合完毕的一群人，快跑了两步过来，满脸愧疚地说：“抱歉，我来晚了。大家在聊克洛的绯闻吗？”

克洛赶忙抢道：“绯闻就是没有绯闻。”



妙捷嘻嘻地笑了两声，说：“虽然我不该置喙，但是克洛同学还有伤，教官要收敛一点哦~”

里恩挠挠耳朵，疑惑道：“我也没做过分的事情啊？”

库尔特突然微微后仰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指了指他的耳垂：“教官，那个.....耳朵？”

“又怎么了.....”悠娜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马上炸了毛，抄起了旋棍枪瞄准了克洛，“你对教官做了什么啊啊啊？”

克洛躲到门后，叫屈道：“为什么连调查都省略了，直接就认定是我干的了啊！”

亚尔缇娜斜眼：“不是你干的吗？”

克洛认罪伏法：“是。”

亚尔缇娜扫视了众人，耸了耸肩，不置一词，让克洛接受民众无形的鞭笞。

里恩悄悄地观察着学生们的表情，伸手遮住耳朵，自我怀疑道：“很奇怪吗？我果然不适合戴这种多余的东西。”

亚修对他的新形象表示赞赏：“打耳洞嘛，开心就好，没有合不合适这一说。热烈欢迎老古板成功加入耳洞男子组，一起来孤立小古板吧。”

小古板库尔特轻哼了一声：“无趣。”

妙捷陶醉地说：“不要妄自菲薄啦。和幼稚的亚修和克洛不同，教官戴上银质的耳饰很有男性魅力呢。”

悠娜的嘴角抽了抽，说：“我反而感觉教官的形象逐渐和他们重合了。不是说不好的意思，只是.....有点不符合教官的一贯作风，克洛没有逼你吧？”

里恩尴尬地笑了两声，解释道：“是我自愿的，偶尔也想换换风格啦。”

“是吧是吧，我只是遵从了客户的需求而已。”克洛从门后冒出头来，摇着不存在的尾巴，狐假虎威道，“简洁大方的样式，在耳畔划出亮丽的一闪，独具个性却不过分张扬，展示着闷骚青年深埋在心底的蠢蠢欲动~”

“到此为止吧。”里恩拍了一下克洛的脑袋制止他的胡言乱语，清了清嗓子，道：“介意我邀请大家去我家吃早餐吗？”

亚尔缇娜的语气微微上扬：“教官把我们的家都偷窥了一遍，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反向家访了啊。”

里恩窘迫道：“能让你高兴真是太好了，嗯……要是能不用偷窥这个词就更好了。”

一行人来到了男爵府，巴德友好地欢迎了他们，老实地趴好给女孩子们摸到进行，稍加对比，让亚修越发嫌弃起自家楼下吵闹的巴拉库达来。

男爵夫妇准备了丰盛的早餐，等在门口迎他们进屋。露西雅夫人早就听男爵提了里恩的耳洞，现在亲眼所见，觉得还不错，笑咪咪地鼓励他继续尝试新造型。

妙捷轻轻提起了裙摆，“男爵阁下，露西雅夫人，贵安。”

等其他人也陆续向教官的父母问了好，克洛再三检查了仪容仪表，拉了拉衣襟，挂上八颗牙的标准笑容，凑上前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叔叔好，阿姨好，早安。”

“这又是什么剧本？克洛今早没吃药吗？”库尔特说着，被克洛不动声色地踢了一脚。

“也可能是吃错了。”亚修小声回道。

男爵和善地伸出了手：“早上好，精神不错啊。”

克洛冒出了一身冷汗，硬着头皮伸手握了上去。舒华泽男爵仿佛遇到了朝思暮想的老友，热情得无以复加，两人紧握的手振了又振久久不能分开——只是克洛的表情有些难以言喻的古怪。

男爵夫人对此恍然未觉，关切道：“克洛的伤怎么样了？要注意身体啊。”

“呵呵呵，劳您关心，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克洛把被捏得由白变红再变白的手收到背后，艰难地维持着笑容。

里恩疑惑道：“我早就想说了，你今天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克洛偷偷在背后甩手，僵硬地笑道：“哪有？我一向这么彬彬有礼，不是吗？”

里恩一点也没有给他留面子，迅速地摇头，说：“不是。”一边摸了摸克洛的额头，“奇怪，没发烧啊。”

露西雅扶着脸颊附和道：“对啊，上次实习的时候你嘴甜着呢，都要把天上的星星说下来了。”

“是吗？”男爵挑了挑眉，对夫人说，“等孩子们走了讲给我听听。”

“没有没有没有。”克洛赶紧摆手，解释道，“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油嘴滑舌的危害，并对往日的不良行为加以反省，从今往后一定会改过自新，争取早日重新做人。”

里恩哭笑不得：“可那样就不是克洛了，反而更像某种叫齐格飞的东西，克洛做自己就好了啊——当然，低俗发言还是要收敛一点。”

舒华泽男爵轻叹了一声，勉强认同道：“说得对，按你平常那样就好。”说罢扭头给了克洛一记眼刀。

克洛的CP下降了200，结巴道：“啊哈哈……是、是这样的吗。”

里恩把克洛的小辫揪了下来，翻过来细细审视一番，又伸出手去揉乱了他的头发，再度观察，长出了一口气，沉吟道：“这就对了，克洛衣冠楚楚的样子比我戴耳饰还要违和。”

亚尔缇娜补充道：“还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悠娜也不甘示弱：“就像是披着羊皮的狼。”

亚修补刀：“假惺惺蓬蓬头二世。”

克洛理顺了发型，垂死挣扎道：“你们就不能让我给教官家长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吗？”

库尔特板着脸尊尊教诲道：“印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而是日积月累的产物啊。”

男爵夫人也道：“呵呵，没必要特意迎合别人啦，偶尔听听小帅哥的甜言蜜语也不错，对吧，里恩？”

里恩点点头，说：“反正这么久下来大家早就习惯你无法无天的样子了。”他拍着胸脯向男爵求情，“爸爸也别逗他了，给我点信心，我会管好他的。”

克洛插嘴道：“喂！也没有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吧？”

“好，不管怎样爸爸都尊重你的选择。”男爵无奈地叹了口气，重重“扶”上克洛的肩膀推他入座，说，“小子，可别让我失望哦。”

“遵、遵命！”

学生们很快打开了话匣子，分享了一些有趣的校园新闻，只有克洛对男爵夫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特殊关怀有些耐受不良，在入秋的天气出了一背的汗，里恩探了探他湿漉漉的后颈，不由分说地拉他回房换药。出来的时候，克洛感到了身后两条火辣辣的视线，加快步伐灰溜溜地钻出了大门。

男爵夫人目送着孩子们离开，回头问道：“亲爱的，干嘛这么为难克洛啊？这孩子本性不坏的，里恩能像现在这么健康快乐地站在这多亏他了。”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养了十几年的猪没抱回来白菜，反而被外面的臭野猪拱了，心情很复杂啊。”男爵幽怨地碎碎念着，“之前以为只用看好爱丽榭的，没想到连儿子也要担心，早知道就应该把这个苗头掐死在摇篮里……”

“哈哈，说不定都是女神的指引呢，我们就相信他自己的选择吧。”露西雅夫人顿了顿，叹道，“只是可能要让爱丽榭失望了。”

“都是年轻人的事，轮不到我们这群老家伙插手了，随他们去吧。”舒华泽男爵试图宽慰自己，中途惨遭失败，又哼了一声，补充道，“不过，想要骗走我的儿子女儿先过了我这关才行，那小子的路还长着呢！——现在交代吧，他到底怎么哄得你净给他说好话？”

“这是女士的秘密哦。你还说呢，你那时候不把我妈妈哄得神魂颠倒的？”男爵夫人掩嘴笑道。

走在悠米尔溪谷道上，克洛仰天长叹，无端地感慨起来。

“啊~~活着真好啊！”

“又不是没见过我爸爸妈妈，你那么拘谨干什么？明明面对巅峰时刻的奥斯本宰相也游刃有余的。”里恩无奈道。

克洛伸了个惊天动地的超大懒腰，舒展了全身的肌肉，懒洋洋地说道：“混蛋铁血怎么能和父爱如山的老爸相提并论啊？”

亚尔缇娜若有所思道：“就像是勇者不会畏惧邪恶的大魔王，却会畏惧公主的爸爸一样吧。”

妙捷掩嘴笑道：“流落民间的里恩公主，听上去和教官的身份很相符。”

里恩流下了一滴汗：“不，哪怕只从性别来看都完全不对。”

妙捷：“嘻嘻，谁规定公主就必须是女孩子啦~不信你看约修亚先生。”

里恩哑口无言：“.....竟然完全没有办法反驳。”

克洛起哄道：“呼~这个设定还挺带感，我会记录下来的。”

里恩鄙视道：“我多希望你能把这份热情用在课堂笔记上。”

库尔特见缝插针地问：“不过亚尔缇娜居然会用这种比喻，最近是在玩什么游戏吗？”

“好像是从缇欧主任那拿到的测试版RPG。”悠娜说。

亚尔缇娜点点头：“嗯，讲的是勇者们齐心协力打倒一个名叫红发色的魔王并击沉他所乘的船的故事。因为这个红发色·魔王有点微妙的既视感，就要来玩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瞥向了里恩。

“我还是勉强做公主吧。”里恩擦了擦汗，说，“那个什么色、色魔王就拜托克洛.....”

“才不要，小黑兔已经规定我是勇者了，魔王就让奥尔迪涅友情客串吧。”

库尔特说：“可是苍之骑神和.....这个魔王的定语没有关系。”

“奥尔迪涅也会讲色色的笑话啊，只不过是关于骑神的那种，会有点难懂。”克洛说。

亚修哼了两声，讽刺道：“无非是跟启动者有样学样罢了。”

悠娜对他嗤之以鼻：“我看又是趁奥尔迪涅不在污蔑人家。”

“这么说，骑神也有性别之分吗？”库尔特同学抓住的重点总是与众不同。

“天知道，不过银之骑神格里昂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妹子嘛。顺带一提，瓦利君和我们独处的时候也会聊一聊少儿不宜的内容哦。”

“不要学敏特的叫法啦.....”里恩说，“瓦利玛可没对我讲过这种东西。”

克洛十分欠揍地凑过去，说：“可能它把你算入了少儿的范围？”

里恩推走他的大脸：“那还真是多谢它的体贴了。”

亚尔缇娜默默拿出地图，用手指估测了一下，说：“与男爵府的直线距离还没有超过十赛尔矩，某人夹着的尾巴就原形毕露了。”

“嘿嘿嘿，这就是所谓的大丈夫能屈能伸。”

“看到了吗，教官，离这个虚伪的家伙远一点。”悠娜警惕地眯起了眼睛，拉着里恩的袖子说。

“可是这样的克洛才更符合常识啊。”里恩挠了挠脸颊说。

“唔……教官真是偏心。”悠娜垂头丧气地弯下了腰。

“嘛，悠娜还是经历得太少了，习惯就好。”亚尔缇娜拿出了过来人的姿态，伸长胳膊拍了拍悠娜的后背以表安慰。

一行人经过了一个封锁的小山洞，洞口的温度很低，刚刚十月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碴，里面隐隐传来灵力的波动。克洛仔细地观察了片刻，叫住里恩，问：“那就是传说中的冰灵窟吗？”

“对，那边一年四季都在向外冒寒气，为免旅人误入遭遇危险就封掉了。”

“是两年前你们搜集塞姆利亚石的时候找到的吗？”

“不，是出发前往煌魔城前才意外发现的，里面也完全没有塞姆利亚石的踪影，只有一个非常强大却又很怪异的魔煌兵。”

“奇怪，薇塔和乔治也没提过，回来的时候顺路去看看吧。毕竟和至宝有关，说不定有拯救世界的线索呢~”

里恩无奈地笑道：“两个至宝已经变成克洛的肉体与灵魂了，事到如今还想拯救世界什么的，你是小孩子吗？”

“我就这一个灵窟没来过，不能满足我最基本的好奇心吗？”克洛摸了摸耳垂，莫名有点遮遮掩掩的。

里恩认真考虑了一下：“说得也对。一个不在下位属性也不在失落属性里的精灵洞窟，没有塞姆利亚石的支持也没有巨硕黄昏时期活性化的灵脉供给，依然能持续运转到现在，怎么想都很反常。”他问其他人，“下午抽空去看一下，大家有意见吗？”

里恩的提议从来不会受到反对，此起彼伏的呼应声停止后，亚修扭了扭脖子说：“这种问题以后就不用唠叨了，没人介意多点餐后运动。”

“嗯嗯，我会无条件支持教官的♥”

克洛叉着腰不满地说：“嘁，我就知道你们只会跟我一个人抬杠。”

越过几条潺潺流水的小河，转眼就到了溪谷道尽头的石碑，大家稍作休整，里恩再次确认了实习内容。

“这次的目标是在艾辛格特山脉终点徘徊的通缉魔兽，还有克洛缇德小姐的委托，五份天空独目鸟的魔兽粉末。大家打起精神来，检查好装备，确认无误我们就出发了。”

克洛良心发现地提醒道：“不想抱着解冻暖包躲在队尾哭泣的话，就抓紧时间换上激情之红哦~”他抬头看着没有尽头的山路，唉声叹气道：“每次来都觉得这条路好长啊，你们的伤员走不动了，让公主殿下背我好不好？”

“自己的路自己走。”里恩微笑道，“你在这暴打我的时候可一点也没觉得累。”

“哇！你到底有多记仇！”克洛故作惊讶道。

“这个嘛，终身不忘哦。”

今天里恩教官的笑容也越发和善了呢。

# 21

艾辛格特山脉向来人迹罕至，前些天一名修行者在山顶发现了巨型魔兽的身影，也有乡民反应近期的冰冻魔兽比往年同期多了一倍，堪比平常的冬天了。由于很少有人上山，这些事情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男爵汇总了所有的目击报告，发现魔兽增多和诅咒扩散的时间点大致重叠，就留心下来，向里恩他们发布了通缉。

经过了好一段长途跋涉，七组终于登上了山顶。几只巨大的寒冰至尊在瓦利玛曾经降落的深坑附近徘徊，一见他们靠近就包围了过来，还好大家对它们的冰冻魔法早有防备，轻而易举地处理掉了通缉魔兽。然而当最后一只寒冰至尊消失时，每个人都感到一股诡异的冷气四散流走，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悠娜紧了紧衣服，问道：“刚才的是什么？”

妙捷也说：“像是没有实体的风一样。”

“是灵力，你们也感觉到了吗？”里恩说。

“嗯，和诅咒或者幻兽那种不同，内心能感到一股惊人的寒意。”库尔特说。

里恩沉默了片刻，扭头问道：“克洛，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克洛神游天外，闻言回道：“嗯……我当时真的不是特意盯着你醒没醒的，联系托瓦尔的时机只是巧合。”

“……不是这个，你太不打自招了。”里恩无语，拿刀柄怼了怼他的后背，说，“是灵力啊，灵力。给我集中注意一点！”

“这、这样啊。”克洛反应过来，发现周围一圈看好戏的眼神，尴尬地说：“咳咳，我感觉刚才的灵力有点熟悉，具体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不过好像和冰灵窟那边冒出来的差不多，可能那些冰魔兽就是因此聚集过来的吧。”自从和两大至宝扯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后，克洛就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敏感了不少，面对特定的属性，连曾经身为祭品的里恩都比不上他。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似曾相识。”里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想了想，说，“这么站着也不是办法，总之先下去看看吧。”

大家带上收集到的魔兽粉末和帮桑蒂采的抗寒植物幼苗，顶着正午的太阳满载而归，发现沿路的魔兽果然少了大半，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异常。

吃过午饭，里恩向父亲借来了山洞大门的钥匙，踏上了通往冰灵窟的道路。

山洞内外的空间仿佛处在两个不同的季节，空中飘着细碎的冰雪碎屑，冰封的山体包围着一座狭长的天然桥，覆满积雪的冰灵窟竖立在尽头，和两年前离开时别无二致。

亚尔缇娜哈了口气，张开手掌接住飘落的雪花，说：“下雪了。”

里恩关切道：“大家都有带备用服装吧？这里的天气反常，加件衣服吧。”

其他人不假思索地听从了教官的建议，克洛却无论如何都不肯穿上大衣，号称真男人不能畏惧天寒地冻。亚修笑话他死要面子活受罪，被他挑衅回来，为了所谓的男人的尊严也拒绝穿外套了。两个人较着劲，不管里恩的劝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哆哆嗦嗦地跟在队尾。

亚尔缇娜回头看了一眼，向里恩汇报道：“克洛和亚修在共振，由内而外的。”

里恩不易觉察地生起了闷气，默默准备好了解冻暖暖包，摇了摇头，说：“随他们去吧，悠米尔的冬天会给他们好好上一课的。”

路到尽头，冰灵窟的大门缓缓打开，一股寒气扑面而来。里恩又感觉到了之前那种夹杂着熟悉气息的灵力，心中起疑，没有留意身后的情况就直直向前走去。

亚尔缇娜在漫长的山路上消耗了太多体力，昏昏沉沉的，一晃神就发现面前的里恩已经消失在了门里，难得大惊失色地喊道：“教官？！”

“教官消失了？”

悠娜焦急地往前冲，由于还没有确定门内的情况，克洛一个箭步上前把她拉回身后，皱眉道：“那家伙好像被卷进奇怪的地方了啊，这可麻烦了。”

亚尔缇娜和妙捷帮忙拦住悠娜。旁边的库尔特会意地掏出一瓶药水向前掷去，只见回复药划着抛物线，突然整个消失在了半空，他踌躇道：“这是……异空间？”

“气息很熟悉……”克洛喃喃道。

库尔特正要进一步实验，克洛却无视了周围紧张的叫声，摘下手套，伸手探进前方的空间。那里没有特殊的灵力波动，却有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结界阻拦在门口，指尖越到它就像是被截断一样消失了。克洛诧异地抽手，搓了搓结了一层霜的手指，凑到鼻前一闻，上面沾染着和相同的气息，他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急匆匆地迈步向前走，说：“别慌，等我去捞你们教官。”

亚修一把薙住他的后襟，伸脚踩住了他的脚后跟，说：“别开玩笑啦！你们两个个人英雄主义的高龄中二病又要把我们丢下了吗？”

“鞋鞋鞋！”克洛甩开了亚修脚，做了个“请”的手势，说：“喏，你想进去就试试咯。”

亚修不以为意，一边哆嗦一边凹出很酷炫的步伐往门里走，本以为自己也会原地消失，回头一看，却发现只是很平常地踏进了冰灵窟的大门，恼怒道：“这又是什么超自然的玩意？”

克洛的眼珠不自然地动了动，咧着嘴嘲笑道：“这个结界只有我们这种开过骑神的高龄中二病才能进去，谢谢你帮我验证了~”

亚修不信邪，在门口进进退退不断地尝试，其他人也上前试了试，果然如克洛所说，全部被结界拒之在外，大家对此束手无策，只好垂头丧气地求助克洛。

“我已经搬救兵过来了，在这好好等着，别乱跑哦。”克洛低着头应了一声，迅速地发了几条讯息，又匆匆嘱咐了几句，做好觉悟只身进入了结界。

两位前辈离开后，总是闹哄哄的小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学生们又一次体会到了里恩失踪时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他们不甘心就这样原地等待，确认没有危险后开了个小会，决定先到冰灵窟里寻找线索。

灵窟似乎是之前巨型寒冰至尊的老巢，越往深处走就越多，每个都有足以列为通缉魔兽的实力，不惧生死一般向人冲过来。大家经历了几场艰苦的车轮战，刚到迷宫中段就难以招架了。

“啊啊啊！”悠娜打得不耐烦，心急如焚地嚷了一声，说：“教官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识时务者为俊杰，克洛刚走，亚修就厚着脸皮穿上了大衣，如今火气正旺，一连砍穿了三只魔兽，咬牙切齿道：“我已经看穿了，那对奸夫淫夫只是在找借口幽会而已，毕竟也找不到别的启动者过来实验。嘁，有骑神了不起吗？”

亚修的话没有得到认同，只有身为启动者亲友的库尔特受到了暴击，消沉地唉声叹气。

“我否定后半句。”亚尔缇娜气喘吁吁的，却仍没有抛弃吐槽的本能：“虽然那两位的日常作风十分破廉耻，他们暗通款曲的机会比教官听过的‘没有这个必要’还要多上三倍，在这种紧要关头偷情却也没有这个必要。”

这时，妙捷的arcus响了提示音，是克洛缇德小姐发来的通讯请求。

学生们一拥而上地围了过来，妙捷接通联络，没想到画面里出现的却是杜芭莉幸灾乐祸的脸。

“贵安，杜芭莉小姐。”妙捷对薇塔把她强行邀请入队的事情早有耳闻，一副毫不意外的样子。

杜芭莉得意洋洋地说：“听说舒华泽和头巾男遇到麻烦了？哼哼哼，如果你们非要求我的话，我也可以考虑抬抬手指帮你们一下的啦。”

“哈？克洛搬过来的救兵就是这位？真不愧是他。”亚修转向妙捷，说，“挂了吧，她帮不上忙。”

学生们还没来得及阻止亚修的无礼发言，对面的杜芭莉先爆炸了：“给、给我等一下！你这不良布丁头怎么知道我帮不上忙？”通讯窗口的画面被遮住了，好像是那边的人扒住了arcus屏幕，为阻止通讯被挂断做着无用功，“不就是……灵、灵窟、灵脉、精灵……反正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嘛，谁不知道啊！”

妙捷露出了烦恼的神色：“杜芭莉小姐，现在的情况很紧急，请问克洛缇德小姐在吗？”她又软绵绵地恳求道，“求求你啦~”

“这才像求人的态度嘛！”杜芭莉把喷出来的口水擦下去，清了清嗓子，说，“那个魔女过去找你们了，求我告诉你们等她一会，不然我才不会淌这个浑水！”

另一边——

隐藏在异空间之中的冰之灵场。

和其他精灵信仰遗迹一样，七大属性都发挥着作用，水属性尤为明显。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在此列的不详气息在暗中涌动，带来了肃杀的寒意。

里恩站在不远处，手里攥着一瓶回复药，捂着后脑勺思索着什么。

克洛看到他，提着的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二话不说先把经过加工改造的爱心大衣掏出来给自己捂上，一边摩擦生热一边拍了拍里恩的肩膀，信口胡说道：“哟，现在已经是1216年了，你失踪了好久啊。”

“果然克洛也能进来。”里恩完全没有身陷困境的窘迫，反而很高兴的样子，看到克洛瑟瑟发抖的衰样马上变了脸，横眉冷对道，“没想到你在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真的会害羞啊。我还以为你要冻到感冒发烧、伤口溃烂才肯加衣服呢，真不让人省心。”

克洛嘴硬道：“我那是在捍卫男人的尊严，就和第一相克后你非要抢先站起来一样。论不让人省心的程度你可和我不相上下……”话音未落，克洛看到地上围着的一圈魔兽残骸，跳到一边，惊道，“就这么一会你都干了些什么？这也太多了吧！”

里恩强行把暖包塞给了克洛，陪他开了个玩笑，“我都在这里过了十年了，这点算什么。”又指了指迷宫深处，正经地解释道，“我看这附近没有出口也没有导力信号，就稍微热了热身，前面还有更多。”

前方的道路上布满了花里胡哨的不死系魔兽，堪称物理意义上的群魔乱舞，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帕尔姆小径那群前仆后继的粉红猿羊。

克洛的嘴角抽了抽，说：“看来又是一场恶战啊，我要是不来你打算怎么办？我说的只管不断向前可不是这种不看路闷头向前冲。”

“抱歉，是我大意了。但是我相信克洛一定会过来帮我啊。”里恩面露羞愧，语气却带着一种莫名的自信，笃定地说道。

“你这家伙，让我们担惊受怕，自己倒不慌不忙地热起身来了。哥哥为你以身涉险，记得给我降息啊。”克洛裹紧了大衣，严厉地说。

里恩挠着脸颊接受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勒索，问：“学生们在外面怎么样了？”

“放心，我随口扯了个谎把他们稳住了。”

里恩叹了口气，摇头道：“这么做是不对的。”

“没办法，情况特殊嘛，我说只有启动者才能进结界，不然他们也不能安心等着。”克洛自知理亏，解释道，“进来前我拜托灵异事件处理专家们帮忙哄孩子了，快表扬我考虑周到。”

里恩捕捉到了他的言外之意，问：“这么说，克洛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卷进来了？”

“嗯，我一直有种微妙的感应，进来后就更明显了。”克洛的表情严肃了起来，说，“这里有死亡的气息。”

里恩神色凝重地点点头，摇了摇手里的回复药，说：“这个灵场似乎只允许没有生命或者……我们这种曾经死过的人进来。”

克洛咂嘴，强颜欢笑道：“也不知道我们拿到的是不是只进不出的单向门票。”

“不。”里恩坚定地说，“两年前我们在冰灵窟击败的魔煌兵伊斯拉·死天使，它身上就有这种令人发寒的气息。现在想来或许与这个地方不无关系，那么既然它能出去，我们也能出去。”

“怎样都没关系，我就当舍命陪君子了。”克洛顿了顿，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说，“就这样一起长眠在美丽的灵场也不错啊，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标准结局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嘛。”

里恩皱紧眉头严词拒绝道：“才不要。好不容易才从捉弄人的命运里逃出来，我和克洛还有很长的人生要一起度过呢，怎么会被这种小打小闹的困境打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哈哈。”克洛眉开眼笑地应道，“好！为美好的未来拼命挣扎吧。”

里恩伸出拳头和他碰了个手：“那后背就交给你了，克洛。”

“没问题——只要你不暴走，还要我追在屁股后面喂药的话。”

里恩被戳中了痛点，恨恨道：“不会再给你这种机会了。”他收起药瓶，抽刀出鞘，想起不久之前的惨案，摸了摸自己已经肿起来的后脑勺，哭笑不得地说：“抓紧时间找到出口吧，让学生们着急，再扔东西砸我就不好了。”

“是库尔特干的。”克洛憋着笑，第一时间供出了作案凶手，挥出双刃剑，和满脸无奈的里恩一起默契地向前方的不死之王冲去。

# 22

半小时后，七组正在杜芭莉叽叽喳喳的指挥下殴打魔兽，薇塔踩着魔法阵出现在了他们身后。学生们像是见到救命稻草一样围过来，她先花言巧语地哄了杜芭莉几句，对方嘴上嫌弃但显然心里十分受用，一边碎碎念一边挂断了通讯。

“抱歉，来晚了点。大家和神速小姐玩得开心吗？”薇塔呵呵笑道。

悠娜愁眉苦脸道：“不要开玩笑，我们很着急呀。”

亚尔缇娜也迫不及待地问：“教官他们到底去哪了，我们能做什么吗？”

“先别急，听我说。”魔女用蛊惑人心的嗓音安抚道，“我去看过了，大门附近的灵力有微小的异常，那里有一个隐藏的门，和你们在相克时见到的相似，通往灵窟的本体冰之灵场。”

妙捷：“冰之灵场？怎么现在还会存在灵场？”

“我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啊。”薇塔对原主顾的提问露出了苦恼的表情，摊了摊手，说，“其实冰灵窟本身就不该出现，依过去的经验来看，普通的灵窟会随着灵脉的变化显现和隐藏。可惜冰灵窟不是‘普通’的灵窟，魔女的记载中没有相关的资料，连罗塞也不慎清楚，它就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似的，和那个蹊跷的圣灵窟如出一辙。”

库尔特：“圣灵窟是因为大地圣兽的力量显现出来，那么冰灵窟呢？”

“可能与至宝有关吧，我就是为此而来的。”薇塔无奈道，“即使被通缉也要履行职责，那些偷懒的执行者们都该向我学习啊。”

亚修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高深莫测的超自然话题：“这些乱七八糟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进不去的，灵场的大门有不知名的封禁。”看到同学们失望的表情，薇塔好心补充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让你们火冒三丈的魔兽就是被灵场泄露出来的灵力孕育的，这说明灵场的灵力可以干涉到外部世界。灵脉的影响是相互的，先往前走吧，去魔兽源头找找有没有反向干涉到内部的办法。”

姑且证明了攻略灵窟的决定是正确的，学生们暂时鼓起了士气，在魔女的帮助下继续前进。

灵场中，除了被外界灵力孕育的不死系魔兽，还游荡着数不清的亡灵，它们没有实体，只是缥缈的幻影，像是刚从永眠中醒来，在漫长的时光中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出于对生命的渴求不厌其烦地骚扰着里恩和克洛，一次又一次徒劳地穿过他们的身体，虽然不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却让战斗变得更加困难。好在二人都是身手敏捷的老练武者，他们配合默契，互相掩护着打散了纠缠不清的影子，几番苦战后完好无损地突破重围，踏上了通往终点的传送阵。

四周若隐若现的景象飞速闪过，带来强烈的晕眩感。里恩阖上眼，这些景象却直接投射到了大脑之中，他看到了加雷利亚要塞的列车炮，汤玛斯教官和罗西努的邀请，朱诺海上要塞的猎兵，在最后现身的地精之长……这些场景仿佛在回溯时间，却都发生了不大不小的改变，或是缺少了重要的人，或是产生了逻辑的悖论，虽然相似却不能与记忆完全重合。

一阵天旋地转后，里恩终于抵达了灵场的终点。这里没有魔兽，取而代之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冰砖阶梯，天空被黑色的烟雾笼罩着，台阶高耸而狭窄，反射着晦明不定的冷光，映照着四周无尽的虚空。

大概是因为传送的影响，里恩有点恶心，他定了定神，把传送阵中的古怪光景暂时抛在脑后，下意识转头寻找克洛，没想到对方的样子让他大吃了一惊。

“克洛？你怎么了？”里恩紧张地问。

“什么怎么了？”克洛低头看了看，发现自己随着巨影的消失变成了魔煌城时的装束，他耸了耸肩，自嘲道，“可能是精灵们认为我更适合复古装扮吧？不过现在看这身是不是老掉牙了？”

“怎么会？克洛的品味总能领先时尚潮流。”里恩发现他的脸色不太对，关切地问，“这传送阵有些不对劲，你感觉怎么样？”

克洛胡乱扯开了领扣，揉了揉喉结说：“没事，有点晕车而已，小心前进吧。”

道路幽静而漫无边际，里恩一边前进一边留意克洛的状态，对方似乎察觉到了身边若即若离的视线，玩笑道：“还好我不恐高，害怕的话可以闭上眼睛让我背你哦。”

“好啊。”里恩不假思索地伸手示意克洛背他。

克洛紧急退后两步躲了过去：“欸？认真的？”

看到克洛大惊失色的样子，里恩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说：“开玩笑的。穿着这身耍帅的衣服是不是要冻僵了，要我背你吗？”

“不必了，一点也不冷。”克洛的嘴角抽了抽：“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游刃有余了？这可让人吃不消啊。”

“事到如今怎么还在问这种问题？你应该尽快习惯成长后的我，失忆的苍之齐格飞阁下。”趁学生们不在，里恩毫不留情地打击起克洛视若珍宝的面子。

克洛对他的调侃置若罔闻，快走了两步，背对着里恩哼起了茱莱的小调。

脚下的阶梯像是永远走不到尽头一样，连里恩也感到了些许疲惫，又前进了一段，克洛停下了脚步，开口道：“还要走吗？我觉得这里风景不错，一直优哉游哉地留在这也挺好嘛。”

“你又在消极怠工了。”里恩气极反笑，责怪道，“是谁刚刚还大言不惭地说‘为了美好的未来拼命挣扎’来着？”

“好好好，怕了你嘞。”克洛深吸一口气，重新打起精神，懒洋洋地迈开了腿。

没过多久，道路的尽头终于显露了出来。

阶梯顶端是一个宽阔的平台，天空中的黑雾不断聚集，与灵气融合，在平台上汇成了一个巨大的身影，随着二人的靠近逐渐变得清晰。它冰蓝色的身体缠绕着黑色的纹路，身形与在启动者试炼和梦幻回廊中遇到的巨影罗亚相似，给人带来强大的压迫感。

判断出这就是脱离灵场的必经之路，里恩摆出架势准备战斗。然而不知为何，面前的巨影并没有攻击的欲望。里恩携带的冰皇圆环与它产生了共鸣，不受控制地飘到空中，激荡起一圈圈蓝黑色的涟漪，然后被巨影吸入腹中。巨影低沉地哀鸣着，让人发自心底地感到敬畏和悲怆，它像雾一样聚集，又像雾一样消失了，原地有状似塞姆利亚石结晶的影子一闪而过，也不见了。

早些时候，七组也到达了深处的考验之地。魔女帮手的冰属性魔法在此地发挥有限，大家艰难地击败了在此等待的冰魔兽首领，来不及休息就四处寻找起可疑之处。



在灵场内巨影消散的同时，塞姆利亚石结晶在灵窟的高台上突兀地显现出来，与旧七班见过的不同，上面有着怪异的黑色纹路，但这不妨碍它美丽的辉光照亮了整个空间，每个人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

薇塔发现了异常，准备出声警告，身后却突然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大家警惕地握紧武器，回头，原来是乔治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奔过来。他将将刹住车，还说不出话，先让战术壳放出结界阻止学生们接近高台。

乔治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又花了好一段时间才缓过来，断断续续地说道：“还好赶上了，不枉我从石碑那一路跑过来——欸？克洛缇德小姐也来了？”

“不巧，早来了一步。”

令人痛苦的超负荷奔跑瞬间失去了意义，乔治有些丧气，拄着膝盖怨念道：“克洛这家伙，喊了别的帮手也不早说一声，能捎我一道也好啊。”

“没错，这个仇一定要记住哦~”薇塔坏笑道。

“可能因为他走的太匆忙了吧，应该不是故意的。”悠娜难得帮克洛说了句好话。

“可是……为什么不用战术壳飞过来呢？”亚尔缇娜问。

这个问题扎了乔治的心窝子，他耷拉着脸回答：“对不起，体重原因。”

“没关系，除了当众讽刺前辈身材的克洛外，别人不会在意这些的。”妙捷夹带私货地安慰道，“这个仇也要记住哦~”

乔治似乎是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念到现在还在危机时刻，觉得还是暂时放下私仇把话题拉回正轨为妙：“咳咳，想必冰之灵场的事情克洛缇德小姐都告诉你们了。那块塞姆利亚石就是灵场与外界连通的钥匙，如果你们这些没有投影的普通人被它卷入灵场，会被永远困在里面的。”

“‘投影’？那是什么？”亚尔缇娜问。

“克洛缇德小姐没说吗？”乔治气还没喘匀，不太想做长篇大论的解释工作。

薇塔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

“好吧。”乔治叹了口气，认命道，“冰灵窟其实是一座囚牢，先祖建造它时借助了时之至宝的力量，用以制衡「巨硕之一」，将返魂失败的不死者囚禁在异界的灵场中，但也为误入的

族人留下了后门，灵场会将他们死前的状态投射出来，只要消灭这个投影就可以通过‘钥匙’出来了。”

“死去的样子？”悠娜惊讶道。

“对。作为牢狱，灵场的大门对进入者进行了过滤，只允许沾上死气的人通过——也可以说是曾经‘死亡’的人。”

亚修：“嘁，克洛那混蛋果然在说谎。”

库尔特有点失落：“他也只是怕我们担心吧。”

乔治有些不明所以，听了大家的解释后，憨厚地笑道：“和克洛相处久了，被骗这种事常有，习惯就好。”

“感觉乔治前辈没有立场这么说。”亚尔缇娜说。

乔治的鼻尖立时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心虚地说：“总、总之，既然作为钥匙的塞姆利亚石已经出现，想办法通知克洛他们消灭投影就可以了。”

“说得简单，你有什么办法联系到他们吗？”薇塔叹道。

乔治顿了顿，揉着鼻子烦恼地说：“这个……我也在想。毕竟正常情况下只有知情在地精才会进去啊。”

大家又陷入了绝望的沉默。

“咳，其实还有一件事。”乔治打破了沉默，“冰灵窟早在八百年前就被地精之长封闭了，它为什么会在两年前重现，而且守护灵场的魔煌兵出现在现世，本该在这里的塞姆利亚石却消失了。”

“因为这里是因果分岔的地点，时之至宝的力量受到了扭曲啊。”

不知什么时候到来的贝利尔裹着黑魆魆的斗篷从暗处冒了出来，吓了大家一跳。然而似乎是潜意识受到了某种神秘意志的蒙蔽，没有人想要深究她所说的“因果”是什么。

“克洛还通知了你吗？”薇塔扶着额头失望地说，“看来姐姐我早就不是他寻求帮助的唯一对象了，有种孩子翅膀硬了飞走了的感觉。”

贝利尔露出了疑惑的神色，但对此未置一词，她拿出一个贝壳状的物件，说：“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维持导力通讯的古代遗物「声音贝壳」，用这个联络他们就好了。”

“哦？这不是奥利巴特殿下下的东西吗？”薇塔挑眉问道。

“是啊，看在我和银闪小姐投缘的份上才借我一天的。”贝利尔说。

妙捷疑惑道：“您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帝都赶过来的？”

“没有很短，我坐今早的定期船来的。”

库尔特无奈：“看来贝利尔小姐又未卜先知了。”

“没错。在危机面前坐以待毙是没用的，我们需要占卜来未雨绸缪。”贝利尔懒洋洋的语调微微上扬，兴致勃勃地阐述起了她的神秘学理论。

正当里恩在空荡的平台上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口袋中本已失去信号的arcus突然响了起来。

乔治的通信接了进来，对方看到久违模样的克洛，神色变了变。他让里恩等一下，吩咐大家联系克洛，悠娜半信半疑地拨了过去，通信成功接通，而里恩的身边却并没有响起arcus的提示音。

乔治确认了自己的猜测，正色道：“里恩，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解释……”

听完乔治的说明，里恩愣愣地挂断了通信。

过了半晌，他犹豫地问：“克洛，是幻影？”

“克洛”平静地笑着，说：“被识破了啊，还想多陪长大的后辈玩一会儿呢。”他眨了眨眼，咧开大嘴得意洋洋地问，“这次的‘魔术’怎么样？有骗到你吗？”

“哈哈。”里恩僵硬地笑了笑，手足无措地揪了揪衣领，说，“原来我还是没什么长进，虽然年纪已经比现在的你大了，克洛就算只是幻影也能把我骗得团团转。”

克洛隔空虚揉了揉里恩的头发：“也没有，你不仅长高了还学坏了不少。反正成长的过程一般也就是学坏的过程嘛。”他注意到里恩耳畔闪亮的银扣，吹了声口哨，说，“新耳钉不错。”

里恩配合地低下了头：“嗯，是‘现在的’克洛送的。”

“看得出来是我自己的品味，别忘了每天消毒哦。”克洛大大咧咧地展开了双臂，说，“你已经知道怎么出去了吧？来吧，别让你的小伙伴们等得心都碎了。”

“……乔治前辈让我们准时一起动手，还有三分钟。”里恩强颜欢笑地说，“还有一会儿。”

“哦，差点忘了现在的‘我’还在这，是个好主意。”克洛收回了手，“不过乔治是怎么懂得这些神眉鬼道的事的？”

“这个嘛……这两年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克洛这样的演技派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了。”里恩苦笑道。

“难为你们了。”克洛惭愧地挠挠头，问，“说说两年后的我怎么样了？”

“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个糟糕的前辈。”里恩略微提起了精神。

“欸？还只是前辈吗？”克洛惊讶地问。

“不然呢？”里恩想了想，补充道，“哦，还是我的问题学生。”

“啧……学生什么的先随便啦，关键的进展太慢了，也太丢人了。”克洛喃喃自语道。

“嗯？”

“没什么。时间快到了，做好准备吧。”克洛一脸决绝，再一次张开了双臂。

里恩的眉毛垂了下来：“如果可以，真想和克洛一起留在这啊……”

“别说傻话了，来个痛快的。那叫什么？”克洛一贯轻佻的脸严肃了起来，模仿里恩的语气说，“为了美好的未来拼命挣扎吧！”

里恩犹豫地抽出了太刀，非但没有被他的夸张演出逗乐，反而更加消沉了。

“等一下。”克洛制止了他的动作，“过来。”

里恩听话地走过去，微微仰起头看向他的脸。克洛低下头，冰凉的脸缓缓贴了过来……

里恩愣在了原地。这是一个没有触感的吻，对方高高的鼻梁甚至滑稽地从他的脸颊穿了过去，像一个荒唐的骗局，但他好像闻到了莱诺花的香味，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初遇的黄昏。这种感觉诡异而旖旎，让人欲罢不能，里恩像是喝醉了酒一样，思绪和心跳一起飞到九霄云外

去了，而克洛趁他不备，自己撞上了尖锐的刀锋。里恩回过神，连忙抽回了手，他的双唇干瘪地开合了几下，却没法控制自己发出声音来。

克洛摇了摇头，凑到了他的耳畔，“永别了。”他顿了顿，轻笑道，“不对，一会儿见。”

“克洛”轻飘飘地道了别，和之前遇到的幻影一样消散了。里恩恍惚中伸出手，什么也没有抓住。

外面的学生们焦急的等待着，高台上的塞姆利亚石结晶漫出了两道黑雾，克洛和里恩几乎同时被传送出来。

克洛站直了身体，发现里恩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以为脸上沾了什么脏东西，摸了摸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刚一抬头，里恩猛地扑了过来。克洛后退缓冲了两步才险险接住他，通过自己不甚愉快的遭遇大概猜出了对方此举的原因，怕了拍他的背，自以为是地安慰道：“不就是干掉了脸蛋超帅的幻影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人并不介意。”

里恩没有领情，狠狠揪住他的领带贴了上去，瞳孔中满溢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两人的鼻尖碰到了一起，他却如梦初醒一般陡然停下动作，两个人都被里恩的举动惊呆了，搂搂抱抱地杵在原地面面相觑。

——黑雾散去后，下面的人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失算了，居然真的在偷情。”亚尔缇娜露出了痛心疾首的眼神。

“真是的！”悠娜跳脚道，“快下来啊，你们知道大家多着急吗？劫后余生的拥抱一会再来不行吗？”

“嘘——别影响我们看戏。”亚修不满地说。

“偷……偷情？不不不，这是误会。”里恩做贼心虚地松手走了下来，意外地有点脸红，“抱歉让大家担心了。乔治前辈，还有克洛缇德小姐，多谢你们了。”

薇塔说：“不客气，人情已经算在克洛的头上了。”

“同上。”乔治危险地笑道，“克洛，等下过来和我谈谈别的事情哦~”

“等等，贝利尔小姐呢？”库尔特问。

薇塔：“挂断通讯就静悄悄地走了，克洛叫来的帮手真是神出鬼没啊。”

“贝利尔？我没叫她啊？”克洛不解道。

大家给不请自来的贝利尔发去了联络，确认她平安无事地返回了悠米尔，休息片刻，开始分头进行善后工作。里恩独自到外围清剿漏网的魔兽，克洛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敛声屏气地绕过乔治跟了上去。

克洛静静注视了他一会，走上前去：“怎么了？你的剑又变得迷茫了。”

“.....抱歉。”里恩没有反驳，他看着自己的刀沉默了一会，收刀入鞘剑鞘，问，“灵场分开之后克洛遇到了什么？”

“一个超可爱的五岁小鬼求我带他找爸爸，我不答应，他就缠着我给他捏雪兔子。”克洛想了想，问，“你呢？”

里恩点点头，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克洛伸出手想要揉揉他的头发，却被挡开了。

“你不是里恩！没有里恩能抵抗得了摸头攻击，五岁的也不行。”克洛掐住了里恩的脸颊，“快说，你是谁假冒的？”

“抱歉，克洛。”里恩蔫巴巴地说，“我有点乱，让我一个人静一会。”

被下了逐客令，克洛悻悻地走了，他的心情本就不太妙，这样一来完全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突发抑郁，决定去找找亚修的麻烦。

当然，亚修也不是个好惹的主，看到他靠近，先下手为强道：“哟~~~~这不是我们傲雪凌霜的苍之骑士大人吗？怎么捂成了个粽子还一脸菜色啊。”

“呵，你这肾虚的年轻人，就不要跟我玩五十步笑百步了。”

“别把我和你相提并论，五十步和一百步也有区别，我是那个五十步的，而你嘛——”亚修指了指克洛胸口大大的红心，发出了嗤笑声，说，“这是个什么啊，也太风骚了吧？”

“爱心大衣，小情人绣的，你有吗？”克洛一脸春风得意地说。

亚修忍住怒火装出大度的样子：“没有啊，但我有药你吃吗？”

“你有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哦~怪不得你每天都像是把药当饭吃一样。”

克洛占据了上风，决定见好就收，在下一轮战斗开始前嘻嘻哈哈地走远了。他打算去灵窟外检查一下顺便透透风，半路被薇塔拦了下来。

薇塔用扇子挑起了克洛的下巴，甜腻腻地说：“看起来蛮精神的嘛，我的骑士。”

克洛不为所动，敏捷地闪身躲开，眯着眼睛递给她几个牛皮纸包：“你要的魔兽粉末，咱们人情两清了，古利亚诺斯回来后记得替我向它问好，byebye~”

克洛说完转身就要走，薇塔放出一个小陷阱把他拦住：“真冷漠。偶尔瞒着家中娇妻和老相好不逾矩地叙叙旧多刺激啊，机会难得，年轻人不要这么没有激情。”

“还有事吗？我要报警了。”克洛调出了兰迪的arcus号码。

“明明是你求我帮忙的，真是过河拆桥。”

“因为我体内的怪阿姨警报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离你远一点啊。”

魔女的眼中隐隐冒出危险的金光：“恕我冒昧，您刚才说怪什么？”

“没、没什么。”克洛感到毛骨悚然，赶忙转移了话题，“你还在通缉中吧？这么悠闲地到处乱跑没关系吗？”

“当然很危险，可是姐·姐·这么关心你，只能把危险置之度外了，感动吗？”

“好感动哦——”克洛棒读道，“说吧，你到底要做什么？”

薇塔甩开扇子掩嘴坏笑道，“我看上的两个男孩子互相看上了，容我留下八卦一会儿嘛。”

“啧。八卦是没有的，但我有药你吃吗？”克洛现学现卖起来。

“不用了，我自己也有，还可以送你哦？”

“什么药？”

“男用型强效媚|药——”薇塔装模作样地把手伸进口袋。

“哦？快拿出来让我批判一下。”克洛贱兮兮地凑了过去。

“是不可能的。”薇塔拿出了一本装订精致的小薄册，“靛灵之里最近流行的刊物，艾玛社团的新作。我已经拜读过了，非常的精彩生动。送你做伴手礼吧。”

关于掺杂时之至宝力量的塞姆利亚石如何处理，大家见证了一场地精和魔女之间的激烈博弈，最终二人各退一步，把情况汇报给了封圣省和结社，让老狐狸们去烦恼。通往冰灵窟的道路被重新封锁起来，大家就此分别，七组也回到了演习地。

这两天发生了太多事情，就寝之前，克洛独自来到列车外，想要整理整理复杂的心情。他随意找了个木桩坐下，在万籁俱寂的夜晚静静呼吸着与家乡纬度相近的微凉空气，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口袋中找出薇塔送的那本神秘刊物，随意翻开了一页。

不久后，演习地的一角响起了力天使加农的轰炸声，还惊动了刚巧出门散心的里恩教官。

总之，克洛同学的风纪评分只剩下一分了。



# 23

第二天放学后，学生们还没从实习状态中调整回来就被召集到操场，分校长说届时会有好消息公布，但具体是什么连教官们也摸不着头脑。

大家一头雾水地站好队，操场上，弗朗奇先生和瑟雷斯坦管家正在整理仓库，克洛在一旁帮忙运送货物，看起来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克洛在做什么？”亚尔缇娜探头探脑地问。

悠娜说：“谁知道呢，良心发现了？”

亚尔缇娜摇摇头：“看表情，不像。”

“大概是在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风纪评分而进行义务劳动吧。”妙捷说。

悠娜问：“风纪评分？我记得克洛还剩三分，他又做了什么事得罪了教官吗？”

被学生们当成了空气的里恩教官犹豫地出声：“我平时应该还是很公平公正的吧？不会因为私人原因胡乱改分的。”

克洛艰难地捧着三个箱子经过，恳求道：“英明神武的教官，看在我积极改过的份上，可以给我加一分吗？就一分。”

里恩刚要回答，亚修抢先拒绝：“不——行——”他支使道，“搬完东西再去菜园把土松了。”

克洛：“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

“我这是在帮心慈手软的舒华泽管教你，不然他十有八九会因为‘私人原因’随随便便就放你一马。你说是不是，头巾男？”亚修挑衅道，“话说，长期戴头巾会导致脱发吧，你把刘海放下来是不是因为发际线已经危在旦夕了？”

“嘿？！”克洛气冲冲地扔下箱子，两根坚挺的呆毛晃了晃，撩起刘海证明自己毛发尚且旺盛，“V字刘海是最新的时尚潮流，这可是连里恩和库尔特都懂得的道理，你这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双色枯草头分明是赤裸裸的嫉妒。”

“请暂停一下，我才不懂这种歪理。”库尔特说。

“也与我无关，我从小就是这种发型。”里恩无奈地说，“克洛，无故争吵也会影响风纪分数哦。”

克洛不服：“明明是亚修先无事生非的！”

“好啊。”亚修奸笑着说，“那就给我们一起扣两分吧，给我多扣点也没关系，我没意见。”

克洛：“我有意见！”

里恩为难地摸摸后脑勺：“……这次没有随地纵火那么严重，还是先饶过他吧。”

“纵容。袒护。包庇。”亚尔缇娜鄙夷道。里恩的冷汗刷刷地冒了出来。

这时，分校长出现了，苦劳人米海尔教官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学生们立刻停止交头接耳老老实实地站好，克洛也扛上货物灰溜溜地走开了。

“诸君！”分校长在队伍前站定，说：“为了贯彻托尔兹的传统，我和樊戴克校长已经决定正式恢复学园祭活动，举办日期为本周末两天，你们可不要丢了分校的脸。”

“唔欸欸？学园祭？”托娃惊讶道。

“喔~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东西，要做什么啊？”兰迪说。

“就是学生们准备丰富的节目一同欢乐的日子，也会有校外人士过来参观。”里恩解释道，“但是不管怎么说时间也太紧了吧。”

“我已经反对过了。”米海尔教官叹了口气，“但你们也知道，我的否决权一向是失效的。”

“只有突发事件才能激发独角狮们居安思危的精神和临危不乱的意志，樊戴克校长也认同这点。”分校长斗志昂扬地说，“况且我们还有经验丰富的教官和学生会长做帮手，不是吗？”

克洛在远处敷衍地答道：“劳改中，勿扰！”

分校长不以为意：“就这么定了。为了减少前期准备的工作量，我已经自费购置了一些备品放在仓库，你们可以随意取用。希望大家能筹备出一次完美的学园祭，我很期待哦。”

念在时间的急迫性，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返回教室开始了延长会议，克洛也被七组拖了过去，但因为老是推荐泳装派对被女生们要求禁言了。里恩从昨天开始就怪怪的，他下意识地避开克洛，说着“教官不便干涉，大家自由发挥”就回宿舍去了。

几轮讨论过后，悠娜一筹莫展地问：“我们要到底做什么，完全没有头绪啊。”

亚尔缇娜提议：“实在不行就摆摊出售里恩教官的闲置物吧，又方便又受欢迎。”

妙捷：“好主意，名字就叫做苍之骑士与灰之骑士♥的拍卖会，女校的学生们说不定会为此倾巢出动哦~”

“喂！不要因为我不说话就随随便便把别人的♥当作拍品啊！”克洛严正抗议道。

“你们认真一点。学园祭不是一场普通的祭典，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算不能力压群雄也要全力以赴。”库尔特慷慨陈词道。

悠娜怏怏地问：“那么库尔特有什么想法吗？”

“跳蚤市场没有什么新意，食品摊有桑蒂和弗雷迪了，音乐方面也有过旧七组的前例……”库尔特略加思索，说：“舞台剧怎么样？剧本还可以交给亚修来写。”

悠娜提起了精神：“可以啊。”

尔缇娜：“没有意见。”

妙捷：“就这么决定了？舞台剧的题材呢？”

亚修把骄傲的二郎腿翘到了桌子上：“那要看有什么道具了。安布斯特前辈，透露一下罗刹都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吧。”

“是有不少吸引眼球的好东西。”克洛灵光一闪，“库尔特，你已经为学园祭做好觉悟了吗？”

“当然，万死不辞。”

克洛颇具深意地笑了：“用不着这么夸张，有你这句话就好。”

库尔特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爱丽丝？！”

克洛举着一件带围裙的天蓝色蓬蓬裙和库尔特比了比：“虽然莫名觉得托娃更适合这种，但尺码不对。看配色我就想到你了，你看你的身高正合适，我们还有现成的兔子。”

亚尔缇娜在悠娜的帮助下试穿马甲，看起来非常高兴的样子，说：“我喜欢这个，就这样吧。”

“说了那么多，可我是男人啊！”库尔特非常懊恼自己没有再长高一点，强烈反对道。

亚修坏笑道：“不就是反串吗，简直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来围观的席德尼激动地起哄：“就算是男人也没有问题！库尔特你可以的！”

库尔特继续寻找拒绝的理由，但底气减弱了不少：“可……可我还是短发啊。”

妙捷：“别担心，虽然你的发色很特殊，但我会竭尽所能找到这样的长假发的。”

库尔特崩溃地问：“一定要这样不可吗？”

克洛引诱道：“明明是你自己说的‘万死不辞’，不要出尔反尔啊。”

“里恩教官说过男子气概不是从外貌看出来的，而是内在的自信与担当。这是一次让考验心智的修行，不要因为区区女装就退缩了啊，库尔特！”来仓库查看备品的凯利鼓励道。

库尔特动摇了，他纠结了半天，一咬牙一跺脚，下定决心道：“豁出去了！总归不会超过扮演混混的时候。”

“那可不一定……”——要看我的剧本怎么写了。亚修被妙捷轻轻怼了一下，话说到一半就憋了回去，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接下来的一周，整个托尔兹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新七组私下添加了一些新的设计，之后亚修就茶不思饭不想地泡在文艺社教室，女生们开始神秘兮兮地改造服装，还抽了时间帮库尔特做心理建设。里恩、克洛和托娃则作为前辈四处帮忙，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充实的生活让里恩把某种令他坐立不安的想法抛在脑后了。

午后，克洛溜溜达达地转悠到社团教室，想要检查亚修的剧本进展怎么样了，没想到里恩和塔琪安娜也在这里。

“克、克洛前辈！”塔琪安娜看到克洛，似是吃惊似是喜悦，语无伦次地说。

亚修咂嘴，说：“你这小鹿乱撞的样子是怎么回事？”

塔琪安娜扔下笔，摆着手怯生生地解释道：“不是这样的！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而且我说过不用叫前辈了吧。”克洛倚到了里恩的肩膀上，问，“在做什么呢？”

里恩不自然地揉了揉另一侧的耳垂，回答：“文艺社想要出版一期分校校刊，塔琪安娜要对我进行一次采访。”

塔琪安娜用力点头：“如果克洛前……克洛也能接受采访就更好了。”

“好啊，你要问什么？”克洛说，“不过我也没什么值得报道的吧，不像里恩教官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

“怎么会？克洛的人生也很精彩，两个人加在一起戏剧性就变得更强烈了。只要简单讲讲相克的故事这份创刊号就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塔琪安娜兴奋地说。

“……不会有什么少儿不宜的糟糕问题吧？”克洛想到那本老同学桃乐丝主笔的刊物与塔琪安娜和她如出一辙的兴趣爱好，打起了退堂鼓。

“不会不会！都是淑……书迷们感兴趣的普通日常问题。”

亚修懒洋洋地掏着耳朵：“事先声明，我可不要参与这种无聊的访谈节目。”

“那可真是感激不尽了啊。”克洛说，“话说散会之后你们背着我在密谋了什么，事先剧透一下怎么样？”

“抱歉，保密。”亚修斩钉截铁道。

“这么说学园祭的节目已经决定了吗？”里恩好奇地问道。

亚修自信满满：“差不多了，绝对会非~常~精彩。七组的人手少得很，到时候你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有阴谋。”克洛警惕道，“光是库尔特的女装会让你这样一脸由内而外的淫荡吗？”

“我平时就这么淫荡，有意见？”

“拌嘴先等一下。”里恩流汗，“库尔特是个严肃的人，你们不要闹得太过分啊。”

克洛耸肩：“这点不用担心，库尔特已经在女孩子们的诱哄下扛起了性别平等的大旗，逐渐接受蝴蝶结和高筒袜了。”

塔琪安娜攥紧了本子：“库尔特？蝴蝶结？高筒袜？”

“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不要和你们这些书迷的爱好联想到一起。”亚修说着，自己也陷入到遐想之中：“不过话说回来，舒华泽的腿也不错，如果套上吊带白丝袜，穿上高开叉旗袍，对我说‘主人大人，请享用我’，我也不是不能考咕唔唔唔！！！”

克洛幽灵一样出现在了亚修背后，肘关节死死锁住了他的喉咙，眯眼笑道：“小年轻，志向蛮远大的嘛。但是前辈今天要纠正纠正你的审美，白色吊带袜配旗袍会很土，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记牢一点哦~”

“青春期的男孩偶尔乱讲话可以理解，可是不要在女孩子面前这样口无遮拦啊。”里恩慈祥地教诲道，又劝克洛，说，“别勒亚修了，他都翻白眼了。”

“不要，凭什么做一样的事我就要被扣分，他就是软绵绵轻飘飘的安抚。对学生如和风细雨，对前辈如暴风骤雨，你也太偏心了吧？”

“毕竟克洛也不是青春期了，作为年长者要做好表率嘛。”

克洛摇头道：“这严重损害了我的心理健康，除非你叫我一声主人，不然立刻撕票！”

“不！”里恩突然皱起了眉毛，连嗓门都提了起来，义正辞严地反驳道，“克洛是眷属，我才是主人！”

里恩遗忘了命悬一线的亚修，打算与克洛好好理论一番，说时迟那时快，塔琪安娜捂着脸闷哼了一声夺门而出，留下三人在原地大眼瞪小眼。

“这是……怎么了？主人大人？”克洛犹犹豫豫地开口。

里恩耳根发红：“你、你还是不要这么叫了。”

亚修借机挣脱禁锢，猛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扯着嗓子嘶吼道：“狗男男杀人啦！”这声喊得气势十足，久久回荡在社团大楼里，后来被不明真相的学生们传成了校园七大不可思议之八。

晚间，塔琪安娜愧疚地找到克洛和里恩，总算是完成了约定的采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

豆知识：轨迹的1206年对应公元2017年。本文的学园祭是10.21和10.22。

# 24

水曜日的午休，亚修用比杜芭莉还要快的神速完成了剧本，顶着巨大的黑眼圈把大家召集到教室。

“红国王和红王后？！这就是你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压轴绝招？”克洛对分配到的角色万分抗拒，“哪怕是灰国王和苍国王都比这更有说服力。”

“反对无效，组织已经全票通过这个提案了。”亚尔缇娜说，“而且表决方式和你力推里恩教官的黑道人设时一模一样。”

里恩为难地说：“我倒是没什么问题，但克洛不同意的话……可不可以换别的角色？我们对换一下也可以。”

“那可不行。”亚修拿出了克洛哄骗库尔特时的逻辑说，“安布斯特用扑克打架，大衣上还有个情人绣的红心，到处炫耀，一副喜欢得不得了的样子。我看到红心王后就想到他了，太合适了。”

克洛：“所以为什么是王后而不是国王？”

亚修耸肩：“总要有人演王后，你又不同意让舒华泽女装，那不就只能让你自己上了？”

“等一等！”里恩疑惑道，“大衣？情人？那不是我……”

“误会！”克洛紧张兮兮地打断了里恩的发言，“都是误会，没有情人也没有炫耀。”

“哦~？”亚修挑眉道，“有把柄？”

“看什么看，别说没有把柄，就算是有我也不会摧眉折腰接受这个角色的。”

库尔特趁机反抗道：“其实我也认为女性的爱丽丝更靠谱一点。”

克洛干脆利落地打断了库尔特的发言：“咱们两个不能混为一谈，我的体型就完全不行。”

妙捷：“不用担心，我们已经为每个角色量身打造了服装~”



“这么快？你们的一天有72个小时吗？”克洛惊讶道。

“你知道这很难就好了。”悠娜说，“要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哦？”

“就算是量身定制的，让亚修穿也没有问题吧？……不对！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和里恩的尺码的？”

“嗯……学生们来问，我就把制服的尺寸告诉他们了。”里恩挠着脸颊承认道。

“啧，千算万算也没想到会被你卖了。”克洛哀叹道，“我为什么要提女装这种建议，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库尔特：“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不，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亚尔缇娜说。

亚修甩着剧本威胁道：“废话少说。现在改剧本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你不接受，我们就只能把实习报告贴出去展览了。”

“绝·对·不行。”里恩否决了这个简单粗暴的备用方案，带着一点点私心劝道，“大家这么努力，你这个提议者就试一下吧？反正克洛穿什么都很好看。”

“哎嘿嘿？是吗？我也这么觉得。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试试吧。”克洛摸着后脑发出了傻气的笑声，干劲满满地说，“别以为区区女装就能打败我，久违的学园祭，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大哥哥我倾情演绎出来的good crowmance吧！”

总之，排练正式开始了。

除了三位已知的角色，还有亚尔缇娜负责扮演“黑”兔先生，妙捷、悠娜和亚修则分别扮演睡鼠，三月兔和疯帽子。

第二分校没有礼堂，校工在操场搭好了舞台的框架。事不宜迟，当晚七组就来走了几遍流程。大家一起设计好了站位和路线，剧本的完成度很高，排练的效果也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干巴巴地念台词显得有些枯燥，亚修想了想，以“穿着蓬蓬裙打架很有噱头”为由，给克洛和库尔特加了一段打戏，并在塔琪安娜等人的强烈建议下把里恩也塞了进来。

考虑到其中两位还要穿上裙子演出，繁重的戏服难免会影响到他们的动作，大家决定加紧赶工，明天就开始带装排练，好让他们提前适应穿着裙子挥剑的感觉。

——于是，第二天塔琪安娜和瓦莱丽帮桑蒂抱着食品摊需要的食材去厨房预处理，经过社团大楼的游泳池时，听到半阖着门的更衣室里传出了难以忽视的声音：

“好痛！里恩你轻点！”

“这才一半呢，你放松一点。”

“我不行了！停一下停一下，太紧了！”

“那不就功亏一篑了？再放松点，深呼吸！”

“吸吸呼吸吸呼……嗷！别这样突然用力啊！”

“抱歉。已经快到头了，加油！”

接下来里面响起了一长串指尖刮过铁片的声音。

塔琪安娜听到一半，差点把手里的蔬菜扔出去：“欸？！！！！！！！”

桑蒂满脸通红，惊慌失措地拖起塔琪安娜和瓦莱丽就跑：“是错觉，一定是错觉，睡一觉统统忘掉就好了！”

“等……什么情况？”瓦莱丽不明所以地问。

“对对对，一定是错觉！”塔琪安娜自言自语地说，“桃乐丝前辈是不可能站逆的！”

——更衣室内。

里恩把克洛的束腰拉到底，紧紧扎了个死结，问：“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亚修摇了摇头：“我只听到了某人杀猪般的惨叫声。”

亚尔缇娜也说：“我只能听到教官和克洛色情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对话，耳朵已经完全移不开了。”

“欸？什么色情？”里恩慌乱中咬到了舌头，“是、是错觉吧？”

“并不是错觉哦♥~”妙捷说。

“你们居然，只在意，这种无聊的对话，而不来，关心受害者本人。”克洛趴在铁柜上喘着粗气，指着腰间的鲸骨质问道，“我说啊，凭什么库尔特，就不用穿这种东西？”

“这不显而易见的吗？库尔特的腰不是这种塞不进裙子的水桶啊。”亚修说着，拍了拍克洛的后腰，这举动令他发出了一声惨叫。

“我倒是觉得克洛的身材很棒，我打学生时期开始就很羡慕这种。”里恩帮克洛赶走捣乱的亚修，又帮他套上巨大的裙撑，挠着脸颊说。

“我也非常羡慕，可我太瘦了。”库尔特看着身上的裙子忧郁道，“能像里恩教官这样再硬朗一点也好啊。”

“教官其实也没强多少，他只是在教官服里塞了很厚的肩垫而已。”亚尔缇娜说。

里恩尴尬地笑了笑：“呃哈哈……不觉得这样看起来更可靠一点吗？”

“只能说是略微。”库尔特诚实地说，“不过教官，我也可以把校服的肩垫加厚吗？”

里恩有些泄气，说：“可以，但没有这个必要。”

悠娜安慰道：“其实库尔特的身材只能说是恰到好处，这张脸要是架在你父兄的身体上反而不大合适了。”

库尔特听到她的安慰，变得更忧郁了。

克洛缓过一口气，扶着腰僵硬地转过身来，一边比出了一个“一丢丢”的手势一边抠掉指甲缝里的油漆，说：“我觉得把我戏服的腰围放大一丢丢就能解决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

“因为这件裙子最开始是妙捷按里恩教官的尺码做的，亚修说你不同意，才临时改动了角色分配。”亚尔缇娜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不该说的，漫不经心地咳了一声加以掩饰，“反正你们的身高差不多，凑合凑合也没关系。”

“说好的量身定制呢？”克洛哀嚎道，“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妙捷坏笑道：“为了舞台效果奉献一下吧。比起贵族小姐使用的那种，这个束腰还保持在不损害健康的程度，多适应一下就好了。”

克洛抬手制止了她：“抱歉，先等一下，让我想想我哪招惹你了，不然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对身体有害吗？”里恩拄着下巴思考了一下，目光突然锐利起来，“我绝对不会让爱丽榭穿这种东西的！”

“喂！那我呢？大哥哥的身体就不配得到妹控教官的关怀了吗？”克洛激动地问。

里恩的耳垂红了红，狡黠地笑道：“克洛的话……其实这身意外地很不错，你忍耐一下。”

克洛咬牙切齿道：“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女装还女装。”

几位男士把女生们赶出了更衣室，换上了戏服，到操场集合，被里恩请来的武术指导劳拉已经在这里久候多时了。

劳拉远远就看到了奇装异服的一行人，还好她属于身体和神经都比较强壮的那种人，淡定地说：“我还在奇怪为什么里恩和克洛都在却要找我来指导，原来如此。”

妙捷：“怎么样，大家的扮相都很可爱吧？”

“呃……嗯。嗯！”劳拉犹豫地点了点头，拒不回答。

库尔特羞愧地捂脸。克洛拉了拉衣领，说：“既然你不说话，我就当我很可爱了。”

亚修：“呵，这不是穿得很高兴吗？看来之前的抗拒只是欲拒还迎罢了。祝你以后每天都能有新裙子穿，天天开心日日快乐。”

“哦。”克洛说，“祝你看连载小说作者弃坑，看推理小说被剧透凶手，看悬疑小说最后一章被人撕下去做了厕纸。”

“祝你放回复术被打断，开宿命苍蓝被混乱，戴着六个常青之绿被普攻打成破烂。”

“祝你在悠米尔泡温泉的时候被猿羊偷走衣服为了追回猿羊穿着浴巾踩着滑雪板从B赛道LV4的山顶滑下半路被扑面而来的寒风冻成冰块一路撞倒二十五个标旗三十九个障碍才成功刹车。”

“祝你穿着拖鞋被分校长支使抬钢琴的时候遇到马蜂为了躲避马蜂踩到香蕉皮后空翻七百二十度接前空翻三百六十度摔下楼落地小脚趾被俯冲而下的钢琴砸中又被马蜂狠狠叮上一口。”

“停！”里恩制止道，“你们的祝福已经向恶毒的方向狂奔而去一去不复返了。”

“克洛这次真的可以顺利毕业吗？”劳拉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对里恩说，“俗话说近墨者黑，但我已经分不清他俩哪边才是更黑的那个了。”

里恩扶着额头说：“如你所见，我也在为他的毕业而烦恼。”

“你的烦恼都是自找的，如果你不扣我的风纪分数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克洛得意洋洋地指了指脖子：“喏，反正从肤色来看我是白的那个。”

悠娜吐槽道：“你只是单纯的缺少色素而已——不对，这根本就和肤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

亚尔缇娜提醒道：“小心不要被克洛带进了他的节奏，其后果看看里恩教官的下场就明白了。”

里恩：“什、什么下场？”

亚尔缇娜：“没什么。”

大家在劳拉的监督下开始了魔鬼训练。很显然，主要受训对象是克洛和库尔特。库尔特踩着坡跟鞋找不准中心，几步路走地歪歪扭扭的；克洛倒是穿着自己的鞋，但举手投足都被巨大的裙撑限制住，动作施展不开。劳拉本着对剑道的极致追求，台上每动几下就要喊停纠正一次，每次都要让他们不断重复直到完美。

一场排练下来，两人气喘吁吁的，拄着武器才勉强站住。库尔特和克洛心有灵犀地对视了一下，说：“现在我对劳拉前辈的崇敬之心已经到达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劳拉疑惑地问：“怎么了？”

克洛佝偻着腰答道：“能穿着高跟鞋和裙子游刃有余地挥舞双手剑真是太可怕了。”

劳拉：“唔，习惯就好，比起奥蕾莉亚将军我还差得远。”

克洛：“那怪物已经超出人类范畴了，不予讨论。”

“哦？哪个怪物啊？”奥蕾莉亚似笑非笑的声音幽幽地传了过来。

克洛被分校长兴致勃勃地审视了一番，十分荣幸地被请去搬钢琴了，亚修憋着笑，嘴角差点翘到了耳根。劳拉看天色已晚，准备离开，大家收拾了衣服，把她送到车站，也各自回去了。

一小时后，克洛才跛着脚回到宿舍。

“我的快递？”克洛看着倚在墙角的木箱问道。

“嗯。卡普亚宅急便送来的，看你在忙，我就帮你搬上来了。”里恩说，“分量可不轻，你欠我一顿饭啊。”

“还真是不小。”克洛把足足有两亚距长的木箱放倒到地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狐疑道，“这是什么玩意，又重又占地方，黄金大提琴？机甲兵武器？不会是掀开盖子就引爆的炸弹吧？连寄件人的名字都没有，你就直接收下了？”

“我问过了，是罗格纳侯爵府送来的。不过你的担心也是有必要的——如果你做过什么能得罪到让学姐给你寄炸弹的事情。”里恩摊手道。

“这么说我反而觉得里面的东西会比炸弹还要糟糕了。会不会是洁丽卡过失杀人，想要嫁祸给我们？”克洛俯身凑上前嗅了嗅，一本正经道，“还没有腐败，应该是新鲜的尸体。”

里恩无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吗，说不定是卢雷的土特产呢？”

“这个尺寸的卢雷土特产，成捆的钢筋吗？”

克洛打开箱子打算一探究竟，刚刚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垫布，漫不经心地往里面瞟了一眼，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它们胡乱塞了回去，砰地扣上箱盖。

里恩本已经端起木盆准备去泡澡了，见他如临大敌的样子，停下脚步满心好奇地问：“怎么了？里面是什么？”

“有害垃圾，我去把它扔了。”克洛阴着脸，扛起箱子就往外走。

“不会吧？学姐千里迢迢寄了一箱垃圾？”原地留下了一张小卡片，里恩把它捡了起来，“等一下，有东西掉出来了。这是什么？”

「感谢你的杂志，作为回礼，在此奉上百分百还原的苍之骑士等身人偶，全大陆仅此一枚，请妥善使用，祝学园祭愉快のワの~P.S. 乔治已为其添加必要功能，替他向你问好~」

“……我似乎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尸体’。”里恩读完了卡片，露出了生吞了一整颗柠檬一样的表情，说，“乌鸦同学，你的嘴真灵。”

克洛面无表情地反驳道：“不，只是垃圾而已。我这就去把它烧了。”

里恩哭笑不得地拦住他：“对‘自己’不要这么残忍嘛。”

“……”

“……………”

虽然把打算毁尸灭迹的克洛拦了下来，里恩却没想好要拿这人偶怎么办，只能和这两张双胞胎一样的脸面面相觑。

“怎么样？果然还是烧了吧？”克洛真诚地提议道。

“虽然心情很复杂……”里恩挠头道，“但是它做得这么精致，骗了我们不少眼泪，就这么扔掉有点可惜了。安洁丽卡学姐也是想给你留作纪念吧？”

“才怪，她不怀好意得很。”克洛拧着鼻子说。

里恩思考片刻，挑起了眉毛，试探地说：“我有个想法，或许……能让它派上用场？”

# 25

那之后，里恩把一个神秘的人型搬到了排练现场，解决了亚修正犯愁的柴郡猫的选角问题。而克洛的免疫力形成得堪称急速，马上就抛下了所有没必要羞耻心与偶像包袱，又变成了全校师生里对学园祭最积极的那个，甚至还能游刃有余地拉着生无可恋的库尔特一起臭美，让本意戏弄他的七组同学们束手无策。

地域般的一周准备后，大家终于迎来了分校的第一场学园祭。学园祭第一天，里恩和克洛决定趁最终排练前的自由时光一起逛逛，借以回忆美好的学生时代。

校门口，库尔特身穿戏服，强颜欢笑地分发着宣传明晚舞台剧的传单，周围一圈被他的粉丝们团团围住，后面还跟了一只咧着嘴笑着的咪西，偶尔发出意味不明的奸笑声。里恩和克洛经过时，女生们仍然目不斜视，好像他们两个是透明人一样。克洛强行拖着里恩在旁边招摇过市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状况依然如此，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你是真的闲得慌。”里恩整了整衣襟，无奈道。

“江山代有帅哥出，我们已经被时代拍死在沙滩上了。”克洛咂着嘴说。

“看起来我们不需要担心明晚的观众人数了，不过真是难为库尔特了。”里恩说。

“这可是重新认识自己的宝贵机会。经历了这一场，库尔特就能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了。”

“嗯。克洛这几天的成长我们已经有目共睹了。”

“哼哼！果然论美貌小年轻还是比不过我的！”克洛摩拳擦掌地坏笑道，“怎么样，你也穿女装一起来成长一下吧？”

“别误会，我是指脸皮的厚度。”里恩说。



由于分校在近期的事件中出色的表现，再加上帝国时报上某位记者添油加醋的推广，今年以来利弗斯参加学园祭的游客格外的多，甚至击败了有着久远学园祭历史的托利斯塔——当然，其中也混杂着不少灰之骑士各种方面上的粉丝，大幅提高了人员数量与女性占比。

亚修难得起得比里恩还早。里恩他们说笑着赶到时，亚修正在把几箱据说是校刊的小薄本往文艺社的摊位搬。克洛和里恩殷勤地搭了把手，问了问校刊的内容。没想到亚修一脸吃了脏东西的表情，坚决闭口不谈，抱起箱子就跑了。

塔琪安娜邀请到了文艺社的前辈桃乐丝，两人坐在摊位上贴在一起交头接耳，时不时露出或兴奋或痛苦的神态。里恩打算去问候一下老同学，顺便买一本校刊看看自己的访谈到底写了些什么，克洛也打算就某本刊物的问题和桃乐丝好好谈谈。然而，学园祭刚刚开始，她们的摊位就已经被女游客们围得水泄不通，一条的蛇形长队甩了一圈又一圈，帮妹妹带书的维因也混入了其中。克洛和里恩每每靠近到五十米范围内就会被无数条诡异的视线钉在原地根本迈不动步子，决定还是等游人离开后再过去为妙。

“淑女的阵营越来越庞大了啊。”克洛摇着头感慨道。

里恩汗颜道：“我们的采访果然被她们歪到‘那个方面’了吗？”

“怎么？你也知道那个？”

“嗯。”里恩回忆起了打开新世界大门一幕，叹道，“不仅如此，我还帮班长和桃乐丝前辈做过小说校对……”

“原来你已经被她们的过激文学作品祸害过了吗？”克洛惊讶地打断道。

“……刚当教官的时候，为了亲身体会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也去进一步了解一下。”里恩挠着脸颊继续说。

“这种爱好就用不着亲身体会了吧，精神会受到污染的！”

“反正不会比克洛本人造成的污染更严重。”里恩怼道，他犹豫地说，“话说，市面上还有不少关于我的……‘那种小说’。”

“什么？”克洛装模作样地问，“关于你和谁的？”

“包括且不限于七组的同学，分校开学后还出现了亚修和库尔特。总感觉很对不起他们。”里恩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内战时听爱尔芬殿下说也有和克洛的版本，但煌魔城后就没再看过了，应该是大家好心特意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个。”

克洛揉了揉里恩的头发，质疑道：“不过，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你知道得可真不少啊。”

里恩尴尬地咳了一声，解释道：“只是粗浅地了解，了解而已。我也不想窥探她们的生活太多。”

“呼~？优等生里恩教官的‘了解’指的是能轻轻松松考到85分以上吧？”克洛不怀好意地眯起了眼睛，“那教官以后可要多教教我哦？最好是亲·身·指·导。”

里恩和善地看了他一眼，克洛移开了视线，东张西望吹起了口哨。

里恩托着下巴思考道：“说起来，从班长的只言片语来看，近几个月流传最广的是关于我和克洛的，你有听说过吗？”

克洛心虚地说：“没、没有啊，完全没有！”

里恩斜眼：“太可疑了……给我如实招来。”

克洛吹着口哨：“就是粗浅地了解，了解了一下而已。”

“哦。”里恩没有多大反应，他试探地问道，“那克洛怎么想？会介意吗？”

“嗯？啊。”克洛想了想，摸着脑袋正经地回答道，“女孩子们寄托青春幻想嘛，没什么可介意的。不如说其实我对同性之爱也没什么反感情绪。”

“那就好。”里恩舒畅地笑道。

“喂！你不要老是突然露出这种爽朗的微笑，会让人不寒而栗的！”

“这就是所谓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了。”里恩笃定地说。

“大家好，这里是托尔兹之PONG问答室！答对七道问题有机会赢得神秘大奖哦！”里恩他们路过操场，舞台上，帕布罗拿着从摇滚社带来的话筒高声吆喝着，音响里播放着堪称扰民的背景音乐，活力四射的语调炒热了气氛，把人们的视线吸引了过来。

克洛和里恩看到托娃站在台上，索性找了个高地远远地围观起来。

“第一场迎来的是托娃教官，现在她已经一路过关斩将到达了倒数第二题！”帕布罗说，“让我们看看这次托娃教官抽到的是什么题目？——运气真好~这道是选择题，请问下列哪种玩偶不属于工作咪西系列？A：教师咪西 B：赌徒咪西 C：医生咪西 D：技师咪西”

“这个我知道！”托娃接过了话筒，说，“虽然负债累累的赌徒咪西很容易联想到克洛，不像是在工作的样子，但是其实答案是A哦~”

克洛：“啧，为什么这也能中枪？”

“不想继续引起这种不良联想的话就努力改邪归正吧。”里恩说。

台下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帕布罗擦了擦汗，说：“托娃教官能不能闯过最后一关，得到终极奖品呢？请大家不要走开，让我们拭目以待！”

托娃握紧了双拳，鼓足了干劲回答道：“我、我会加油的！”

“才不会让你随随便便就拿走终极大奖的，接下来可是地狱级别的难度！”帕布罗咬着牙说，“问答题，请在十秒钟内回答出《猫语日常会话入门》中，‘你好’要怎么说？”

帕布罗攥紧了拳头，用祈求的目光盯着托娃。

“呃……呃？让我想想。”托娃听到问题有些惊讶，她低着头专注地思考了八秒，没有注意到帕布罗的视线，在最后关头试探地回答道，“……喵~呜？”

“不！！！”帕布罗听到答案，扔掉话筒失意地跪到了台上，“我打算纳入私藏的列车模型刚开张就不翼而飞了吗？”

“别丢人了，快起来！”瓦莱丽扔了个粉笔头砸过去，小声却严厉地说，“我早就说过奖品根本不可能留给你。”

帕布罗拱在地上：“呜呜呜呜呜呜……”

托娃问：“怎么了？是胃不舒服吗？”

“连这种问题都能回答上来，不愧是托娃教官。”古斯塔夫淡定地拍了拍手，岔开了话题，“请收好，这是你赢得的纪念品。”

“诶嘿嘿。”托娃不好意思地说，“是小媿姐借给我的书，我凑巧认真读过，受益匪浅呢。”

里恩默默流下了一滴汗：“哪方面的受益匪浅？”

“可爱方面吧，大概。”克洛说。

“有道理。”里恩点头道。

瓦莱丽把帕布罗赶下去自己主持，接下来答题的是蕾欧诺拉，里恩和克洛继续看了会儿，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两个熟悉的背影，过去查看了一下。

一个金发戴眼罩的青年和褐色皮肤的美女游客正在一边围观一边吃着苹果糖。

“喵~呜。”金发青年回过头，问好道。

“请您自重。”他们身边一个黑墨镜黑西装看起来很眼熟的男人黑着脸严肃地说。

“殿下？你们怎么在这？”里恩问。

“殿下？那是什么？只是度假中吟游诗人和舞女而已。”自称吟游诗人的青年不知从哪掏出了一把鲁特琴，“学园祭这么热闹，让我的灵感泛起了涟漪，就让我为大家献上一曲「米拉之爱」，把气氛掀上高潮吧！”

“这名字怎么听都是单纯地在歌颂金钱吧？”穆拉吐槽道。

“呃哈哈，您开心就好。”里恩僵笑道，“玩得怎么样？”

奥利维尔道：“太棒了，被繁琐事务羁绊住的身心都得到放松了。”

“只是鸡尾酒的味道有些过于奇怪了。”雪拉扎德说。

里恩和克洛对视了一眼，苦笑不语。

“顺便问下，你们的校刊在哪里买？爱尔芬托我帮他带一本。”奥利维尔说。

“您看到的最长的队伍就是了。”克洛指了指那边的蛇形长龙，说道。

“哇！就是那个吗？这么长！”奥利维尔赞叹道，“继承了托尔兹意志的第二分校的校刊创刊号，一定是有值得珍藏的地方才这么大受欢迎，不如买几十本放到帝国图书馆做吧！”

“求您，千万别。”克洛说。

“为什么？”奥利维尔问。

“看样子那本刊物也是有关于‘淑女的爱好’那种，大概不太适合放进帝国图书馆这种严谨学术的地方。”里恩尴尬地说。

“年轻人，这你们就不懂了。爱与和平也是一门重要的哲学，哪怕是同性之爱也是如此，帝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度，为了向你们展示这一点——”奥利维尔的脸上泛起了可疑的红晕，对克洛和里恩展开了双臂，激动地说，“今晚就让我们三个就在美丽的月色中坦诚相对，尽情地拥抱彼此吧~”

“倒也不错哦~”克洛颇有兴致地挑起了眉毛，“如果这位小姐不介意的话~”

“克洛，自重点。”里恩说。

“请注意你的举手投足，即使是作为吟游诗人，这也是十分逾矩的行为。”穆拉也严厉地说。

“别扫兴啊亲友~你也可以暂时翘班，去找美丽的爱丽丝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我会从生理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雪拉扎德和穆拉趁奥利维尔还没来得及说出更过分的话，抽出鞭子把他捆走了。不知为何，皇子殿下的表情看起来异常的满足。

里恩和克洛也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了。他们先去了茶道社的茶屋，从签语饼里吃出了奇怪的心形纸条，意料之中地被妙捷耍了一顿；又去了亚尔缇娜的油画摊，据说她要攒点零花钱给米利亚姆回礼，克洛和里恩也支持了一下，他们走之后画摊的生意莫名地火爆了起来；悠娜在网球体验区忙得不可开交，似乎是因为同社的露伊洁去文学社排队了，于是他们留下帮了帮忙。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两人准备去食品摊上觅觅食。

他们溜达到了烹饪社的摊位。桑蒂看到他们过来，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先是慌张地左顾右盼了一阵，然后飞快地埋头鞠了个夸张的躬，汗如雨下地说：“欢迎光临！这里是应、应季蔬果大赏，请随便看看吧。”

里恩停下脚步看了看，问：“克洛，吃苹果糖吗。”

“有肉吗？我要吃肉？”克洛凑了过来。

“有啊。”隔壁摊位的弗雷迪急切地回答道。

克洛沉默了片刻，好像没有听到的样子，比出两根手指，对桑蒂说：“两个苹果糖，谢谢。”

“学聪明了啊，克洛。”里恩说。

“可惜付出的学费太惨重了。”克洛痛心疾首地咬了一口苹果。

这时，史塔克看到他们，把手上的活交给席德尼，过来问候道：“下午好，要来棋牌屋玩儿吗？克洛大哥……”克洛向他眨了下眼，史塔克反应了片刻，身体猛地后仰了一下，犹豫地继续说：“还有里……里……”

里恩：？

史塔克满头大汗，凑到克洛的耳边紧张地耳语：“克洛大哥，这不好吧？”

克洛拉着他转了过去，背对着里恩窃窃私语道：“快，就按之前说好的做，不然就把我的扑克买下来。”

“十万米拉对吗？”史塔克斩钉截铁地说，“马上就给你签支票。”

“对不起，由于里恩银行胡乱调息导致的通货膨胀，现在是十亿米拉。”

“为什么买你本人只需要五十米拉买你的扑克却要十亿米拉？到底是膨胀还是紧锁？”

“五十米拉？”里恩竖起了耳朵，狐疑地问，“喂，克洛，你可别是在敲诈史塔克吧？”

克洛一脸堆笑，挥手道：“怎么可能，我是那样的人吗？”

里恩敲着手指，没有说话，但是眼神分明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史塔克被克洛抠住了肩膀，小声喷了一下，硬着头皮说：“没有那回事。下午好，里恩……大嫂。”

“欸？”

里恩手里的苹果糖掉了下去，被克洛眼疾手快地接住，塞回了他的嘴里。

“唔唔唔……”里恩把苹果糖拔了出来，“你说什么？”

“里恩大嫂，下午好。”史塔克伸出指尖小心翼翼地指向克洛那边指了指。

“呃……啊哈哈，你好你好。”里恩会意，“我们一会就要去排练了，你们先玩。”说着揪起克洛的校服领子就走了。

# 《库尔特漫游奇境记》

人物：

爱丽丝……小少爷

黑兔先生……迷你兔

三月兔……野丫头

睡鼠……假惺惺蓬蓬头

疯帽子……肩负重任的全班唯一常识人

红王后……丢人前前辈

红国王……老妈子教官

柴郡猫……待定咪西（\*）

（\*：

“哈？用奇怪的咪西人偶扮演柴郡猫？这玩意能动吗？”亚修伸手抬起咪西的头套，想要看看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别打开。”里恩慌张地拦住他，“那个……这是黑之工房的产品。可以按指示动一动，简单的台词也没问题。”

仿佛是为了附和里恩，咪西发出了咪西西的傻笑声。它的嗓音虽然经过了变声器的加工，却仍然莫名其妙地耳熟。

亚尔缇娜听到“黑之工房”几个字，下意识竖起了耳朵。她过来戳了戳咪西，问：“所以它是我的弟弟吗？”

里恩苦笑道：“大概……算是？”

“你好，弟弟。请多关照。”亚尔缇娜说。

“请多关照，姐姐。”咪西和亚尔缇娜友好地握了握手，后脑勺却被克洛重重给了一巴掌。

“暴力禁止。对‘自己’的人偶温柔一点嘛♥~”妙捷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笑眯眯地说。

“真搞不懂你们是怎么想到拿咪西蒙混过关的。”库尔特不明所以地吐槽道。



克洛：“有问题吗？因为咪西是猫，所以猫=咪西；柴郡猫也是猫，也就是猫=柴郡猫。综上所述可得，咪西=柴郡猫。”

亚修：“一定成立的是逆否命题而不是逆命题，逆命题不成立。继续留级来年跪倒在米海尔的脚下重修数学吧。”

克洛：“该重修的是你。逆命题不是一定不成立而是不一定成立。况且逆否命题成立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原命题成立，如果原命题是‘我喜欢穿紧身衣’，那逆否命题还成立吗？”

亚修：“不反驳你前面的话，但最后这句不是显而易见成立的吗？”

“显而易见不成立！”克洛反驳道。

“喂！是不是跑题了？”里恩阻止道。

“打扰一下。我同意让它出演。”悠娜弱弱地说，“这样是不是就能结束这个难懂的话题了？”)

午后，爱丽丝靠在树下昏昏欲睡。一只穿着西服马甲的兔子一边掏出怀表一边从台上跑过。

黑兔 要迟到了！要迟到了！

爱丽丝 [惊醒]那是什么？一只穿着西服马甲的兔子？

爱丽丝好奇地追赶着黑兔。黑兔神经质地唠叨着，钻进了幕布。爱丽丝停下脚步，东张西望了一阵，也跟着钻了进去。

爱丽丝 [远远的惊叫声]啊！

灯光暗，幕布缓缓打开，爱丽丝跪倒在一片枯枝败叶上。

爱丽丝 [拍拍土站起来]我掉了多久？黑兔先生呢？

爱丽丝四处走了走，发现身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一个金钥匙，一个银钥匙，一个破钥匙。对应的，有三扇不同颜色的门。爱丽丝回到桌前把手伸向钥匙，舞台突然亮了起来，隐藏在暗处的柴郡猫冒出了头，吓了她一跳。

柴郡猫 [诡异地笑着]亲爱的小朋友，你丢的是这个金钥匙，这个银钥匙，还是这个破钥匙呢？

爱丽丝 [不解地摇摇头]我没丢钥匙。

柴郡猫 怎么会？你从那么高掉下来一定会丢东西，红王后的鱼肉汉堡都丢了。

爱丽丝 王后也是掉下来的吗？

柴郡猫 不。但我也没说这两句话有关联啊。

爱丽丝 [懒得理它]可我没丢……[顿了顿，突然想起]我跟丢了一只兔子。一只穿西装马甲的黑兔，你有看到它吗？

柴郡猫 那么亲爱的小朋友，你跟丢的是白色的兔子、黑色的兔子、还是柴郡猫呢？

爱丽丝 [有点生气]是黑色的兔子，请好好听我说话。

柴郡猫 [淡定地]真是不诚实，你丢的明明是柴郡猫。

爱丽丝 我怎么会跟丢你，你不是就在我面前吗？

柴郡猫 你怎么知道你一小时后、三天后、或者一年后不会跟丢我；你又怎么知道我是柴郡猫，而不是咪西、柯贝、或者齐格飞（\*）呢？

（\*：

克洛翻着剧本，质疑道：“为什么要提齐格飞？”

库尔特：“我猜是因为这只猫胡搅蛮缠的方式很像克洛。”

亚修：“你又怎么知道这是苍之齐格飞、而不是黑之齐格飞、或者灰之齐格飞呢？”

克洛：“好烦，闭嘴。”）

爱丽丝 [不耐烦]还是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吧，我可以选一把钥匙开门吗？

柴郡猫 [微笑]当然。

爱丽丝 [犹豫了一会儿]请你告诉我，我应该走哪扇门？

柴郡猫 那要看你想上哪去。

爱丽丝 去哪里都行，只要能走到一个地方。

柴郡猫 那样的话哪条路都没关系，只要你走得够远——反正只要按下L2就可以切换攻略路线了。

爱丽丝不解地看着柴郡猫。

柴郡猫 [微笑]没什么。

爱丽丝 [无奈，换了个说法]那么这些门都通往哪里呢？

柴郡猫 金色的门通往红王后的城堡，银色的门通往疯子们的茶会，破旧的门通往黑兔先生的小屋。

爱丽丝果断选了破旧的钥匙去开破旧的门，钥匙却死死地卡住了，她疑惑地看向柴郡猫。

柴郡猫 咪西西。我也没说什么钥匙就开什么门啊，现在你只能用金钥匙去茶会了。

爱丽丝别无选择，打开了银色的门。幕布落下再打开，树下放着一张堆放得乱七八糟的桌子，三月兔和帽匠在喝茶，睡鼠趴在桌子上打着呼噜。

三月兔 [看到爱丽丝]有新人来啦！[举起茶杯]要喝酒吗？

爱丽丝 [扫视了一圈]可是这里没有酒啊？

三月兔 当然，因为教官不让嘛。

爱丽丝 嗯嗯，有道理。

爱丽丝拉开椅子，在空位坐下。

爱丽丝 你们在做什么？

疯帽子 [举起茶杯]茶会，如你所见。

睡鼠 [闭着眼睛举起茶杯，似乎还没睡醒]我爱茶会♥

爱丽丝拿起面前的茶杯端详了一番，茶杯上写着“drink me”，她小心翼翼地啜饮了一口。

爱丽丝 [皱起鼻子咳了出来]怎么有一股芥末纳豆粉笔鱼鳞和臭虫混合起来的味道？

三月兔 这是魔导师弗雷迪制作的聪明药剂，你有感觉自己变聪明了吗？

爱丽丝 我只能感觉到刚才的我很愚蠢。

疯帽子 那就对了！让我们为伟大的魔导师干杯！

睡鼠 [惊醒，异常兴奋地跳了起来]Magician！

爱丽丝 [受到了惊吓，连忙护住了茶杯]你怎么了！

疯帽子 [舔了舔茶勺]我们在玩M接龙，已经在它这卡了七个月了，因为它老是在睡觉。

爱丽丝 M接龙是什么？

睡鼠 [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好半晌才懒洋洋地开口]就是轮流说M开头的词，比如Mira、Millium、Machias。

三月兔 还有奥利巴特·莱泽·亚诺尔！（\*）

（\*：

里恩流汗：“殿下会来参观学园祭，这样真的好吗？”

克洛：“我觉得他反而会很开心。”

“怎么？有问题吗？话说我一直看不懂这句台词的意思，这三个词哪个也不是M开头的啊。”悠娜挠着头问。

“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妙捷笑着说。）

这时，黑兔抓着怀表从他们面前慌慌张张地跑了过去。

黑兔 我太迟了！我太迟了！

爱丽丝起身想要追上去，被裙子绊了一下，再抬头黑兔已经穿过舞台不见踪影了。

爱丽丝 [扶着额头懊恼地跌坐回去]为什么我老是追不上它？

疯帽子 你为什么要追那条走狗？

爱丽丝 [强调]是那“只”走“兔”！

三月兔 它是走兔，我是三月兔！

爱丽丝 我知道你是三月兔，在座的也没有人反驳这一点。

睡鼠 [反驳]可是现在已经是十月了，它应该是十月兔！

疯帽子 不，现在是奇境历1206年，所以它应该是1206年十月兔！

三月兔 [拍桌子]是三月兔！

疯帽子 那就是1206年三月兔！

爱丽丝 [擦汗]那么为什么要叫黑兔先生走兔……不，走狗呢？

疯帽子 因为它是个助纣为虐的胆小鬼！你知道红王后吧？

爱丽丝 就是那个丢了汉堡，还有一个巨大城堡的红王后？

三月兔 正是！

疯帽子 她是一个随随便便就下令挖掉别人的心的人！

爱丽丝 真是太邪恶了！

三月兔 黑兔就是她的传令官！

爱丽丝 [担忧地]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他们凑到一起悄悄地商量了什么。睡鼠已经趴在桌子上再一次睡着了，被强行拉起手投了赞成票。

幕布落。

草坪上，国王夹着权杖缩在板凳上掰手指玩，黑兔则唯唯诺诺地站在他身后。红王后挥舞着一把长长的拖布杆打着槌球，她把拖布杆抡足了一整圈猛击向作为槌球的苦番茄人。苦番茄人连球门的边都没蹭到，尖叫着飞出了舞台。

红国王 [欢欣雀跃地鼓掌]太棒了，我亲爱的，真是威猛的一击！

红王后 闭嘴！[愤怒地吼叫]传令官！没长眼睛吗！快给我下一个球！要我挖掉你的心吗？

黑兔 [慌慌张张地摘下礼帽行了个礼]不！殿下！

黑兔从帽子里摸出一只天使羊波波放在王后脚下，红王后哼了一声，踩住它，眯着眼睛瞄了瞄，抡起拖把将它击飞。对方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在半空消失了。

红国王 [欢欣雀跃地鼓掌]太棒了，我亲爱的，真是凌厉的一击！

红王后 闭嘴！不然就挖掉你的心！

红国王 [捂住心脏]哦，我亲爱的，你早就夺走了我的心了！ (\*)

(\*：

里恩犹豫地说：“呃……那个……”

妙捷笑道：“怎么了昵？”

里恩擦了擦汗：“……算了，就这样吧。”)

爱丽丝和茶会的三人躲在灌木丛后看着这一切。睡鼠身上挂满了茶壶、茶杯和奶油面包，呼呼大睡着。

爱丽丝 天啊，她怎么挖掉了国王的心脏，这太残忍了！

疯帽子 [握紧了平底锅]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打败她的原因！

三月兔 [举起手里的刀叉兴奋地蹦跳起来]为了爱与和平！

在他们交头接耳的时候，红王后又击飞了一只草地跳跃者，它落在了爱丽丝他们藏身的灌木丛前面。黑兔脚不沾地地窜过来捡球，正看到跳起的三月兔耳朵从灌木上漏出来。

黑兔和他们面面相觑了几秒，吓得落荒而逃，拔出腰间的喇叭疯狂地吹了起来。

黑兔 [带着哭腔大喊]王后！王后！

红王后 瞎喊什么？怎么了？ [拖着国王过来]

黑兔 [躲到王后身后]是入侵者！他们还带着凶器！

爱丽丝他们灰溜溜地钻了出来，王后戴上了眼镜，使劲地盯着他们看。

疯帽子 [局促不安地举起双手，连同平底锅也举了起来]我们是为了庆祝国王和王后的结婚纪念日而来的！

红国王 可是今天不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红王后 是四月十七日！来人！挖掉他们的心！

三月兔 等一等，他记错了！是纪念庆祝国王王后结婚纪念日的第一百八十八天！ [按着睡鼠和爱丽丝的头鞠了个躬]

黑兔 [指向疯帽子手里的平底锅]那是什么？

疯帽子 [把平底锅戴到了头上]是我的新作，铁皮帽子。

黑兔 为什么它有一个把手？

疯帽子 因为这样才方便穿戴！

黑兔 为什么它这么扁？

疯帽子 因为这样才不会弄乱发型！

红国王 [打哈哈]别闹啦，这只是个帽子而已，怎么说也不像是凶器嘛。

睡鼠 [突然惊醒]才不仅仅是帽子！还可以用来煎鱼肉饼！

三月兔 我的刀叉也是用来吃鱼肉饼的！

红王后 [拍桌]我知道了！一定就是你们偷走了我的鱼肉汉堡！来人，挖掉他们的心！

爱丽丝 邪恶的王后，我不会再让你随便伤害别人了！[举起两只烤肉叉站出来] 我要打败你，为大家带来爱与和平！

红王后 [把拖布杆重重地杵在地上]不知轻重的小丫头！卫兵，把她拖下去！

十三个红心扑克武士出现在舞台周围。

爱丽丝 [挥舞着烤肉叉冲向王后]说白了只是一群扑克而已，我才不怕你们！

红国王 [伸出权杖格挡了一下]我们不能先谈谈吗？

红王后 [甩起拖布杆]不能！我要用她的心脏做鱼肉汉堡！

三月兔 鱼？原来爱丽丝是人鱼姑娘吗？

睡鼠 [欢呼]Mermaid！

爱丽丝 我不是人鱼，因为我不会变成泡沫。

疯帽子 那么肥皂水就是人鱼了，因为肥皂水能变成泡沫！

爱丽丝和王后已经打成了一团，国王手忙脚乱地劝架，茶会三人组趁乱举起茶壶把红心武士们浇成了纸浆。

一阵混战后，爱丽丝的双烤肉叉和红国王的太权杖支在一起，大家都气喘吁吁的，趁机休战片刻。

爱丽丝 为什么她挖掉了你的心脏你还要帮她？

红国王 这是误会！如果我没有心脏我还能站在这里吗？

爱丽丝 当然！没有心脏还能站在这里的多了去了！

红国王 欸？[惊讶的问]比如呢？

疯帽子 [举手]我给王后唱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粉红猿羊”，王后下令挖掉我的心，我还活着！

三月兔 [举手]我给王后的酒里加了聪明药剂，她却不领情，还要挖掉我的心，我也活着！

睡鼠 [困倦的声音]我和国王跳龙虾四组舞的时候睡着了。

爱丽丝 看到了吗？这就是证人！

红王后 奇怪？我明明已经挖掉了你们的心，你们怎么都活着？

黑兔 [跳出来]报告王后！因为犯人们都被国王偷偷赦免了！

爱丽丝 王后处死了那么多人，让我很难过。既然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三月兔 可是王后诬陷我们偷了鱼肉汉堡，还要挖我们的心！

柴郡猫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鱼肉汉堡从暗处冒了出来。

柴郡猫 咪西西，你们是在说鱼肉汉堡吗？

红王后 小偷！窃贼！强盗！把我的汉堡还回来！

柴郡猫 [又摸出了两个汉堡]那么您丢的是这个金汉堡，这个银汉堡，还是这个破汉堡呢？

红王后 我丢的是一个好汉堡！来人，挖掉它的心！

黑兔应了一声，紧忙拖起柴郡猫往外走，红国王追了过去。

红国王 [小声说]你被赦免了！

红王后 [昂起头趾高气昂地宣布]犯人已经被绳之以法了，为了庆祝，一起来跳龙虾四组舞吧！

红国王 [跑了回来]好！点燃篝火，让我们跳舞吧！